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7688B



格嫩蒂亞的勝利

Raiffello 作

羅馬 Farnesina 別墅的壁畫

書叢會究研李文

說傳和話神的馬羅腊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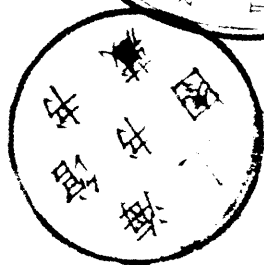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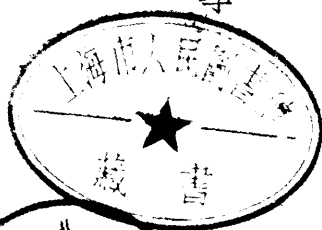
3

事故的愛戀

著鋒振鄭



戀愛的故事



◎本書著者的其他譯著◎

俄國文學史略

文學大綱〔四冊〕

灰色馬〔俄國路卜洵原著〕

天鵝〔童話集〕〔合著〕

新月集〔印度太戈爾原著〕

飛鳥集〔印度太戈爾原著〕

神譜〔希臘羅馬的神話與傳說之一〕〔嗣出〕

英雄傳說〔希臘羅馬的神話與傳說之二〕〔嗣出〕

以上商務印書館出版

白雪遺音選

血痕〔俄國阿志巴綏夫著〕〔合譯〕

山中雜記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家庭的故事

以上遠東圖書公司出版

本書獻給

我的妻，君箴，她是我的
一位重要的合作者。
本書是在憶念她的情懷裏寫成的。

敘言

前年十一月的前後，我正在倫敦的濃霧中住着。白天大都在不列顛博物院的閱覽室中看書。五點多鐘出院以後，又必到對門幾家專售舊書、東方書的鋪子裏走走。當時，我頗想對於某一種東西，有比較有系統的研究，所以看的書多半是關於這一類的，買的書也多半是這一類的。過了二三個月之後，還是沒有把捉到什麼，只不過在大海裏撈摸幾

隻針似的，零星的得到一點東西；或者可以說，是略略的多看一點絕版的古書，多購到幾部無人顧問的舊籍而已。偶然，心裏感到單調與疲乏，便想換一方面，去看看別的书。手頭恰有一部 J. G. Frazer 譯註的 Apollodorus 的 “The Library” 便常常的翻翻。每翻一次，便多一次爲他的淵博無倫的註解所迷醉了。Apollodorus 的本文，原無十分的價值，不過是一種古代神話的乾燥的節錄而已。然而 Frazer 的註却引人入勝，處處誘導你向前走去。於是我便依了他的指導，陸續的去借閱許許多多的關於這一類的書。他所譯註的另一部的六大冊的 Pausanias 的 “The Description of Greece” 也天天的放在我案頭。我本來對於希臘的東西，尤其是神話，有些偏嗜，這末一來，更熾起我的對於希臘神話的探求心來。我幾乎忘了幾個月來的專心致志去研究的某一種東西了。我暫時歸還了一切使人困疲的關於幾個月來所研究的那一類的書。我在一大堆的借來的參考書中，在白晝也須開着的燈光之下，揀着我所喜歡的幾十段故事，逐一的

譯述出來，積有成稿時，便寄回上海，在小說月報發表。結果便成了這末一冊的希臘羅馬神話與傳說中的戀愛故事。當時，我還要將這些故事，不管是不是我自己所喜歡的，全都譯述出來。後來因為另有別事，便將這個工作又擱了起來，直到了現在。將來繼續寫下去時，還不知在什麼時候，所以先將這末一小冊出版了；也許可以作一種『引玉』的磚，藉以激起對於希臘羅馬神話有興趣、有研究的先生們全部譯述的雄心。戀愛的故事一個名辭原不十分妥善，但因為這裏所敘的全係關於戀愛的故事，所以暫時也不必歸納到『神話與傳說』這個總題目之下，而仍讓她獨立着。將來如果能繼續的將全部神話與傳說譯述完畢時，當然要將這二十多篇故事一一的返本歸原的；如果在幾年之內沒有繼續的可能，則只能讓這部畸形的戀愛的故事獨立存在着了。

這裏的故事，其來歷都一一的注明，請讀者參看卷末的依據與參考。只有麗婁與鵝一篇，文句全是我自己的，歌者奧菲斯一篇，也有一小半是我自己的補充。然而其所敘述

的骨幹却仍不會違背了古老的傳說。

這裏所插附的圖畫，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在倫敦，利物浦，巴黎，羅馬，那泊爾，佛羅棱斯，委尼司諸地所搜集到的。特別是 Raffaello 所繪的幾幅頂畫壁畫，我們似乎還沒有別的地方見到過。這些頂畫壁畫，現在羅馬的 Farnesina 別墅中。這個別墅有 Raffaello 的頂畫的廳室，本是公開的，我去的時候，却正在閉門修理，所以始終沒有瞻仰原畫的機會，至今心還耿耿。

本書的索引是王少椿君的工作。本書的裝幀，則出於錢君甸君之手，我對於他們應該特別表示感謝。葉聖陶君的有力的校閱與修改也是我所不能忘記的。

鄭振鐸 十八年一月十五日於上海

目錄

	頁數
敘言·····	一
大熊小熊·····	一
麗達與鵝·····	七
歐綠巴與牛·····	一三

愛坡羅與媿芬	一八
玉簪花	二五
向日葵	二九
安特美恩的美夢	三三
烏鴉與柯綠妮絲	四〇
愛神的愛	四五
巨人的愛	八〇
史克婭與騷西	八八
騷西與辟考斯	九六
象牙女郎	一〇〇
美婭與其父	一〇五

亞杜尼斯之死	一一六
歌者奧菲斯	一二八
白比麗絲泉	一四一
仙女波莫娜	一五三
那克西斯	一六一
柏綠克麗絲的標槍	一七〇
賽克斯與亞克安妮	一八八
潛水鳥	二〇四
依菲斯	二一〇
奧儂妮與巴里斯	二一七
潘與西冷克絲	二三二

目 錄

希綠與林達·····二三四

根據與參考·····二四五

索引

插圖目錄

三色銅版圖

- 一 格婭蒂亞的勝利 (Raffaello 作) 正文前
- 二 蒲賽克的入浴 (Lord Leighton 作) 對四六頁

- 三 邱比特與蒲賽克 (Gerard 作) 對六一頁
- 四 愛歌與那克西斯 (S. W. Waterhouse 作) 對一六四頁
- 五 希綠的最後眺望 (Lord Leighton 作) 對二四二頁

單色銅版圖

- 一 狄愛娜的出獵 (Domenichino 作) 對四頁
- 二 麗婁與鵝 (H. Gervex 作) 對一〇頁
- 三 愛坡羅與婁芬 (雕刻羣) 對一八頁
- 四 愛坡羅與婁芬 (Henrietta Rae 作) 對二二頁
- 五 克麗蒂 (半身雕像) 對三二頁
- 六 安特美恩 (G. F. Watts 作) 對三六頁

插圖目錄

七	安特美恩被送到拉特莫斯山 (Harry Bates 作)	對三八頁
八	委納絲指使邱比特去害蒲賽克 (Raffaello 作)	對四八頁
九	委納絲不聽約諾與西萊絲之勸 (Raffaello 作)	對六八頁
十	蒲賽克將瓶獻於委納絲 (Raffaello 作)	對七四頁
十一	麥考萊導引蒲賽克 (Raffaello 作)	對七六頁
十二	邱比特與蒲賽克 (Canova 作)	對七八頁
十三	辟格麥里安 (E. Burne-Jones 作)	對一〇〇頁
十四	石像活了 (E. Burne-Jones 作)	對一〇四頁
十五	委納絲與阿杜尼斯 (Tiziano Vecelli 作)	對一八頁
十六	亞特冷泰的賽跑 (E. J. Poynter 作)	對二四頁
十七	亞杜尼斯的死 (Michael Angelo 作)	對二六頁

十八	奧菲斯(J. M. Swan 作).....	對一三〇頁
十九	『優麗狄絲!優麗狄絲!』(A. Demont 作).....	對一三二頁
二十	優麗狄絲由他手中消滑去了(G. F. Watts 作).....	對一三八頁
二十一	仙女爲薩蒂爾所追求(Giorgione 作).....	對一五四頁
二十二	黎明女神與西發洛斯(Boucher 作).....	對一七四頁
二十三	柏綠克麗絲的死(Piero di Cosimo 作).....	對一八四頁
二十四	潘(H. H. Pegrain 作).....	對二三二頁

大熊小熊

周必特 (Jupiter) 在亞克狄亞地方走來走去，偶然看見那裏有一個美貌的處女，便雙眼釘住了她，似乎骨頭裏生了火焰，爆發出新的力量來。她的名字是叫卡麗絲托 (Callisto)，她不在家中織布紡紗，做女郎們常做的事；她的美髮不加理飾，僅用一條白帶束着，外衣緊緊的裹住身，手裏有時執着銀光閃爍的長矛，有時則執一張輕弓。她是狄

愛娜 (Diana) 的女伴，沒有一個仙女比她更爲狄愛娜所喜的。現在，太陽剛剛經過中天，她爲避那熱光，走入一座陰涼的深林中；她把箭袋從肩頭卸下，把弓放在地上，就仰臥在綠草芊芊的蔭地，她的頭輕輕枕在花紋精緻的箭袋上。周必特看見她這樣的獨自躺在地上，並沒有一個保護的人，便自念道：『我去偷偷的擁抱她，我的妻一定不會知道的；即使她後來會知道，難道她的憤怒竟能使我放棄了這末難得的幸福麼？』立刻，他便變化成了狄愛娜的形狀。他問道：『美麗的仙女，你剛才在什麼地方打獵了來？』仙女從地上跳起，他微笑着，雙手擁抱住她，又熱切，又有力，不像那位『處女神』往常的神情。她正要答說她剛才在那一個森林中打獵的，他却溫和的撫摩着她，止住了她的話，後來他的粗暴的行動，把他的真面目露出來了。她雖盡力的抵抗，（唉，約諾 (Juno) 如果在此見她這樣的抵抗，後來一定不會那末酷待她了！）但一個女郎，怎麼能够抵抗得過周必特呢？最後，他滿足了欲望，回到天上去了。她覺一株株的高樹似乎都長出光亮的雙眼，看見她

所做的罪惡，心裏很不高興，便飛奔出了林中，幾乎忘記了她的箭袋與輕弓。

狄愛娜與一班侍從的仙女們這時正到山中來，她獵得了不少的野獸，心裏十分驕傲，她瞥見卡麗絲托，便叫她到面前來。卡麗絲托起初退却了幾步，抖抖的，以爲周必特又變了狄愛娜的形狀來了。但當她看見了圍着狄愛娜的仙女們，就知道她不是周必特變的，立刻出來加入她們的隊中。唉，心中有了污點，一定表現於臉上，再也瞞不過人。她的雙眼總是羞澀的望着地上，不再像往常一樣緊隨在女神的左右了，也不再在仙女們的前面第一個飛跑了；她默默不語，臉羞紅不堪，這顯然是做了什麼虧心的事。然而狄愛娜不曾注意到。據說，她的仙女們却會起過疑心的。明月圓了九度之後，女神進一座陰涼的森林，那裏有一條泉水淙淙作響的流着。女神極口稱美這個幽靜的所在，便用足觸着清涼的水，也很喜歡牠的澄明。她說道：『這裏沒有人窺探，我們都脫了衣服，在這清水中沐浴一會罷。』別的女郎都高高興興的脫了衣服，跑入水中，嘻嘻哈哈的笑鬧着，只卡麗絲托

滿臉通紅，一個人默默的立在岸上，遲之又久不肯脫衣服。於是她的伙伴環立在她四周，不顧她願不願，強迫的脫去她的衣服。她裸體了，她的罪惡便被發見了。她神志昏亂，想用雙手去遮掩那懷孕的大肚。女神怫然變色，叫道：『去罷，不准沾污這聖水。』立刻，她將卡麗絲托逐出了侍女的隊伍，再也不許她出現於她的面前。

這時，周必特的妻約諾早已知道了這事，久想得到一個機會使她受到痛苦報復自己的仇恨；現在，再也不能遲延了：因為小奧克斯 (Arcas) 已經出世了，這像在約諾的妒火上加一把乾柴。她臉若冰霜的望着新生的嬰孩，叫道：『够了，下賤的淫婦；就這一個小東西，已完全證明你給與我的損害，以及我丈夫的卑鄙下流了！但你將逃不了我的報復；我要摧毀在周必特眼中看來那末可愛的你的容貌。』她說着，一手握住卡麗絲托的頭髮，把她拉到地上去。卡麗絲托伸出雙手哀求。但是她的白臂開始長出鬚鬚的黑毛來；她的手成爲尖銳的利爪，她的紅唇，爲周必特所愛好的，如今成爲血盆似的大口了；約諾還



狄愛娜的出獵

Domenichino 作

現藏羅馬 Galleria Borghese

怕她的禱告懇求的話會達到周必特的耳中，便將她說話的能力也剝奪了。粗澀可怕的號叫聲從她喉中發出。她雖然這樣的變成了一隻黑熊，她的心却仍是從前的心；她不住的號叫着，宣洩她的憂憤，還時時舉起新生的腳掌向天；她雖不能開口罵周必特的忘恩負義，她心裏却以為他確是這樣的一個神。唉！她常常覺得不敢獨住在無人的深林中，只想走近她的屋舍，流連在自己的田地與草場之上，她常常為自己的狗的吠聲引到了山上，還以為自己是一個獵者。她常常忘記了自己是一隻熊，不敢與同類相見；她怕見黑毛鬚鬚的熊，不知她如今也是其中的一個了，她也怕見目光閃閃的狼羣，不知她如今可以不必怕牠們了。

她的兒子奧克斯如今十五歲了，他完全不知他母親的悲慘的運命。有一次他正帶了獵網到森林中去，恰好驚起了他母親，她看見奧克斯便站住了，眼光炯炯的向他望着，像一個認識他的人一樣。他驚退了數步，不知這是什麼意思，也怕望見那雙釘住在他身

上的光亮的眼睛。他見她正欲向他走來，便挺起利矛來，預備要刺進她的胸；然而天神不准這事情實現，便把他們母子二人都帶到天上去；他將他們放在天空裏，成爲鄰近的兩個星座，卽大熊小熊二星是。我們至今每夜還見他們熠熠的放着光明。約諾見她的情敵如今成了星座，位置在天上，心裏雖十分憤怒，然而已沒有方法再捉弄她了，她如今也成了一位女神了。

麗達與鵝

仙女麗達 (Leda) 長得身材秀俏，面貌嬌豔，却從沒有一個男人或男神或漫遊於山澤間的好色的薩蒂爾 (Satyr) 之類來向她求婚，也沒有一個神或人像頑蠅一樣驅拂不去，追逐在她的後面。這因為她住在與外面世界隔絕的孤島上；島的四周都是叢生的蘆葦，終年不經刈割，高過人頭，在那裏只有野鷺成羣，時來休止，從沒有一個牧童曾經

到過，也沒有一隻牛或羊曾在那裏臨流而飲。春夏的時候，蔥綠的葦草怒生，其中當然間雜着隔年的斷梗乾葉；秋冬的時候，一片枯黃，彌望皆是，連湖水的影子都被遮蔽了。所以島外的人止看見那裏是一個荒島，住在島上的麗達也從不會知道島以外還有一個世界，她以外還有許多神與人。她隨意遨遊，稱心而憩，不知經過了多少的歲月。她每每躺在樹蔭下的綠草上遠遠的望着灰斑色或金碧間雜的野鷺時起時落，或連天而飛，或投葦而止；此外她所見是天上浮雲，自舒自卷，自聚自散；是朝暎初上，午日當空，夕陽斜照；是缺月掛於樹梢，清光瀉於全島；是繁星麗天，銀河自轉，熠熠發光，若相答語；她所聞是野鷺羣鳴，悽悲透骨；是颿風過島，蘆葦有聲；是微颿動樹，枝條簌簌奏着雅樂；是驟雨落於枯蘆，瑟瑟若冰雹的亂灑。她這樣孤獨的住着，無所謂哀，無所謂樂，也沒有可喜的同伴，也沒有觸怒她的鄙夫。

然而，有一天，她的環境，她的心境，却忽然的變了。這天她照常的臥在樹蔭的草地上，

懶散的看野鶩爭食飛鳴，如明鏡之照物，無所容心，也不復留影。忽然，遠遠的天空裏顯現一點潔如新雪的白點，不像浮雲，不像雪片，牠似乎發出閃閃的銀光，映在蔚藍的晴空，鮮明無比。這白點漸漸的近了，麗達不禁凝望着牠。牠似乎向着她飛的。到她看得清楚時，原來是一隻羽毛雪白的鳥兒。牠慢慢的飛落在叢葦旁的草地上。牠的形狀不像她見慣了的野鶩那末平庸而卑瑣，牠是雄健的，高視闊步，驕傲一切的；也不像野鶩那末怯弱的。避着牠，牠反而一步步向她走近。現在麗達看得更清楚了。牠全身白色，一點瑕點也沒有，羽毛光澤而清潔，有一張橘紅的扁嘴，一雙橘紅的蹠足襯託着，更顯得俊逸可愛。牠的身體肥圓健壯，頭頸長而有致，短短而恰與全身相稱的腿足，一步步不徐不疾的在嫩綠的草場上向她走近。她心裏第一次覺到有了一件可喜愛的東西。牠走近她身邊，她用手撫摩牠的羽毛。同膩滑的頭與頸，牠馴良的任她撫愛着，似乎同她是老朋友。她的掌心觸着牠細膩光滑的毛片，起了一種溫暖的膩感，這是她從來未曾感到的。除自己的肌體之外，

她從未曾撫觸過第二個生物。這種溫暖的膩感，使她的心臟起了未之前有的顫動。她心裏有些紛亂了。手軟癱無力的落在牠身上，不動也不移開。牠却更接近她一步，將柔和而又健壯有力的頭頸，在她脂玉似的美肌上摩擦着；她心裏更迷醉了，她感到又暖，又膩，又痒，似嫌過輕，又似嫌過重的壓擦；彷彿如新浴之後，穿上一件在溫火上溫過的光滑的絲緞袍一樣。她躺在草地上，任牠摩擦着。她再沒有力量抵抗牠了；牠的頸如今撫摩着她的胸前，合了雙翼的身體如今在她的腰部擦着，橘紅色的扁嘴如今不住的觸着她聳起的乳房，如今竟張開了嘴，咬住了她的硬紅的乳頭，扯着拉着，緊咬輕含，使她不能動彈一下，化了石頭似的輾倒在地上；她的雙頰醉了酒似的現着紅紅的光彩。她的心頭卜卜的急跳着，雙眼微微的闔着，似睡非睡的她心裏更惑亂不定了；她的手自然的由牠身上落下。她似乎喜愛牠的磨擦，又似乎驚怯牠的撫弄，又似乎怕牠驟然的停止了，飛開了，又似乎要掙扎避去這個似痛非痛，似癢非癢的難受的作弄。不，她即欲立起逃避，已經不可能的。

了，她全身已經沒有絲毫力氣，她癱瘓了，她酥融了，她不復是她自己的，似乎全身融化而昇華於晶天之上。牠的硬嘴和溫柔的膩頸，如今移近到她的腰腿之間了，如今似乎摩擦着她的腹下了……她是完全昏迷過去了，她已經不知道她自己如今在什麼地方了。她似乎已經沈睡，她似乎在做着一個美夢，那夢境又迷離，又愜悅。等到她慢慢的醒來時，已經不見那隻可愛的白鳥。她身上似乎還留着一縷溫膩的顫感，還留着一絲抓不着癢處的微癢。她的身體還軟軟無力，不能起立。她似乎還看見那隻白鳥在晴空裏飛着，如一頂藍帽上鑲了一粒小而鮮明的白寶石。

這隻白鳥乃是神與人之主周必特變的。周必特變了鵝與麗達戀愛不久，麗達便生了一個蛋，在蛋中出來了兩個孿生的男孩子，一個是卡斯托（Castor），一個是波魯克斯（Pollux）。後來，她嫁了丁達洛斯（Tyndareus）又生了一個絕代的美人海崙（Helen）。據另一個傳說，周必特和她所生的乃是波魯克斯與海崙二人，卡斯托與另一個女子克

麗姐尼絲特拉 (Clytaemnestra) 乃是她與丁達洛斯所生的，海崙後來嫁了斯巴達王
麥尼洛斯 (Menelaus)；特洛哀 (Troy) 的王子巴里斯 (Paris) 却乘麥尼洛斯的遠
出，拐了她逃去，因此，便釀成了十年大戰的特洛哀戰爭。（這個戰事在荷馬的伊里亞特
(Iliad) 裏紀載着。）

歐綠巴與牛

在菲尼西亞 (Phoenicia) 一個秀美的山谷中，有兩個孩子卡特莫斯 (Cadmus) 與歐綠巴 (Europa) 和他們的母親特里孚莎 (Telephassa) 一同住着。他們倆都是美麗活潑的孩子，不知道世間有什麼愁苦的事。歐綠巴生得尤為嬌媚可愛。他們兄妹天真爛漫的終日在田野中遊散。那個可愛的地方真是值得終日遊散的。有各種名花奇果，橘

子在綠葉叢中發出黃金似的光，大堆的棗子在樹上掛下來，低着頭好像在沈睡；還有香櫟樹林發出迷人的烈芬，勾引人遠遠的到牠樹下去。卡特莫斯和他的妹妹常在這些樹林，花叢中遊戲。有時歐綠巴藏在茂草中要他去尋找。當他找到她時，他的笑聲總震響滿谷。有時，卡特莫斯採擷了不少的花朵，將牠們結成花冠，放在他妹妹的頭上；有時，他們在山上追奔，由山下追到谷中，又由谷中追到河邊。在谷中有許多綠草場；那裏放着許多的牛羊，牧童牧女常並坐在樹蔭下談心，或傾聽鄰近的一個牧人悠揚的吹着牧笛，或傾聽一個老牧人敘述一篇動人的戀愛故事或英雄冒險故事，這些故事往往使他們落淚。卡特莫斯和歐綠巴却不加入他們的隊伍，他們兄妹的身分很高貴的，兩人只在林中田野中遊玩。有時，卡特莫斯騎了牛向田中走去；歐綠巴則和別的女郎們採花，鬪草，或半身倚着牛背談話。沿了河走去，便是大海。海灘上有無數迷人的貝殼，這也是她們常去拾集的。有一天，卡特莫斯上山去了，歐綠巴和女伴們正在海邊一片綠草地上遊嬉。周必特經過

這裏，在雲端看見了她，立刻沈醉於她的美貌，似乎玩皮的小愛神，又向他射了支致命的情箭。但女伴繞她而立，他不能立刻走下來和她接近。於是他想到了一個方法。

戀愛與尊嚴不能合一，爲了戀愛，便不能不卸下尊嚴的面目；於是神與人的父，右手執着雷震，一點頭便使山岳震撼的周必特，這時也不得不拋開了一切威儀，變成了一隻牛，混在牛羣之中，低着頭，搖着尾，在綠場上吃草，他的顏色是純白的，連蹄也是純白的，襯着柔馴的棕黃的眼珠，更顯得異常的可愛；他的白毛潔淨如新浴，且有光澤，沒有一點疵瑕，沒有一滴污泥；他的頸部肥胖得圓滾滾的，兩個肉褶似的喉袋由肩上掛下；他的雙角很短，然而光澤無比，似經匠人磨斲過，照在太陽光中珠寶似的發亮。他徐徐走近了歐綠巴，她驚詫他的美麗，又見他馴良可愛，便不怕他的走近。她將擷來的花朵，伸到他的白口邊，周必特心裏愉悅，吻着她的手；他簡直沒有休息的時候，或在綠草場上往來，或在黃沙上打滾，看見她對於他漸漸的狎昵了；有時，他接近她的身邊，要她用溫柔的手掌去撫拍

他的胸部，有時低下他的角來，讓她飾上花圈。現在，歐綠巴竟大膽的騎上他背上去。周必特負了一個絕代的美人在背，心裏不禁有些顫跳；他如孩童得到所愛的糖果，不欲立刻吞下似的，故意徐徐在草地上來回走着。她坐在他的身上，正如一個牧童騎在他的牛背上，在夕陽光中緩步而歸。她的女伴們跟在她後邊，拍手歡笑。他漸漸的一步步向海邊走去，她還不以爲意；後來，他的足踏到綠波上了，她才開始驚駭起來，握着他的角要他回身。他却突然的跳入海中，四足如騰雲駕霧似的在海面上飛跑着。她駭叫起來，回望着她的海岸，岸上的女伴們也驚叫了。然而不到一刻，她已經看不見陸地。她只好一手緊握住他的角，一手緊掠着被風吹開的衣衫；她的驚慌的態度，更增加了她的美。她常常擡起了白足，離開海面不欲爲拍濺的水波所溼；他則有意更深的沈入海中，使她更緊的握在他的頸上。她的長袍的下端，被海風所吹，拂拂的向後飄蕩着。周比特將她帶到了對岸，即歐羅巴的地方，回復了原形，和她生了一子。這時，卡特莫斯已由山上下來，聽她女伴們驚述前

事，便奔回去報告他母親，她要他出去尋找他的妹妹。他走遍了大地，那裏尋得到她的蹤影呢！後來，他得了神示，中止他的尋找而去創造了一個新城底比斯（Thebes）。

愛坡羅與媿芬

愛坡羅 (Apollo) 射殺了大蛇辟松 (Python)，心裏很得意，肩着箭袋，執着銀弓，趾高氣揚而來。邱比特 (Cupid) 正站在路旁，笑嘻嘻的將他的小弓輕矢，西比東試，久久不發一箭。愛坡羅見了他，便站住了，說道：『你這好色的孩子，執了這張小弓有什麼用處？你看我的弓，銀光閃閃，安上了箭，殺那野獸頑敵，每發必中，直如探囊取物；新近才殺了一個



愛坡羅與嬋芬

古代彫刻

巨怪辟松，他的身體真是碩大無朋，你見了一定要驚逃的，你的箭有什麼用處？他們說，你是用牠來燃起情人胸中的情火的，我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我也不來管你的那末些壞事，反正你搶不了我的弓神的榮譽。』委納絲（Venus）的兒子玩皮的回答他道：『愛坡羅，你的箭百發百中，專射巨怪狠敵，我的箭却要射中你；你以殺死巨怪自誇，我的光榮却要比你更大。』他說罷，便展開銀白色的一雙小翼，在空中輕鼓着，悄悄的飛上了巴那修斯（Parnassus）山的峯尖，笑嘻嘻的用他肥白的小手，在箭袋中取出了兩支性質不同的箭來，一支是燃起愛情的，一支是拒却愛情的；第一支是金子做的，箭頭上金光閃閃，似有火焰發出，第二支顏色闇淡，箭頭是鉛的，他不經意的彎了弓，安上鉛箭向辟尼斯河（Peneus）的仙女嬋芬（Daphne）射去；又安上金箭，笑嘻嘻的向愛坡羅射去，這一支箭直中在他的骨中，立刻，那個男的心中燃着熊熊的烈火，那個女的却躲避愛情若將浼焉。她止愛那沒有人迹的深林，以獵取野獸爲樂，她把獨身與田野生活看得比愛情更重。她

的金髮，只用一根絲帶束住，如萬縷金泉似的鬆流在雙肩上。許多男子要向她求婚，她一一的峻拒了；她怕講愛情，怕與男子接近。她每每獨憩於幽悄的樹蔭，再也不想什麼愛情，什麼結婚，什麼家庭之樂。她父親辟尼斯常常對她說：『女兒，你要爲我尋一個女婿。』又道：『女兒，你要爲我生一個外孫。』她只把愛情與結婚看成一種罪惡，一聞父親提起這事，嬌嫩可喜的雙頰上便漲滿了羞紅，一對白臂撲着她父親的頸，說道：『父親呀，請你允許我以處女終身吧；狄愛娜的父親也曾這樣的允許過她。』辟尼斯不得已，便允許了她。然而她的美貌就是她的敵人，她的嬌媚的身材不容許她完成她的志願。愛坡羅熱烈的愛上了她，只想和她結婚。他得不到他所求的，也忘記了問問自己的預言能力：正如一帶乾燥的艸籬，旅人的火炬不留意放得太近了，牠便熊熊的延燒起來；如此的，愛坡羅的心中種下了火苗，天天將希望的煤炭送下去。他凝望着她的雪白的嫩頸，被圍在不經意梳理的散髮裏，說道：『這些美髮要是梳理起來，更將如何的美好呢。』他凝望着她的雙

眼，覺得明星還沒有那樣光亮可愛；他凝望着她的櫻唇，却感覺僅僅凝望未能滿足。他讚美欣賞她的手指，手和白臂；他幻想她衣服裏面的肌體更將如何的柔嫩可愛呢。他正在呆呆的出神幻想，她却比風還快的飛逃去了。他說了許多甜言蜜語要求她停步，她如塞了雙耳似的仍然飛逃。

他說道：『請你停步，辟尼斯河的仙女，我並不是像敵人似的追逐着你；可愛的仙女，請你停了步吧；羊在狼前飛逃，發抖的鹿在獅子前奔避，鴿子急鼓着顫抖抖的雙翼要逃開鷲鷹的利爪；這些都因為懼怕他們的敵人之故。我跟着你却是爲戀愛。唉，我怕你失足跌了一交，又怕你經不起創傷的嫩足爲荆棘所刺，又怕你因我跟在背後之故，受到苦厄。你所走的那條路怪崎嶇不平的；我求你不要那末快的奔跑吧；你慢慢的跑，我也將慢慢的追。你想想看，這個喜歡你的人是誰。我不是山中的居民，我不是伺守牛羊的牧人，魯莽的仙女呀，你不知道你逃避的是誰，才這樣逃避的。我在許多地方爲人民所崇奉，我的父

親是周必特。我知道一切過去，未來，現在的事；我和着鏗鏘的琴聲而歌唱。我的箭是每發必中的，但是，唉！他的箭比我的更利害，竟使我胸中受到從未受過的重傷。我發明了醫藥；世人崇拜我爲醫生之祖，我知道一切的藥品。唉！只恨戀愛不能用藥草醫治；藥草的力量使一切世人脫離苦境，獨不能醫治他們的主人！』

媿芬仍然飛奔的逃避着，不顧他的絮絮叨叨的情話；他的話斷斷續續的到了她耳邊便都死去了。她如今顯得更可愛：大風將她的長衣飄飄的向後吹開，顯露出她的肌膚來，微風將她的金髮向後吹散；她的飛逃更增加她的美態。少年的天神，不欲多費時間空言哀求，他的心爲愛情所催迫，足步便加快了。正如一隻獵狗在曠野中看見了一隻白兔，沒命的追過去，而她也沒命的逃避着：一個是時時刻刻預備撲向前去捉住他的犧牲，伸開了爪牙，緊迫在她的足跟之後；一個是時時刻刻疑心已被捉住，僅在間不容髮之時脫出了他的爪牙，正當他的口要觸着她時，她却一驚跳復飛逝了。這便是天神追着，仙女逃



愛坡羅與媿芬

Henrietta Rae 作

着的情形。他爲愛慾而追，她因恐懼而逃。但追者附上了戀愛的雙翼，已將追上她了，不讓她有透一口氣的餘裕。現在她聽見他的足步緊跟在她的足後了；現在她感到他的溫暖的呼吸已扇着她的散髮了。仙女沒有力氣了，雙腿顫顫，臉色灰白，呼吸急喘得透不過來，她悲哀的眼望着辟尼斯河水說道：『唉！父親，幫助我，唉！大地，裂開了吞我進去吧，或者將我這個百憂之原的身體變了樣子吧。』

她剛剛說完了禱語，她的骨節便硬化了；身體變成樹幹，頭髮變成樹葉，雙臂變成樹枝，能奔善跑的足，如今固着在地，生出細根來了；她的頭遮蔽在濃蔭之中，遺存的止是她的美與潔淨。她雖變了樹，愛坡羅還是喜愛着她，他用雙手緊抱樹幹，覺得她的心仍在樹幹中卜卜的跳着。他的臂圍抱着樹枝，嘴唇連吻這株新樹。她雖成了樹，也似乎驚怯的退回，不願受他的擁抱。他說道：『你雖不能成爲我的妻，我仍將寵你爲我的樹。我的髮上，我的琴上，我的箭袋上將常常用你所變的桂樹的枝葉綴飾着；你將成爲勝利者的榮冠。我

的頭髮是永久不落的，你的綠葉也將終年常青。』愛坡羅戚戚的不言了，桂樹似乎感謝
的點動她的樞枝，表白她的喜悅。

玉簪曾花

海奧辛斯 (Hyacinthus) 是愛坡羅所愛的少年；他是斯巴達的王子，生得姣好如女子，甚爲其父所愛，然愛之尤甚者却是愛坡羅。愛坡羅自見了海奧辛斯，卽縈繞於心，終日逗留在他身邊，與他爲伴，不肯離開；不再彈他的金琴，也不再挽他的銀弓。他完全放棄了他的尊嚴與責任，鎮日同着海奧辛斯，或執着獵網，或牽着躍躍欲試的獵犬，或同在山

脊上奔波。他們這樣的過了許多快樂的光陰。然而，有一天，愛坡羅却不幸殺死了海奧辛斯。海奧辛斯學擲鐵餅，愛坡羅仍與他爲伴。他們各脫了衣服，擦上橄欖油，彼此比賽誰擲得高。愛坡羅的手法極準，力氣極強，要使鐵餅落在何處，總是百無一失。他們這樣高高興興的練習着，玩笑着，笑聲裏充滿了青春的銳氣與快樂。一會兒，愛坡羅執着鐵餅，彎着美背，站穩雙足，將手臂在空中劃了幾個圈子，乘機將手一鬆，鐵餅便的溜溜的飛上天空，穿入雲間，嗤嗤的有聲。海奧辛斯看得呆了。愛坡羅笑道：「這一次一定要牠落在前面的那塊岩邊。」果然，鐵餅如箭似的由雲中落下，恰恰落在愛坡羅所指的那個地方。於是彼此大笑，奔去拾起鐵餅，再來拋擲。正在這個時候，西風由海上呼的一聲經過這裏。他見愛坡羅和那個少年那末歡樂的玩着，不禁妒火中燒，因爲他也愛上了海奧辛斯。海奧辛斯却

不肯注意到他，止愛着愛坡羅一人，故而久已懷恨在心。現在却更觸動了他的怒氣。他們的笑聲針似的刺入他的耳中，利刃似的刺入他的心中。他們愈快樂，他愈咬牙切齒的恨

恨，他想快快的逃開了，不欲見這個使他傷心的快樂情景。然而想了一會，便又立定了，他立在雲端，等候一個機會，要想報仇。恰好愛坡羅又將鐵餅拋入雲中；他捉住了這個好機會，將鐵餅落下的路線撥斜了，不落在愛坡羅所指定的地方，却不歪不斜，正落在海奧辛斯的頭頂上。海奧辛斯欲側身躲避，已經來不及了。他倒在地上，鮮血流注不止，已經不能言語。愛坡羅臉如死灰，跪在他身旁，察看他的傷痕。時而想包紮起他的傷痕，時而想使他漸涼的身體復暖，時而想用絕好的藥阻止他靈魂的飛逝。然而他的技術都無用；他傷得太重，已非愛坡羅所能爲力的了。正如媚笑似的開放的名園中的紫羅蘭或百合花一樣，如果一個暴客將牠們折斷了，雖然未被採去，已經奄奄無生氣的倒在幹上，低垂着萎枯的頭，不能再行直立，迎人而笑的了；海奧辛斯的臉與頸也是如此，一點力氣也沒有，綿軟的垂在肩上。愛坡羅失望的叫道：『你在青春正盛時逝去，在你的傷口裏，我見到我自己的罪過了；你使我永遠悲苦，永遠自恨；我的手乃是殺你的手；我乃是使你致死的人。唉，我

愛你，我和你嬉遊着，這是我的罪過麼？我但願能替你死去，或和你一同死去！但可憐我却是一個不朽的神，欲死而不可能！然而你將常和我在一處，你將永留在我的唇間。我的琴將爲你彈奏，我的口將爲你歌唱。我將使你成一種新的花，留着我不永遠悲苦的記號。」

他正在這樣悲戚的數說着，却聽見頭上有一個人發出快意的笑聲；他仰頭一看，看見西風正立在雲端裏望着他。他知道海奧辛斯的死，由於西風的捉弄。於是憤怒欲狂的由屍旁站起來，奔去追捕西風，西風却狡笑的向前逃去了。愛坡羅追了許多路，一壁挽起銀弓，不斷的向西風射箭；箭袋已經空了，西風還一點也沒有受傷。於是愛坡羅只好頹喪的回到海奧辛斯的屍旁。他看見海奧辛斯的流在草地上的血已經不見了，在染着血迹的地方，生了一株美麗的花，形狀像百合花，而顏色如鮮血。在花瓣上印着 ΑΙΙΙ 的字形，那是悲苦的符號。這花後人名之爲玉簪花，即以海奧辛斯的名爲花名。

向日葵

愛坡羅窺見了委納絲和麥爾斯 (Mars) 的奸情，便去報告委納斯的丈夫瓦爾甘 (Vulcan)。瓦爾甘悄悄的鑄了一面鐵網，當場捉住了他們倆。此事在天國傳爲笑談。委納絲因此怨恨愛坡羅，竟使他也陷入戀愛的苦境。愛坡羅每天驅了日車，光燭大地，如今他心中燃灼着一種新焰了；他的眼光不再如往常似的一視同仁，普照世界，只是凝注在

魯柯莎 (Leucothoe) 一人身上；有時他早早的就升起於東方，有時他遲遲的才下落於西海；因為他愛凝望他的魯柯莎，便使冬日也長長如夏天了。有時，他不見魯柯莎，心裏便戚戚如有所失，變形於臉，而黑雲便罩住了他；有時他的臉顯得很慘白，這是戀愛的痛苦使他失了色。他如今止愛魯柯莎一人，再也不顧他從前的愛者克麗蒂 (Clytie) 了。克麗蒂雖爲他所棄，仍苦苦的纏着他，雖在他深思獨念着別一個女郎時，她還是追求他的擁抱。

可愛的女郎魯柯莎是仙女中最美貌的優麗儂 (Eurynome) 所生的。她長大時，美貌尤勝母親。她的父親奧查莫斯 (Orchamus) 是波斯的國王。愛坡羅驅車的馬匹到了西方的牧場上，黑夜升上了天空時，他便悄悄的從天上到他愛者的閨房中，看見魯柯莎坐在燈邊，四周有十二個侍女圍繞着，她的纖手執着小的捲絲棒在不息的捲着絲線。愛坡羅變成了她的母親，在她紅脣上吻了又吻。他說道：『我有幾句話對你說，侍女們且都

退出房外。』她們聽說就退出了。只愛坡羅同她留在閨房內。他對她說道：『我是愛坡羅，天天在空中走過的，相信我的話，仙女，你的美貌已經攝住我了。』她顫抖着，捲絲棒從手中落下。她心中十分害怕。愛坡羅立刻現出原形。魯柯莎雖然一驚，然而眼前光亮了，她所見的乃是美貌的日神愛坡羅。她爲他的英俊與可愛所動，便默默無言的任他擁抱着。

克麗蒂知道了這事，心裏又妒又恨；她是全心愛着愛坡羅的。愛坡羅也曾熱烈的愛過她，如今却棄了她去擁抱別一個女郎。於是不顧一切，氣忿忿的逕將這件事報告給魯柯莎的父親知道。父親聽了，狂怒如獅，要將魯柯莎重罰。雖然她伸出雙手向着日，聲辯說是愛坡羅用強力迫她的，也全然不聽。於是她被殘酷的活埋在土中，上面覆着無數的黃沙。愛坡羅在天上見了這事，欲將她的頭救出土外，然而美麗的仙女已經不能抬起頭來了，她爲重土所壓，躺在那裏奄奄無生氣。愛坡羅所受的痛楚沒有比這一次更深的。他竭力要用他日光的熱力，把生活力重行注入她已涼的身體中；但運命反對他這個舉動，於

是他對於她的屍體，沐以仙水，覆以仙花，濺以瓊漿。他苦訴他的不幸，說道：『我已決意使你得達天庭。』不久，屍體融化了，和着芬芳的瓊漿，俱滲入泥土之中；於是乳香的種子便植根於土中，生長起來，牠的頂穿過黑土而伸出外面。

愛坡羅自經此變，憂苦不已，愈無意於克麗蒂。不久他發見這次的事原是克麗蒂去報告的，便決意不再見她，與她斷絕交往。她縈念不已，見他不再理會她，鬱鬱的便成了病。她不再和仙女們談話歡笑，只坐在荒地上，日夜不動，頭髮披散着，不食不飲，單靠自己的眼淚，與天上的清露潤着枯喉。如此經過了七天，她不從地上立起；自清晨曙光第一次射出之時，她便凝眼對愛坡羅望着，不再轉臉他向；直到他驅了怒馬沈入西海之下時，她還惘惘如有所失的向西凝望不已。據說，她的肢體固着於地，她的身體漸漸的融化了，變成了一本向日葵。她雖然着根於地，不能移動，然而變成了花朵的臉，仍舊向着她所愛的太陽，由晨至暮，跟了他由東至西的轉着；她雖變為草木，她的愛情仍然存在，永永不滅。



“克麗蒂”的半身像

現藏倫敦不列顛博物院

安特美恩的美夢

夕陽西沈時，黃昏帶了她的絕薄絕美的面紗而幕罩了大地；這時狄愛娜（Diana）照向例由東方到了天空，在米安特（Meander）河旁徘徊着；她爲這個地方幽雋的黃昏所沈醉，她想，她所曾到過的地方，再沒有比這個幽谷更可愛的了，溪水柔聲的歌唱着流過，岩石巉巖的高山聳出地面，在水中隱約的映出牠的雄姿，山上滿綴着綠樹紅花；葡萄

藤攀緣上榆樹，紫色晶瑩的葡萄，在濃葉之中，一串串的掛着，彷彿是一串串的小紫珠。於是狄愛娜詢問經過這裏的行人道：「這是什麼山呢？」他們告訴她說，這座山名為拉特（莫斯（Latmos））她在鑿鑿的高樹之下走着，枝葉在黃昏的微光中顫抖着。她登了山巔，在朦朧的微明中，望着山下美麗的谷。她覺得很驚奇，即在夢中，也不會見過那末幽美的一個地方，而這樣幽美的風景，襯托在黃昏的絕薄絕美的面紗之下，更顯得雋妙無倫，有如絕世美人，在輕紗的簾幕後半露着嬌姿。而在這個風景明秀的地方，她又見到了一個比山岩比溪流更美麗的東西。這是小谷中央的一個湖，在夕陽餘照中如一面明鏡似的反射着銀光。湖的四周環立着高樹美蔭；牠們的長枝在湖水中嬌媚地照自己的影子，不忍離開。湖水成了固體似的平鋪着，樹葉似熟睡了似的凝定在枝頭，半絲微風也沒有，半隻小鳥也不見飛過。止有大蜻蜓悄寂無聲的在湖面優閒的飛着，又有幾隻白鵝半睡半醒的浮在銀色的水面。在谷中風光最勝的一角，有一座白雲石建築的廟宇，其石柱在微光

中如白雪似的閃閃發光；由廟前起，有無數白雲石的步階直通至湖邊，在這條階道上，兩旁遍植寬葉的棕樹，綠蔭垂覆，如美人的白肩臂上披上了綠紗；道旁隨地是各種的異花名草，蒼古的青苔，綠色的長春藤，更點綴交纏於其間；白水仙投影於湖中，又有紫色的鬱金香，濃色的風信子和嬌媚的紅玫瑰。但比較一切花草林木，一切山光水色更爲美麗的，乃是一個少年，他躺在廟前的石級上沈睡着。他的名字是安特美恩（Erdymion）；他住在這個秀美的幽谷中，快樂的生活着，終年不見狂風暴雨，終年不見有黑雲彌漫的時候。他在這個沈寂的黃昏時候，躺在那裏睡着；狄愛娜初看時，還以爲是一尊巧奪天工的石像，然而她不自禁的爲他所引動，慢慢的向他走去。她一步步走近了，愈覺得他的美秀；黃金色的頭髮，覆在額前，雙眼微闔着，雪白的股與足，富有姿態的伸屈着，他的左手握着幾支標槍，恰像要滑出手去，而他的右臂，則放在頭下，因此，他的手遮掩了他的秀臉的一部分。全身都是說不出的美俏。她點着足尖，偷偷向他走近，生怕驚醒了他。她走得更近了，她

立在他身邊了，她彎下身去，借着較前更朦朧了的微光，看見他的雙頰和嘴唇如塗了朱一般的紅潤，襯着一張嫩白的臉，這決不是最美的石像所能有的，而他的呼吸也柔勻而香甜的由鼻孔中透出；『這是一個活的人！』這樣想着，她的處女心裏不禁忐忑的急跳着，她的臉上起了一陣紅潮，無論人或神，她沒有見過那末美貌的少年，她想由他身邊走開，然而脚下軟弱的不能走動一步，她緊閉了雙眼，俯下身去，在他紅脣上甜甜的接了一個吻，然後飛快的逃到了天空去，心頭還是撲撲的跳個不定，臉上還染着羞紅，久久不退。安特美恩在這時正做着一個美夢，夢見一位風姿絕世的仙女在他脣上吻了一下，他剛要伸出雙臂去抱她時，她已經翩若驚鴻的逝去了。他悵然的醒來，看見明月已經升在中天，宛若含情的向他投射銀光，四顧靜悄悄的並無一人，而湖水受了月光，反映着一塘的幽光。安特美恩輕柔的嘆了一口氣，知道這不過是一個夢，便又入睡了。第二天黃昏時候，安特美恩仍復睡在石階上，狄愛娜仍復由東方走到了中天，不自禁的又走下來，在他脣



安特美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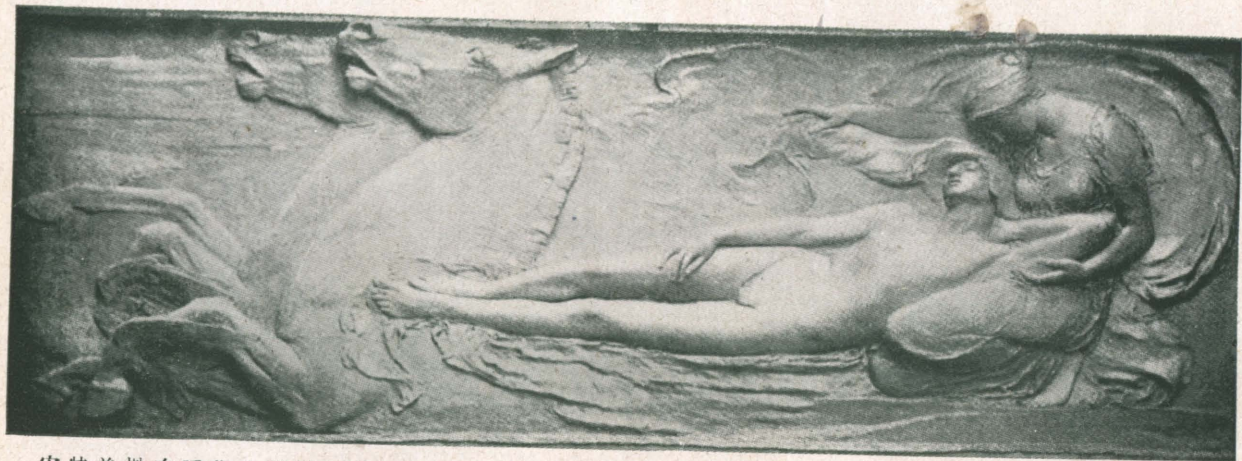
G. F. Watts 作

上偷偷的接了一個甜蜜的吻，隨即羞澀的逃開了。安特美恩醒來，四顧不見一人，知道這又不過是一個夢，便輕柔的嘆了一口氣，翻了一個身，復闔上眼皮睡去，希望能在夢中再見到她。狄愛娜漸漸的向西方去了，而她的眼光還凝注在他的身上不移，直到東方漸露紅色的曙光，告訴她女神愛洛絲（Eos）快來了，她方才回轉了臉，羞澀的逃下西方去。

這樣的一天一天的過去，安特美恩天天做着同樣的美夢，而狄愛娜每天驅車經過天空時，總是走下車來，悄悄的吻了他一下而去。她不敢長久逗留在那裏，她怕天神們的嘲笑。然而有一夜，小愛神執了火炬，肩着箭袋小弓，展着白翼，很快的在天空飛過，他的尖銳的眼光，正看見狄愛娜俯下身去，在安特美恩的脣上接吻。他便嗤的一笑，連忙跑去告訴他的母親委納絲。

第二天委納絲遇見了狄愛娜，嬌媚的回眸對她一笑，她的臉上就不禁暈上一陣羞紅。不久，天宮中的諸神，便都知道狄愛娜有了一個人間的情人了。狄愛娜因此也不再隱

諱。有一天，委納絲對她說道：『凡人的美貌是不能永留的，他們都要因為工作而漸漸老醜的。』狄愛娜心裏不禁憂悶着，想不出一個方法使安特美恩永保他的美貌。於是委納絲微笑道：『你聽我的一個方法；假使他長眠不醒，他便不會老了。』狄愛娜恍然的展眉微笑了。她向她父親周必特要求叫安特美恩長眠。周比特允許了她的要求。安特美恩自此永睡在拉特莫斯山，永做着他的美夢，而狄愛娜每夜來和他接一次甜蜜的吻。一陣晚風簌簌的吹過樹葉，湖水鱗鱗的起了微波，白色的蓮花俯下頭來，在湖面自照她的美姿。這時安特美恩是在靜睡着，太陽升起來了，愛坡羅的怒馬電迅雷轟的馳過天空，這時安特美恩還是在靜睡着。大蜻蜓優閒的飛過湖面，他不見美秀的安特美恩用他的明若秋水的眼光隨了他而上下凝望；白鵝在湖中泛游，也不見安特美恩如往日似的坐在湖面上草地，逗引着他們遊戲，給他們以美食。牠們不禁微微的各嘆了一口氣，宛若失去了他們的主人，而安特美恩却甜美的永睡着，一天一夜的過去，一月一年的過去；每到黃昏時，他



安特美恩在睡夢中被送于拉特莫斯山

Harry Bates 作

便做一次美夢。湖水在那時似乎更明朗的反映着銀光，清風似乎更柔和的吹過樹間，他們也都生怕驚醒他的好夢。有人說，他到現在還睡在風光明媚的拉特莫斯山上。

烏鴉與柯綠妮絲

在許多時候之前，烏鴉的羽毛不是黑的，牠曾有過雪白的羽毛，光燦燦的銀一般的亮，如鴿子一樣的俊美，如天鵝一樣的討人喜歡，却因為牠多嘴，變成了現在的樣子；牠至今還是喋喋多言，在傍晚時啞啞的噪個不已，使人討厭。如果有人問牠爲何會使牠的白羽變黑了，牠將很高興的將下面的故事告訴你，假使牠還會如從前那樣的信口談話。

牠是愛坡羅的伴侶愛坡羅愛上了一個美麗的仙女柯綠妮絲 (Coronis) 但他的鳥，烏鴉，却發見了她與別一個少年通好的事。牠一刻也不能保守這個秘密，急急飛回去，要將這個秘密告訴牠的主人。多言的小鴉見到了牠，追在牠後面，定要問牠爲何如此急急的奔波着。烏鴉告訴了牠這事；牠說道，「你帶了一個不被歡迎的消息去了。你且聽我的因舌得禍的故事。」

『你以爲我從前也是現在這個樣子麼？不是的。我因爲忠實而得禍。從前，雅西娜 (Athene) 將一個由地上生出的，沒有母親的依麗契托尼斯 (Erichthonius) 放在一隻籃中，將他交給賽克洛甫 (Cyclopes) 的三個女兒看管，却不使她們知道籃中放的是什麼；不且命令她們不准窺看她的秘密。我站在一株榆樹上，隱藏在綠葉之中，察看她們做什麼。兩個女兒都謹守雅西娜的話，不敢打開籃子，但是第三個女兒亞格勞綠絲 (Aglauros) 却罵她們懦弱。她將籃子打開了；她們看見籃中有一個嬰孩，一條龍躺在她

身邊。我將這個消息去報告女神；却受了她一頓斥責，不惟不誇獎我的忠心，反將我逐出了，而去寵愛那貓頭鷹。我的受罰，應該懸爲好多言的禽鳥之戒。我本不是一隻鳥；我是一個公主，許多高貴的人都向我求婚。我的美貌成爲我的不幸之因。有一天，我正在河邊散步，尼普頓 (Neptune) 看見了我，立刻愛上了我，他見甘言誘引不動，便決定用強力；他追着我，我逃着。我禱求神人的救護，却沒有一個聽見。恰好雅西娜知道了這事，便來救我。我伸出雙手禱天，雙手就成了光亮的黑毛，我的衣服也變成羽毛，在我身上生了根。我飛跑着，我的足也不像從前那末深陷入沙中了，我從地上飛起，飛入空中，成了雅西娜的忠伴。不料因爲一點點小過便遭斥棄，却讓犯了重罪而變成貓頭鷹的妮克丁曼 (Nyctimene) 代替了我的位置。

『這樣有名的故事，你難道不知道麼？妮克丁曼沾污了她分婉的床，她雖變了鳥，還自覺羞媿，所以避了日光，藏在暗處，被一切的禽鳥屏出於天空之外。』小鴉這樣刺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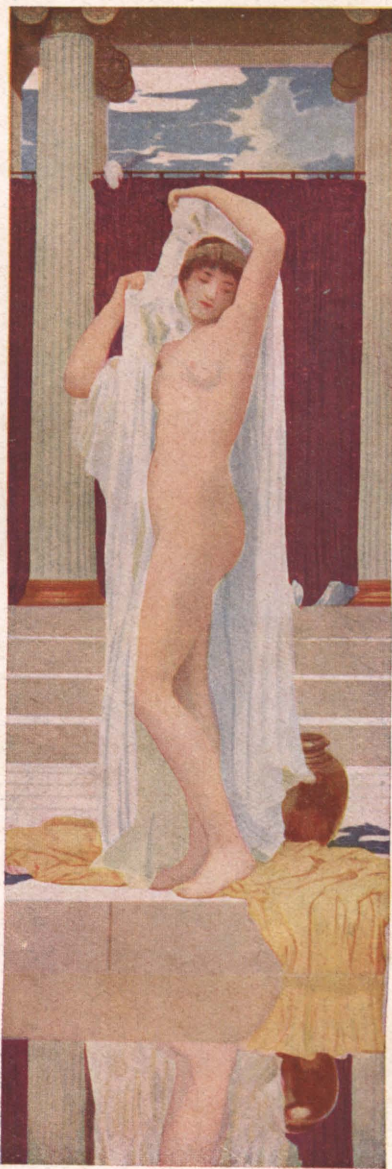
休的說她的故事，烏鴉却不耐煩起來，佛然的站起來說道，『你且說你的話吧，我不管你給我的壞兆頭，現在要走了，』牠便飛去了。牠告訴愛坡羅說，牠看見一位少年在柯綠妮絲的手臂中。愛坡羅聽見了他情人有外遇，桂冠便從他的頭上落下，他的臉色灰白了，拋擲了他的金琴，狼兇兇的站了起來，忿忿的取了弓箭，將弓彎得滿滿的，向柯綠妮絲胸前射去，正中了她的心；這白胸乃是他的胸常常貼着的。受傷的柯綠妮絲深嘆了一口氣，將箭幹由傷口拔出，她的雙手滿染着鮮紅的血；她聲息微弱的說道，『唉，殘酷的神呀，我是該死的，但爲什麼不讓我的孩子出世了呢？現在兩個人一同死去了。』她不能再說下去，便倒在地上暈過去了。她的身體漸漸的冰涼了。愛坡羅見她死在地上，對她的舊情不覺又溫熱起來；他悔恨他的殘酷手段，然而已經後悔太遲了。他憎怨自己，爲何竟聽信了烏鴉的話，使出這個手段，他憎怨報告惡耗使他發怒的烏鴉。他憎怨殺人的弓，他憎怨放箭的手，他憎怨那百發百中的羽箭。他俯跪在她身邊，想用種種的方法救活她。然而一切方

法都沒有用。他看見火葬堆已經預備好了，她的身體已經放在堆上了，他悲慘的長嘆着。他向她胸前傾倒香水，擁抱着她的屍體。火已經熊熊的延燒着了，他不欲他的孩子也一同燒死，連忙在火堆上，從她的腹中，救了出來，帶他到齊龍（Chiron）那裏，給他撫養。那個烏鴉本來希望因報告祕密而得獎的，自此反而不得再與白鳥爲伍，牠不能張口發言，止能啞啞的噪着永遠討人憎惡的啼聲。

『愛神』的愛

古時，居於西方的某王，娶了一位高貴的王后，生下三個丰神絕世的女兒：三個女兒之中，第一第二個的身材容貌已是秀麗無倫，遠勝世間所有的女郎；沒有人不以爲她們是值得一般人讚頌稱美的，值得高臨於其餘平常女人之上的；然而第三個女兒的體態娉婷神彩眩目，卻又遠勝兩位姊姊，簡直不能用世間的言語來讚頌她，或用世間的美物

來比擬她。因此，這位女郎的美名起初是喧傳全城，全城的住民與旅客無不以一見顏色爲榮，每天總是成百成千的擁擠着她父親的宮中去；他們驚詫讚頌她的不可比的美貌，竟至於崇拜她，尊敬她，竟至於用古時敬神的禮物來獻給她，彷彿她便是美神委納絲。繼而她的美名傳到了附近諸城市，他們都以爲大海所生的美神委納絲，要想對於素來崇敬她的人顯示她的丰彩與神力，故而降臨到凡人之中來了：不然，便是大地——不是大海——受了新的感示，蓓蕾一般生長出一位新的委納絲來了。這個見解一天天的根深蒂固，她的美名也如附着翅膀似的播揚到了鄰近的諸島，到了全個世界。無數的居住於遠處的旅客，有的跋涉山川而來，有的飄洋過海而來，都要一見這位光彩眩目的處女。因此，一般人民對於美神委納絲的敬禮便漸漸的疏忽了，竟至於沒有人旅行到柏孚斯城或金杜斯島或克西拉地方去瞻禮她的廟宇。她的飾物東零西落，她的廟宇闐然無色，她的枕與墊破舊了，她的祭禮被疏忽了，她的神像無人來加冕了，她的神壇也無人掃除。



蒲賽克的入浴

Lord Leighton 作
現藏倫敦 Tate Gallery

積滿了從前焚化的祭物的灰塵。而這位女郎每天早晨第一次出外時，人民便獻上禮物，預備大宴，稱她爲委納絲，（她當然不是委納絲）且用最嚴肅的敬意獻致鮮花與花環給她。

這樣突然的變更了正當的敬禮，竟使美神委納絲心裏大大的動怒；她氣憤憤的搖頭自想道，『我反而被全世界的人所舍棄了，一個凡間的女郎居然搶去了我的光榮。如果我能忍受看着凡人在大地上代表我的尊嚴，或讓人喧傳一個我的假冒的形體，那末，巴里斯也可以不必因我的絕代的美貌而將金蘋果判給我了。但是她，這個掠奪了我的光榮的凡人，不久終於要後悔她的不法舉動的。』於是她喚她的帶翼的兒子邱比特來。邱比特是一個粗忽魯莽的神，喜歡惡作劇，不顧一切正義與法律，他拮着火與箭兩樣武器，每晚一家一家的奔波着，毀壞每個人的正式婚好，除了爲非作惡之外不做別事。她帶他到這位公主所住的城市，指點蒲賽克（*Psyche*）這就是這位女郎的名字，給他看，

氣憤憤的把她生氣的原因告訴他，說道，『我的孩兒，我求你爲你母親報復這個虛僞不敬，危害你母親的凡間女郎，我求你不要遲延，要使她與最可憐，最窮苦，最好惡，世間無比的壞人發生戀愛。』她說完了這話，便抱了她的孩子吻着，自向海中去了。

在這個時候，蒲賽克雖然美名遠播，爲人人所崇敬，卻得不到一點結果。她受一切人的驚嘆，受一切人的讚美，但沒有一個國王，一個王子或一個比王族低下的少年會動念要娶她。每個人都眩詫於她的神樣的秀美，彷彿見了最美的畫像與雕像一般，沒有人會妄想要占領她。她的兩位姊姊，雖然美名沒有她那末顯著，卻各已嫁了個國王；只她孤獨獨的坐在家裏自傷她的寂寞的生活，心身都不安寧；對於全世界愉悅讚嘆的自己的美貌，她惟有憎恨了。

這位不幸的女郎的父親見她如此，疑心天上諸神妒忌她，便到一個名爲米萊托斯的城裏，向愛坡羅求籤；他禱告着，獻上祭禮，爲女兒求一個丈夫。愛坡羅雖是一位希臘的



委訥絲使邱比特去害蒲賽克

Raffaello 作

羅馬 Farnesina 別墅的屋頂畫

神，卻用拉丁詩來回答他，詩意如下——

把蒲賽克穿上了喪衣，

坐在前面高山的岩上；

她丈夫不是人間的種子，

乃是被毒視的可怕的蛇。

他展開雙翼，飛過繁星的天空，

他迅速的飛着，降伏了一切的东西。

無所不知的天神們

在戀愛時也要服從他的權力。

黑色的河，死色的苦痛之洪流，

也是隸屬於他的。

國王聽了愛坡羅的預言後，心裏憂憂鬱鬱的回家，對他的妻訴說他的女兒的不幸的運命；於是他們悲哀着，哭泣着，有許多許多天沈浸在般憂之中。漸漸的，蒲賽克的婚期逼近了：一切籌備都已就緒，黑色的火炬燃着了，歡樂的婚歌一變而為悲戚的號咷，和諧的迎親曲終止於送喪的悲調，這位結婚的女郎用她的面紗拭她的眼淚；她的親屬和全城的人民都悲泣着；她必須依照神所指示，送到那個指定的地點。

當婚儀告畢時，他們把這位悲傷的新娘送去，不是送她到新房，卻是送她到墳墓。當蒲賽克的父母哭得淚人似的伴送她走時，蒲賽克對他們道：「何必在你們不快樂的年紀，如此啼哭不已呢？何必苦惱你們的精神呢？這些靈魂乃是我的，勝於你們的。爲什麼以眼淚洗臉呢？爲什麼淚汪汪的望着我呢？爲什麼扯着你們的頭髮呢？爲什麼爲了我而捶胸呢？現在，你們才看到我的絕世美貌的報酬了：現在，現在，你們才看到妒忌的疫症了，然而已經太晚了。當百姓們崇拜我，稱我爲新的委納絲時，你們便應該哭泣，你們便應該悲

傷，當做我已經死了；因為現在我已明白，我之所以到這地步，僅僅是爲了委納絲這名字之故，這個名字送我到了岩頂上；我渴想終結我的婚禮，我渴想見見我的丈夫，我爲什麼遲延呢？我爲什麼拒絕他這個指定毀滅全個世界的人呢？

於是他們送她到高山上指定的岩上，叫她坐在那裏，便走開了。火炬和燈光俱用人民的眼淚浸滅了；各個人都回家去，可憐的父母卻在漫漫的長夜中咀嚼着悲哀的味道。可憐的蒲賽克獨自留在岩巔，哭着，顫抖着；柔和的西風，把她的衣袂吹卷起來，慢慢的把她吹下岩頭，帶到下面的深谷中去，她便躺在一叢最芳香的花朵鋪滿了的草牀上。嬌美的蒲賽克經過了激烈的悲苦，現在這樣香甜的睡在柔和的草氈上，便沈沈入睡了。醒來時，她站起身來，心裏覺得恬靜安舒些。她看見一座幽峭的森林，林中的樹木大而蒼老。她還看見一條淙淙的在森林中間流過的溪流，溪水如水晶般瑩潔。靠近溪的下游，有一座王宮似的大廈，聳起在蒼翠的林，其建築的弘偉，似非人工，乃由天力：你如果

一踏進門，你便會想，這乃是天神們美好的住宅。屋頂是用象牙造的，支以金柱，牆上飾着白銀，雕鏤各種的獸類，似欲向進屋的人撲來；一切東西都是至精至美，至於可以詫異；若不是「半神」的工作，便是神自己的工作。地板全用寶石砌成，還雕鏤上種種的圖畫，誰在這種地上步行着，誰是有福了；此外，屋內的每一部分，每一角隅都裝飾得極天巧神工之妙，且因砌着寶石，飾着各種寶物之故，房間裏陽臺上與門口，都熠閃發光。這所大廈真像大神周必特建造來給他自已住的天宮。

於是蒲賽克愉悅的走近了，壯了膽躡進屋去，看見每一件東西都十分喜愛；她看見建造精工的倉庫，儲藏着無數的寶物。所有人能想得到的東西，無不具備於此，但在這種貴重的寶庫中，卻不見有鎖鑰防守着，這真是更可驚奇的事。正當她高高興興的察看這些東西時，她聽見了一個聲音，卻看不見人，這聲音說道：「夫人，你爲何驚詫於這麼豐富的寶物？你看，所有你看見的都隨你應用；你或者要到房中在牀上休息，或者要什麼樣的

沐浴，我們，你聽見聲音的，乃是你的僕人，隨你要什麼都會代你設置。同時，還要爲你預備精美的餐食。」

於是蒲賽克覺得異常的愉快，依照了不可見的聲音所指示，她先在牀上憩息了一會，然後到浴盆中洗浴。浴後，她看見桌上已擺滿了美食精饌，且有一張椅子給她坐。

她一坐下，各種的酒饌便不斷的送上，似乎是跟着一陣風來的；她看不見一個人，卻能聽見在各方面有說話的聲音。菜餚上齊之後，有一個人進來歌唱，還有一個人彈琴和着，然而她都看不見他們。甜美的樂聲送入她的耳中，雖然不見一個人，在她看來，似乎坐在稠人廣座之中。

所有這些娛樂終結時，黑夜已經來臨了，蒲賽克便去睡：她一躺在牀上，香甜的睡眠便降到她身上，她一個處女，獨自睡在這裏，心裏覺得很害怕；但隨即有一個不得見面的丈夫來了，躺在她身邊。他們結了婚。第二天太陽還沒有出來時，他便離開她去了。

不久，她的不可見的僕人便來了，獻上一位新嫁娘所必要的種種東西。如此的，她度過了好些時：她天天見到新奇的東西，心裏益增快樂，特別是那樂歌之聲，最能安慰她的寂寞。

蒲賽克正在她的快樂的所在，她的父母卻終日悲傷流淚，她的兩位姊姊聽見了她的不幸的運命，也懷着深切的悲楚，來安慰她們的父母。

第二夜，蒲賽克的丈夫說道，（她雖然看不見他，卻可以覺到他的眼，他的手和他的耳朵）『啊，我的好情人，我的愛妻，你不久將要遇到大大的危險了，所以我警告你千萬小心：因為你的兩位姊姊，以為你已經死了，十分的憂戚，將依着你所走的路來到山上。如果你聽見了她們的哭聲，你要注意，不要回答她們，也不要仰望她們：要是不聽我的話，你便將累我深憂，而且你自己也將滅亡了。』蒲賽克聽了，答應依從他所說的。

他走後，天色便明亮了。這一天裏，蒲賽克悲泣終日。她想，現在是拋卻了所有的慰安

的希望了，她如被囚禁在一座牢獄之中，不得與人類談話，要來幫助她的悲哭的姊妹們也須拒絕，不得一見她們的面：因此，她終日哭着，到了夜間，倒頭便睡，也不吃飯，也不沐浴。她丈夫來後，溫柔的擁抱了她，說道：『我的愛妻，你竟是這樣的實踐你的允諾麼？你竟終日終夜的哭泣着，即在你丈夫的臂間還不停止麼？去吧，去做你所要做的事吧，去取得你自己的滅亡吧。到了那個時候，你一定會記起我的話，後悔不已，但已經太遲了。』

於是，她請求丈夫答應，她說，要是不許她見姊妹一面，和她們談一會話，安慰安慰她們，那末還不如死了的好；所以，最後，他止得答應了，他還說，她要給她們多少的珠寶都可以，但他還給她一個警告，說道：『你要注意，不要給你的姊妹們的惡計所動，來設法看我的形體，否則，你這個好奇心將使你陷入無窮的苦境。』

蒲賽克十分的高興，全心全意的謝他，說道：『愛夫呀，我寧願死，不願離開你：不管你是什麼樣的人，我總是愛你，將你藏在我的心頭，猶如你便是我自己的靈魂或邱比特他

自己但我還要求你一件事，請你吩咐你的僕人西風，把我兩位姊妹也帶到谷中來，像他上次帶我來一樣。」她向他甜蜜的吻着，溫柔的勸他答應她的要求，喚他爲她的情人，她的甜心，她的快樂，她的安慰，因此他被逼的同意於她；當清晨來到時，他便走了。

蒲賽克的兩位姊妹，經過了長久的尋找，便到了蒲賽克曾經坐在那裏的山岩之上，高聲的哭叫着，四山回應着；她們哭叫着她的名字，聲音傳到了她的耳中，她走前來，說道：「你們看，你們爲她而悲泣的妹妹在這裏呢，我求你們不要再自苦了，止住你們的哭聲吧。」她於是吩咐西風帶她們下谷來；他柔和的把她們吹着，慢慢的放下在谷中；我不能表自出她們姊妹三個如何的擁抱，接吻，問候，這時，她們把一切的憂愁和眼淚都拋在一邊了。蒲賽克說道：「請進來，到屋裏來，和你們的妹妹談談心。」她們進門後，她把寶庫指點給她們看，她使她們聽那些不見蹤影的僕役的聲音；她們洗完了澡，吃完了美饌之後，心裏突然生了深切的妒忌之念，其中一個姊妹十分的好奇，便問她，她的丈夫是什麼人，

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誰是如此珠寶充盈的一所大廈的主人，但蒲賽克記着她對於丈夫的允諾，造了一篇謊話道，他是身材秀美的少年，有黃色的鬍子，非常喜歡在山谷中打獵。她怕話說得太多了，未免要露出破綻，或將回答不出來，便連忙送了滿抱的金銀珠寶給她們，命令西風仍把她們送回。

她們經西風帶回山巔，便自取道回自己的家，她們心裏異常的妒忌蒲賽克，一個說道：『請看，各人的運氣真是不同，請看，我們同是一母所生，卻各有不同的命；我們兩個姊妹嫁給異邦的男人，女僕似的苦作着，我們的妹妹卻享受那末豐富的財寶，得一個神爲夫。妹妹，你且看看，在那屋裏有多少的珠玉金銀？要是她丈夫真如她所誇說的那末美好，她真是世上最快樂的人了。他也許會把她變成一位女神。她有聲音爲她服役，有風神聽她指揮。但我呢，唉，我的丈夫卻比我們的父親年紀還老，比孩子還柔弱，且終日把我鎖在屋裏。』

另一個姊姊說道：「可不是！我的丈夫也是怪討厭的醜物，他簡直不當我是一個妻，而當我是一個女僕。你不看見蒲賽克如何的高傲麼，姊姊？她不願意和我們多談，她給我們一點珠寶，便命西風送了我們出來。我但願能夠劫奪了她的一切好福氣！你如果同意，我們可以祕密的設一個計策。現在，我們且不要告訴父母，說我們曾見過她，也不要使另外的人知道她比我們更快樂。」她們藏過了蒲賽克所給的珠寶，喬裝着哭臉回到父母那裏去。她們父母見了這副樣子，更覺傷心，而她們卻心裏藏着毒計，各自回家去了。

晚上，蒲賽克的丈夫又警告她道：「你不知危險快到了麼？要是你再不注意，不久便將受苦了。你的兩位姊姊正設計要勸你看我的臉，但你如果有一次見到了我的臉，此後將永不能再看見了。這話我告訴你不止一次了。我想她們一定會再來的，她們來時，你要留心，不要和她們說話，儘讓她們說她們的好了。如果你保守着我的祕密，你肚中的孩子將成一個神，如果你不，孩子便是一個凡人。」於是蒲賽克十分的高興，因為她將成一個

母親生下孩子來了，不久，她丈夫又警告她道：『現在你的兩個姊妹已找出刀來要刺死你了，唉，親愛的蒲賽克呀，我求你憐恤你自己，你丈夫，你腹中的孩子，不要去見你的兇惡的姊妹，也不要聽她們的話！』蒲賽克聽了這話，憂悶的嘆道：『愛夫呀，這許多時候，你已知道我能堅守你的話了，你的形貌我雖不能見，我的姊妹的卻不能不見見，以慰藉我自己。我懇求你允許我，給你愛妻蒲賽克以快樂吧。我真不欲見你的形貌，我也不願夜與黑暗，因為你便是我的唯一的光明。』她丈夫為她的甜語，她的擁抱所動，用他的髮拭去了她的清淚，不得已便答應了她。第二天，他照常走了之後，她的兩個姊妹又來了，她們並不去見她們的父母，一到岩邊，便魯魯莽莽的投身於岩下：西風聽了神命，連忙把她們帶到谷中，及到蒲賽克家裏一見她便擁抱着，用甘言恭維她，並謝她贈與的珠寶，她們又說道：『愛妹呀，現在你已不是一個孩子而是一個母親了！孩子生在這樣的房屋裏，將如何的快樂呀！他必定是一個新的邱必特！』她們這樣的用好言好語哄得蒲賽克漸漸傾向於

她們餐後，蒲賽克命令不可見的人們奏樂唱歌；然而惡婦們的心腸決不因溫柔的樂聲而轉變。她們又問她丈夫是誰，他的生身如何。她這時渾忘了前事，不知不覺的又說了一個新的謊，說她丈夫是一個商人，一個中年人，他的鬍子是灰白色的。她說完了這話，又給她們以滿抱的珠寶，命令西風帶她們回去。

她們現在很明白蒲賽克是說了謊，否則便是她從來不會看見過她的丈夫。如果真的不會見過她丈夫，那末他必定是一位天神，她腹中的兒子也必定是一位小神了。因此，她們的妒忌愈加在心裏燃燒着。她們見過父母後，又到山上去，靠着西風的幫助，便安然的降到谷中。她們喬裝了泣容，對蒲賽克說道：『你還以為自己是快樂着呢，安然的坐在家裏，一點也不知道死亡就將臨近了。我們卻爲了你的事四處奔走着。我們怕你受了害；因爲我們確切的聽見人說，每夜和你同睡的乃是一條大毒蛇。前夜，獵人們還見他游過河。算不定那一天，他要吞了你和你的孩子。所以你要自己選擇一下：救出你自己，和你姊』

姊同住呢？還是仍和那條大蛇同居，靜待他吞了你？我們完全爲了姊妹的感情來警告你的。」於是這可憐的真樸的女主婦蒲賽克爲這些恐怖的語言所動，心裏驚懼著，完全忘記了她丈夫的話和她答應他的信約。她沒身於悲苦的深淵中，形貌衰戚的對她們說道：「謝謝你們的關切，我現在不能不實說了；我不曾見過丈夫的形貌，也不知他的來歷，僅在夜間聽到他的語聲而已。我因他在白日終不現形，也頗疑心他是獸類。他還恐嚇我，不讓我想望見他的形貌。姊姊呀，你們要是有什麼計策，請即刻告訴我吧。」她們於是直說出她們的心，教導她取一把利刃放在枕下，再預備好一盞油燈，藏在房裏，當他熟睡了時，她便悄悄的起來，赤着足走去取燈，利刃執在右手，盡力砍去，割下這毒蛇的頭。那時她們將幫助她。她們並說，他死了之後，她們將代她尋一個美貌的丈夫。她們授了毒計之後，生怕有危險，便讓西風帶上了岩巔，匆匆的各自歸去。

蒲賽克一個人留在那裏，心裏如海濤似的不能寧定，忽而想實行她姊姊的計劃，忽

而又不欲，忽而勇敢，忽而又害怕，忽而不信，忽而又感動了，忽而憎恨那惡獸，忽而又愛她的丈夫；但最後黑夜來了，她預備好了所有的東西。

不久，她丈夫來了，他吻她，抱她，然後他熟睡了。蒲賽克本是怯弱的，這時卻爲惡運所支配，壯了膽，一手拿着燈，一手執着利刃。但當她執燈走到床邊時，她所看見的卻是獸類中最溫柔最甜蜜的，他就是美麗的邱比特，酣適的睡在那裏，便是燈光，見了他也似乎快樂得增加了輝煌，便是利刃，見了他也似乎羞慚得轉過了刃尖。蒲賽克不意的見了如此光耀的一個丈夫，不禁驚怕，心裏七上八下，臉色灰白，全身戰抖着，跪了下來，想藏過利刃。再一眼瞥見他的絕世的美貌，她的心又漸漸的定了。她看見他散放着香味的金髮；他的頸比乳還白；他的雙頰紅潤可愛；他的髮秀美的覆在前後額，幾使燈光爲之失明；他的溫柔的雙翼，疊在肩上，如照耀於日光中的鮮花；總之，他的一身，無處不光潤柔美，真不愧是美神委納司的兒子。在床腳邊放着他的弓，箭袋和箭，那便是這麼偉大的一個天神的武



邱比特與蒲賽克 Gerard 作

現藏巴黎 Louvre 博物院

器蒲賽克帶着驚詫的心情，從箭袋中抽出一支箭來，將自己刺傷，紅血涓涓的流出，這是她自願的在愛上又加愛。她燃燒着對於邱比特的愛，抱他，吻他，不止千遍。然而不幸！正當她愉悅欲狂之際，燈盞裏卻滴下一點滾熱的油在這神的右肩上，誰知道牠是由於妒忌呢，還是也想接觸這個溫柔無比的軀體。啊，魯莽而勇敢的燈呀，你怎麼敢去燃灼創造了你的全身是火的神呢？

邱比特被灼，一驚而醒，他見信誓與忠誠已被破壞，便一言不發的，從他最不幸的妻的眼光與雙手中飛走了。但正當他升在空中之時，蒲賽克卻伸手捉住了他的右腿，她緊的握着，隨他飛行於空中，最後，她太疲倦了，不得不鬆了雙手，落身於地。邱比特跟了她下來，在一株柏樹的頂上小憩，憤怒的對她說道，『唉，簡樸的蒲賽克，你自己想想看，我怎樣的不顧我母親的命令，她是要我使你嫁給一個卑鄙齷齪的人的，而我卻由天上愛上了你，用了自己的武器刺傷了自己的身體，贏得你為新婦。你以為我是獸類，至於使你執

了利刃來砍下那末愛你的我的頭顱麼？我不會屢屢的警告過你麼？我不會屢屢的用和言懇你留意麼？但這些惡人不久便將受罰，而你也將因我不在而受無量的苦。」他說畢，便飛到空中不見了。

蒲賽克倒身在地，悲切的哭着，只能用眼光來追逐飛行在空中的丈夫。到他已在她的視線之外，她便投身於溪流中，她已失了她的丈夫，她受不了這無量的悲痛。然而溪流卻不讓她沈溺，牠憐憫她，把她帶到了岸上的草地。

這時牧神潘 (Pan) 正坐在河邊，抱了女神康娜，在教她唱歌吹笛，羊羣在他們旁邊吃草。他瞥見了沒入般憂中的蒲賽克，便明白了她悲苦的原因，安慰她說道：『呵，美麗的女郎，我雖是一個鄉野的牧人，然而年老多閱歷，我從你的容貌上，知道你沈溺在戀愛中。你聽我說，你不要自殺，也不要儘是哭，你還是崇拜大神邱比特，用你的虔心把他贏過來。』她不說一句話，卻敬重他如神，然後離開了。

蒲賽克走了不久，卻碰巧到了她的一位姊姊住的城裏。彼此見面之後，她姊姊問她到此之故。蒲賽克答道：「你不是教我殺了我的丈夫麼？當我執了燈去看他時，原來他是委納司的兒子邱比特。於是我十二分的懼躍，要去擁抱他。不料，燈油一滴，偶落在他的臂上，使他醒了來，他說，「你怎麼膽敢鑄了這樣一個大錯？離開我，帶了隨身的衣飾！我要你的姊姊（他說的是你）爲妻，她會聽從我的話。」於是他便命西風吹送我上山岩了。」

蒲賽克還不會說完，她姊姊已經飛奔回家，騙她丈夫說她聽見她父母死了，便上了船，到了山上。這時，吹動着的是一陣逆風，她卻不顧一切，叫道：「呵，邱比特，取了我，去，你，西風，快帶領你的主婦！」她從山巔直跳下去，便摔死在岩石上，支體離散，爲禽獸所食，正如她所應受的。

第二個姊姊的報酬也立刻便到了。蒲賽克碰巧又到了她第二個姊姊住的地方，告訴她同樣的話，她也同樣的奔到了岩上，便得到同樣的死。然後蒲賽克在各處漫遊着，尋

求她的丈夫邱比特。但他這時卻在他母親的房裏，正因被燈油灼傷了，痛楚的呻吟着。

白色的鷗鳥，在水面上浮游着的，這時飛到大河中，委納絲正在沐浴，便告訴她她的兒子被火灼燒得快要死了；又說，每個人的嘴裏都說着委納絲一家的壞話。委納絲聽說，忍不住叫道：『怎麼！我的兒子有了愛人麼？好鳥，你是忠心於我的，我要你告訴我她是什麼樣的女郎，她的名字是什麼，我的兒子怎麼會受到這種苦楚？她是水仙中的一個麼？是女神中的一個麼？是九個繆絲（Muse）中的一個麼？是我的格麗絲中的一個麼？』鷗鳥答道：『太太，我不知道她是什麼樣的女郎，但知她的名字是蒲賽克。』委納絲憎恨的叫道：『是她麼？是假冒我名的麼？他還以我爲牽線者，竟指引他認識那個女郎麼？』她立刻回到自己家中，進了房間，看見她兒子正受了重傷，躺在那裏呻吟着，她便叫道：『你做得好事！你不辱沒了你的雙親麼？你居然不顧你母親的命令麼？我命令你使我的仇敵與世上絕惡的人發生戀愛，你卻薦了你自己，你竟把我的最恨的敵人擁抱着，撫愛着，而使我』

做她的婆婆，她做我的媳婦，不，我決忘不了報仇。我將求蘇白里特 (Sobriety) 幫忙，他會好好的教訓你一頓，他會拿開你的箭袋，奪去你的箭，折斷你的弓，熄滅你的火，還給你一頓好打；我更要去割去你的黃金似的頭髮，剪去你的雙翼，那時，我才算甘心！』她說畢，帶着盛怒出了房門。

約諾 (Juno) 和西萊絲 (Ceres) 見了她，便問她爲何憤怒。委納絲道：『我求你們替我尋到那名叫蒲養克的女郎，大約你們不會不知道我兒子邱比特的事吧。』於是她們安慰她道：『你兒子怎樣冒犯了你，竟使你詛咒他責備他的戀愛呢？你何必定要置他所愛的女郎於死地呢？我求你饒恕了他的過失，你不知道他已是一個少年人了麼？你難道忘記了他的年紀麼？你還以爲他是一個孩子麼？你到處散播戀愛的種子，難道在你自己的門內，反而禁止戀愛麼？』

這兩位女神竭力想平息她的怒氣，要她饒恕了邱比特，雖然他不在眼前，她們可真

怕他的情箭，但委納絲不爲所動，離開了她們，匆匆的又到海上去。

這時，蒲賽克正到處奔波，尋求她丈夫；她想，要是不爲她的溫言蜜語所動，也必將憐恤她的堅忍的祈求的。她見高山頂上有一所廟宇，想道：『也許我丈夫在這廟內吧！』她艱苦的上了山，進了廟，廟內穀穗堆積如山，百物雜亂無序。她一一把牠們整理就緒，西萊絲進了她的廟，一見蒲賽克便叫道：『可憐的蒲賽克，委納絲正到處找你，要給你吃苦呢。』蒲賽克跪在她面前，眼淚沾溼了她的足，頭髮掃拂着地土，向她哭求道：『偉大光榮的女神，我求你可憐你的僕人，蒲賽克願在穀堆中躲藏幾天，靜候委納絲怒氣平息。』西萊絲說道：『我很可憐你，滿心要幫助你，但我如果藏你在此，恐將使委納絲不悅，我和她是向來和好的，你且離開這裏吧，不要怪我不肯留你。』

蒲賽克不得已，離開了廟門，心中煎沸着憂苦。她見遠處森林中也有一座大廟，她進了廟，知道這是女神之主約諾的廟，建築得異常弘偉。她跪了下來，雙手抱着祭壇，禱求她

的救助。約諾顯現在她面前，對她說道：「我樂意幫助你；但我愛我的媳婦委納絲如己子，實在不便和她頂撞。」

蒲賽克又被約諾送出了廟門，她斷絕了復見丈夫的希望，自念道：「我的禱求，總不得女神們的允諾。我將怎麼辦呢？我將到那裏去呢？我將在什麼深洞暗地裏躲過委納絲的憤怒呢？我爲何不壯了膽，在她面前自首呢？我不知丈夫是否在他母親家裏不在呢？」可憐的蒲賽克心裏遊移不決，想投入危地，設法哀懇委納絲回心轉意。

委納絲在河上陸上徧覓蒲賽克不見，使命僕人們預備好她的車，她要上天去，這車是她丈夫瓦爾甘當結婚時贈她的，燦爛輝煌，遠非金鏤銀鑲的東西可比。四隻白鴿引導着車，當她坐進車內時，一羣小雀在四周喜悅的啾啾着，各種的禽鳥也都甜美的嘖歌着，表示這位偉大女神的來到。雲片退讓開了，天門開了，歡歡喜喜的迎接她進去，鳥類飛跟在她車後，不復怕鷺禽的獵掠。她進了周必特的神宮，向他要求借麥考萊（Mercury）一

用。周必特允許了。她很喜悅的和麥考萊一同由天降落，對他說道：『我的兄弟，你一定知道我沒有你便辦不了事，而且也一定知道我久覓一個女郎蒲賽克不見，現在，請你爲我傳命各處去尋找她。』麥考萊立刻將這消息傳佈到全世界，說道，誰能知道委納絲的僕人蒲賽克的蹤跡的，請即報告麥考萊，便將得到委納絲的報酬。世人得到這個消息之後，每個人都想找出蒲賽克去獻功。

這使蒲賽克更決心去自首。她快走近委納絲門口時，被她的一個僕人習慣看見了。高叫道：『你現在才知道有一位主人在上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找得你好苦麼？』如今你居然來到我的手裏，地獄就在你面前了。』于是她握住她的頭髮，拖進去見女神委納絲。委納絲見了她，如一般怒極了的人似的，反而笑了，捉着她耳朵說道：『呵，女神，女神，你終於來見你的婆婆了，不然，便是要來見見被你灼燙得半死的丈夫。我的侍女憂愁和悲鬱何在？』她們應聲而至，帶了蒲賽克去，給她一頓好打。打畢，又帶她見委納絲。她又笑。

着說道：『她以為我見了她的大腹會憐恤她呢；她將使我成一位祖母。在我的年紀便成祖母，我不快樂麼？我不應稱他為子孫，因為這婚姻是不相配的，又沒有媒證，又未得父母允許，所以這婚姻是不合法的，所生的孩子，（如果我讓她生下了孩子再死，）也只是一個私生子。』她愈說愈怒，跳下座來，握住了蒲賽克的美髮，着實的虐待她一頓。然後她取出麥，米，豆等的粉來，混合在一堆，說道：『你似乎除了勤苦力作之外，沒有別的方法得見你的情人，所以我要看看你究竟能做些什麼；你把這些雜粉，一一分別出來，各置一處，在傍晚一定要做好。』她說畢便去赴宴了。

但蒲賽克呆坐在那裏，不言不動，她知道分別這雜粉是不可能的事。于是小蟻依蒙特憐恤她的境遇，到處的奔波着，把全國的螞蟻都號召到她面前來，說道：『朋友們，我求你們可憐這位邱比特的妻，努力幫助她。』無數的蟻便川流不息的把雜粉分開了。等到畢事，他們便匆匆的散開了。

夜間，委納絲回來了，她吃得雙頰紅紅的，香氣噴人，頭戴玫瑰花冠，見蒲賽克已將她所吩咐的難事做好，便道：『這不是你的勞力所做的，』說着，給蒲賽克一片麵包充飢，便去睡了。

這時，邱比特被禁閉在屋內最深祕最堅固的房中，半因不准他浪遊自害，半因不許他和情人說話；這兩個情人雖同在一所屋裏，卻彼此間隔，各不相聞。

第二天，委納絲命蒲賽克走來，說道：『你看見前面河邊一座大森林麼？在森林中有羣大羊，毛色如金，無人看管；你到那邊去，把這些金羊的毛剪些帶回家。』蒲賽克甘心願意的去了，並不是要奉命去辦這件事，卻要投河自盡，以免受無窮的苦。綠色的葦草，受了神靈的感示，和諧而輕柔的說道：『呵，蒲賽克，我求你不要死在我的水中。然而你要留心，不要在太陽的熱氣未散之前，走過對岸，走近這可怕的羊羣；因為在陽光猛烈時，他們非常兇狠，雙角如刃，頭額如石，人走近去是極危險的；但過了正午，熱力消滅，他們到河邊

飲水之後，你可以藏身在我的旁邊，這株大樹之下；等到他們怒氣一過去，你可在森林旁叢莽中收集他們的金毛，這些金毛都掛在荊棘之上。」葦草這樣說着，指示蒲賽克一條生路。她一一遵行，果然收集了金羊毛回來。委納絲仍不滿意，說道：「我知道這一定不是你的力量，但我還要試試你的勇氣和智力。」

於是她又對蒲賽克說道：「你看見前面的山峯麼？從這峯巔流下一股死黑色的泉水，這水乃是史特克斯和柯西托斯的來源。我要你到那邊去，把那種水帶一瓶來給我。」於是她給她一個水晶瓶子。

可憐的蒲賽克匆匆的到了山巔，與其說去取水，不如說去送命；她站在山脊，看見從一塊大岩石衝出一股怖人的泉水，這水直流下谷中去，水的兩邊有許多大龍，伸出他們的長的血頸，永不睡眠，在此看守這泉水。她覺得這水是決取不來的，便是河水也似乎在那裏說道：「走開，走開，你要做什麼？快逃，快逃，不然你便要被害！」蒲賽克知這事是不可

能的，便呆立在那裏，彷彿已變成了石塊；雖然她身體還在，她的精神與知覺都已喪失了；前面便是死亡，哭泣也安慰不了她；她這次真是陷入危境了。

但大神周必特的神鷹記起了從前做的事，就是他受了邱比特的鞭策，帶了美少年格尼米特到天上，充當周必特的執盃者的事，這時，也想對於邱比特的妻做同樣的事，便由天上飛落，對蒲賽克說道：『你想汲取這可怕的水麼？不，你永不能走近水邊的，便是天神們，見了這水也要害怕，但你可把那瓶子給我。』他把瓶取去，汲滿了水，飛過那些惡龍的頭上，帶給了蒲賽克。她這一喜真是出於意外，她高高興興的將水獻給委納絲。委納絲見難不倒蒲賽克，益覺恚怒，說道：『怎麼！你真像是一個巫婦，居然汲了這水來！但我要你做一件事，捧了這個盒子，到地獄裏去見王后柏綠賽比娜（*Proserpina*）請她把她的美容給我一點，約够我一天之用的，你說，這些美容是從我兒子病後失去的，你要快去快來，因為我等得要梳裝赴神們的劇場裏去。』蒲賽克知道她的終局到了，她想，她一定



蒲賽克將瓶獻于委訥絲

Raffaello 作

羅馬 Farnesina 別墅的屋頂畫

不得歸來，因為這次是到地獄中去，所以她並不遲延的上了一個高塔，便想投身塔下，因為這是一條到地獄去的路。但高塔受了神感，忽發聲對她說道：『可憐的女郎，你爲何要自殺呢？你要曉得，如果你的靈魂一離開你的肉體，你便將真的到地獄裏去，永不能回來了。所以你得聽我說，一座希臘城名爲萊西達蒙的離此不遠，你到了那裏，便訪問達那洛斯山。在這山上，有一個穴，可通地府，直達地府之王柏魯托（Pluto）的宮中，但你要注意，千萬不要空手到這個黑暗之區，你兩手各執一個蜜和麥粉做的餅，口中銜了兩文錢，你走了一段路之後，將見一匹跛足的驢，背着木頭走，一個跛足的人驅着牠，他將求你代他拾起落在地上的行杖，你不要理會他，走你的路；以後，你便到陰河，看見渡夫齊龍，他要先付錢後渡人，你給他一文錢，他便渡你過去。你坐在船上時，將見一個老人溺在水中，伸手求救，你也不要顧他。過河之後，你將見幾個老婦人在紡織，她們必將求你幫忙，但你也不要理會她們，因為這些陷阱都是委納絲設以待你，要你落去一個甜餅的：你不要以爲甜

餅是不足輕重的東西；如果失落了一個，你便永不得回到這個世界上來了。然後，你將見一隻一身三頭的大狗，躺在柏綠賽比娜門口，對人狂吠。如果你給他一個餅吃，他將讓你安然的到柏綠賽比娜那裏去。她見了你，將給你好酒好肉，你卻只能坐在地上，求些黃麵包吃，然後對她說明你的來意；當你接受了她給你的美容時，便動身回來，再將一個餅餉那三首的狗。然後，又將口中銜的一文錢給了齊龍，仍循原路而回。但除此之外，更要注意的是：不要開盒去看，也不要太好奇了，想知道「神的美容」的寶藏。」

她聽高塔說完了，立刻取了兩文錢，兩個餅，到了達那洛斯山向地獄走去。一切都如高塔所指示的做去，最後便到了柏綠賽比娜的房裏。蒲賽克在那裏，不敢坐好椅子，也不敢用好酒菜，她只跪在柏綠賽比娜的足邊，吃粗惡的麵包，並對她說明來意。在她交給她裝好了一個神祕東西的盒子後，她便告辭，更以贖下的餅和錢，買了路回到人間。

當蒲賽克由地獄來到光明的人世時，她心裏騷動着一個不可息的願望，她說道：



麥考萊導引蒲賽克 Raifæello 作

羅馬 Farnesina 別墅的屋頂畫

「我明知道這盒裏裝的是神們的美容，卻不取些來塗在臉上以悅我愛，這不是一個愚人麼？」她便揭開了盒蓋，在盒裏，既不見美容，也沒有他物，只有一個死似的睡眠；這睡眠一被放出盒外，立刻侵入她的四肢百骸，她使一無知覺的倒在地上沈沈的睡去，如一具屍體。

但邱比特現在已治愈了他的傷痕，再也忍不住不見蒲賽克的面了，便偷偷的由被禁的房子的窗中跳出，展開煊美無倫的雙翼，向他的愛妻那裏飛去。當他尋見了她躺在地上沈睡着時，便從她臉上拂逐去了睡眠，仍將牠放進盒內，用他的一支箭尖觸醒了她，說道：『呵，你看，你又要因為過度的好奇心使你自己隣於滅亡了；好，你且去回覆我母親的命，我則去預備好一切要辦的事。』於是他飛到天空去，蒲賽克則把取得的東西帶給委納絲。

邱比特全心愛着蒲賽克，怕他母親不答應，便直到天庭，向周必特控訴此事。周必特

擁抱了他之後，對他說道：『阿，我的愛兒，縱然你不大敬重我，常把箭刺我的心胸，然而我將如你所願的答應你。你要記住我對於你的這一次好處，將來你看見人世有絕代美人時，須要把她的愛給與我。』他說了這話後，便命麥考萊召集羣神赴會，不准有一個不到，於是諸神陸續的來了，擠滿了天上的劇園，周必特便開言道：『你們諸神，你們都認識這個少年邱比特，他應該結婚了；他選中了一位所愛的女郎，且已和她同居了一些時，現在讓他隨他的心願娶了她。』然後，他又回頭對委納絲說道：『你，我的女兒，不要再生氣，也不要怕這場婚姻辱沒了你的門庭。我覺得這婚事是再合法沒有的。』

以後，周必特便命麥考萊帶了蒲賽克到天上來；這位愛神的愛妻便第一次踏到天庭。於是他傾了一盃不朽的酒，說道：『蒲賽克，你且喝下這酒，你也將成爲不朽的了，邱比特將永爲你的夫。』

盛大的宴會和婚席不久便預備好。邱比特和他的愛妻一同坐下，手臂互挽着，約諾

也是這樣愛好的。傍周必得而坐，其餘諸神也都按次入座。格尼米特爲周必得斟酒，巴考士則爲其餘的神斟酒。他們喝的是瓊漿，神們的酒。瓦爾甘預備晚餐，時間則用玫瑰和別的鮮花裝璜仙殿，格萊絲們四處播散芳香，繆絲們甜蜜的歌唱着，愛坡羅悅耳的奏着琴，委納絲嫵娜的舞着，薩蒂爾和潘則朗吹着笛子。如此的，蒲賽克嫁給了邱比特。不久，她生了一個兒子，她的名字便是快樂。

巨人的愛

史克婭 (Seylla) 不耐男子們的纏擾，避到海中仙女們那裏去住。仙女們很喜歡她。她愛把男子們向她求婚不遂的事告訴她們，以爲笑樂。有一次，她解鬆了仙女格婭蒂亞 (Galatea) 的金髮替她梳妝，那時格婭蒂亞嘆了一口長氣，向她說道：『女郎，你是被和善的凡人們所追求的，所以你能夠驕貴的拒却他們，一點也不用擔心什麼。而我雖然

住在海中却因爲拒絕了賽克洛甫 (Cyclops) 的求愛而得到了悲慘的結局。』她眼淚溼了雙頰，嗚咽的哭了，再也說不下去。史克嫩用凝脂一般的手指替她揩去了眼淚，安慰了許久，然後，對她說道，『告訴我，最親愛的人兒，你不要將你悲苦的原因瞞住我。』於是仙女告訴她道：

『亞克斯 (Acis) 是法納斯和一個西馬西安仙女 (Symaethian) 的兒子。他的父母異常鍾愛他，而我愛他比他的父母尤甚；他也全心全意的愛着我。他容貌秀美，十六歲時就有柔軟的鬍子長在他的紅潤的雙頰上。我愛着他；但是賽克洛甫却不休不止的苦纏着我。如果你問我：我憎惡賽克洛甫甚些呢，還是愛戀亞克斯甚些？我將不能回答，因爲我恨賽克洛甫與愛亞克斯的程度是相等的。愈愛亞克斯便愈恨賽克洛甫。唉，委納絲母親，你的魔力真是偉大呀！看呀，那個野蠻的東西，森林見了他也要害怕，凡人們見了他便難逃性命，他不敬亞靈辟斯山上的神，但是他感覺到戀愛的力量，心中灼着大欲，渾忘

了他的羊羣與山洞。如今，他，波里菲莫斯 (Polyphemus) ① 也知道注意修飾他的外表，想望求悅於人了；他知道用梳子理好他的鬆鬆的亂髮，他知道剃去他的粗硬的黑鬚，也知道到一個清瑩的池邊，映照他自己的粗笨的身體。他的好殺的野性馴服了，他的粗暴的，不可遏止的求血的心消失了；因此，船隻來來去去就沒有危險。這時候，深通鳥語的特里莫斯 (Telemus) 到了這個島上，向波里菲莫斯說道：「你那生在額中央的獨眼，將來要被優萊賽斯取去。」他詭笑道：「呵，最糊塗的先知者，你錯了；另有一個人早已將牠取去了。」他這樣的譏笑警告他的人，鎮日在海邊沈重的獨步，直到倦了方才回洞。這個可怕的賽克洛甫踞坐在一個危岩的中央，他的白毛鬚鬚的羊羣跟着他，一根當做行杖用的松樹幹，足以作船桅用的，放在他的足邊；他吹起千根葦草做成的笛子，全座山峯都感到他的粗豪的笛聲，連海波也感到了。我藏在一塊岩石下，憩息在我的亞克斯的臂間，離他很遠的，聽着他唱，至今還沒有忘記他的話。

「呵，格嫩蒂亞，你比如雪的女貞花瓣還潔白，你比綠場上的花朵還美麗，你比赤樹還挺秀，你比水晶還整雋，你比稚子還天真，你比被拍跳着的海波所嚙的貝殼還光滑，你比冬天的太陽，夏天的涼蔭還受歡迎，你比果園中的果實還美好，你比高大的楓樹還嬌媚有致，你比冰塊還光潔，你比熟透的葡萄還甜蜜，你比天鵝的絨毛還柔軟，呵，如果你不逃避開我，你要比雨露無缺的花園更燦爛可愛了。」

「然而你，你這同一的格嫩蒂亞，你却比野性難馴的小公牛還固執，你却比年代已老的橡樹還堅硬，你却比流水還無情，你却比柳枝和葡萄籐還柔韌難折，你却比這些岩石還難感動，你却比川水還汹涌，你却比驕貴的孔雀還驕貴，你却比火還酷，比荆棘還尖利，你却比攜着小熊的母熊還野蠻，你却比海水還耳聾，你却比長蛇還沒有憐恤心，並且你逃得比在獵犬之前飛奔着的鹿還快，不，簡直比飛逃而去的風還快，這乃是最需要由你身上除去的不過，你如果知道我清楚些，你便將後悔你的避開我了；你便將責備自

己的遲誤而反來求我了。我有全座青山是我的田地，我有許多岩中的深洞，在那裏夏不覺熱，冬不感冷。我有重得把樹枝彎了轉來的蘋果，有黃如純金的葡萄，也有紫色晶瑩的葡萄。這一切東西我都奉獻給你。你將用你自己的手去採摘生在林蔭的甜美的櫻桃，更有梅子，多汁而色紅黑，還有大而黃的一種，黃得如同新蠟。還有栗子也是你的。你如果嫁了我，你可以隨心所欲去採摘每棵樹上的東西。

『「所有這許多羊羣也都是我的，還有許多在森林中山谷中遊散，另有一部分則關在羊圈中。要是你問我到底有多少隻，我實在回答不來，一隻一隻來把羊計數，那是窮人做的事。你不必聽我稱美牠們，在這裏你可以親眼看見，牠們的乳房都沈重得幾乎步履維艱。我更有羊在暖圈中，還有稚羊在別的圈中。雪白的乳汁終年不怕缺乏。這些乳汁，一半留着飲用，一半做成乳酪。」

『「你要玩的，穿的，什麼都有。我曾在山巔尋到兩隻黑毛鬃鬃的小熊，留着給你玩，

這兩隻小熊長得一模一樣，將使你分別不出。我找到牠們時，說道我將把牠們留着給我的妻玩！

「現在，格嫩蒂亞，請你把你的美麗的頭由綠波中伸出來，來，不要拒却我的贈品。我很知道我自己；新近我在一池清水裏照見自己的容貌，很自喜歡你看，我多末壯偉！住在天上的周比特也不會比我更大；因為大家喜歡談到什麼周比特及其他的天神，所以把他來比。濃髮覆在我的臉上，披在我的肩上，如一所林地。我的全身生着濃毛，但你不要以此爲醜。樹沒有葉子便變成醜，馬沒有鬃毛也便變成醜；鳥有羽毛，羊也有美而厚的羊毛；人也有髮和鬚鬚長在頭上。這是真的，我止有一隻眼睛，生在前額中央，但這隻眼珠有一面盾那末大。那有什麼關係？偉大的太陽不是從天空中能一一看見大地上的萬物的麼？太陽也止有一隻眼睛。

「並且，我的父親是衆水之王；我娶了你，他便是你的公公。請你可憐我，聽我卑下

的禱求；我止對你一個人躬身；我不怕周比特和他的無所不擊穿的雷霆，我止怕你一個人啊，仙女；你的噴怒比電光更易致人於死命。如果你獨身不偶，逃避一切求婚者，我還勉強可以忍受你的傲慢，但是，爲什麼你拒絕了賽克洛甫，却又愛上了亞克斯？爲什麼你喜愛亞克斯的手臂比我甚些？他也許會取悅於你，格嫩蒂亞；唉，不，我但願他不能取悅於你。止要讓我有機會遇到他那時，他將領略到我的力量是和我的壯偉相稱的。我將活活的撕碎他，把他一肢一腿的拋在你的水上，——那時他將和你在一處了！唉，我怒發了，我的燃沸的熱情冰結了，我的怒氣更猛烈的在心中焚燒了。而你，格嫩蒂亞，還是一點也不注意。」

「他這樣絮絮叨叨的說了許多廢話，站起身來，（我看清他的一舉一動，）正如一隻公牛見母牛被人牽去了而憤怒一般，不能安靜的立定，却在森林中牧場上亂走。於是，這個可怕的巨人看見我和亞克斯了，我們沒有想到，也不會提防到這樣的一個運命；他

叫道：「我看見你們了，我將使你們這一對的愛情就此終結！」他的聲音又宏大又粗暴，山頭都爲之震撼。我心裏驚怕，立刻鑽入隣近的海中。我的亞克斯也就轉身而逃，一面叫道：「唉，救我，格嫩蒂亞，我求你；救我，我的父母，我如今要死了。求你們把我帶到你們國裏去！」賽克洛甫在他後面追趕，拾起一塊岩石向他投去；雖不過是一塊小岩石，已將他全身都埋在岩下了。我叫亞克斯顯出他祖先的能力來。紅血由岩下流出；過了一會，牠的紅色褪去了，成爲水色；水不絕的流，成了一股河流，即用他的名爲名。突然間，一個少年立在水中，水齊他的腰，他的頭上生着雙角。除了身體比前偉大，臉色變了深藍之外，活是一個亞克斯，他變成一個河神了。」

格嫩蒂亞說完了她的傷心事，淚落不止；後來，仙女們各向深海中游泳而去。史克嫩不敢到深海去，便回到岸上來。

●這是賽克洛甫的名字。賽克洛甫是巨人的一種，海王普賽頓的子孫。

史克婁與騷西

史克婁不敢遊至深海，轉身回到岸上；這時她全身不穿衣服，在沙灘上走着，走得倦了，便去尋一個清池，在一片絕沒危險的水中沐浴。格拉考斯（Glaucus）在海面上吹着他的響螺；他的形體還是新近在優波亞（Euboea）的安特頓（Antedon）附近變化的。他一看見了這位女郎，立刻愛上了。但是她見了他便飛奔而逃。他說了許許多多的話，

懇求她不要逃，她只是不敢回顧，也不敢少一停步，她的脚步因恐懼而迅快了，結果她跑到了臨近海邊的一個山巔，這座山極大，雄峯獨峙，聳出海上。史克嫩這才停了步，她現任的地位保護了她；她不知他究竟是一個巨怪還是一個神，詫異的回看他的顏色，他的覆蓋着肩背的頭髮，以及他腰以下變成了魚形的樣子。他靠在一塊岩石上，向她說道：『女郎，我不是一個巨怪或野獸；我是一位海神；無論柏洛托斯 (Protus)，特力頓 (Triton)，巴拉蒙 (Palamon)，他們的權力都不比我更大。我從前原是一個凡人，但那時一心止希求着海，我的一生都消耗在海上。我有時向海裏投網，捉起一網的魚，有時坐在孤岩上，垂竿而釣，有一個綠草芊芊的海岸，一面環繞着海波，一面滿生着細草，這個地方爲牛羊足跡所不至，蜜蜂不會到過這裏探蜜，這裏的花不會被採去編織頭上戴的花冠，手鐲瑣瑣的白手也從不曾觸過這裏的草。我是第一個到這孤峭的所在來的，我在這裏曬乾我的竿絲，在海岸上鋪了一地的魚，計算這些的魚，有的是我的網所捕獲，有的因貪餌而亡』

身。這些話似乎是一片廢話：但我欺騙你有什麼好處呢？我的魚一放在地上一咬嚼綠草之後，便又活動起來，牠們都翻轉身體，在陸地上游行，如在海中一樣。我正在驚詫時，牠們已拋棄了牠們的新主人與海岸，一一的跳入牠們的本鄉海中去了。我久久的呆立在那裏，詫異着，疑惑着，要找出這件怪事發生的原因。是上帝做出這個奇蹟呢，還是綠草的液汁有靈驗？我自念道：「但是什麼草能有這樣的偉力呢？」我使用手摘了幾根草，放在嘴裏咬嚼。我剛把奇異的草汁咽下肚，突然覺得我的心在體內顫動着，我渴欲奔赴水中。我不能再忍耐，便高叫道：「再會，大地，我再不能回陸地了！」我便撲咚一聲跳入水中。水神們迎接我，給我他們中間很高的位置，還叫奧西納斯 (Oceanus) 和特西絲 (Tethys) 把我的凡人的性質都洗滌了去。他們洗滌了我，先唱一支魔術的歌，重複唱了九次，把我的罪惡都洗去了，然後他們又命我在一百條川流中沐浴。向四方流注的河道立刻把牠們的水傾洩在我頭上；這便是我所能記憶的事了，我都把來告訴了你。但其餘的事我已

經渾忘了。當我知覺回復時，我見我自己的身體已和從前的完全不同，我的心靈也不一樣。我第一次看見我自己的深綠的鬚鬚，飄蕩在水波間的長髮，寬肩和壯臂，以及魚形的雙腿。然而你如果不爲這些所動，則我這個形體有什麼好處？我做了不死的神有什麼好處？他這樣的說着，還要再說下去，史克嫩已經逃開了。他禁不住狂怒了，便到太陽之女騷西的奇宮中去。

他離開了賽克洛甫的地方，他離開桑克爾 (Zancla)，他離開了沈舟的海峽，在西里島與奧沙尼亞 (Ausonia) 之間的。於是用力的游泳過特林尼 (Tyrhene) 海，到了一個草柔山青的地方，到了太陽女兒騷西的宮中，在這宮裏滿是幻獸。他見到了她，她很和善的接待他，於是他對這位女神說道：『唉，女神，請你可憐一個神，我請求你！因爲止有你，假使我是值得你可憐的話，能夠成全我這回的戀愛。奇草有什麼魔力，沒有人比我知道得更明白，因爲我便是被奇草所變的。我的狂戀的因由，我可以告訴你；在意大利

海岸上，米桑尼（Messene）城牆的對面，我看見了史克媞。我用苦語懇求她，我用甘言誘媚她，我用厚賂引動她，我真羞把這些複述出來，所有這一切都被她驕傲的拒却了。但如果有靈驗的咒語，請用你的聖曆爲我唱一遍；不然，要是藥草更有效力的話，則請你使用了藥草。我並不請求你醫好我的這些傷痕，也並非要求終止我的戀愛；我所求的是讓她也燃起同樣的熱情。』但騷西（因爲沒有人比她更易爲這種熱情所動的，其原因或在她自己，或因委納絲爲她父親的妄談所觸怒，故使她如此。）答道：『你最好是去追求別一個和你一樣的渴求着戀愛，燃燒着情火的。在你一方面，誠然是值得爲女子所愛悅的；如果你給出一點希望來，我便將老實的告訴你，你真的將成婚了。你可以相信我這話，相信你自己的迷人的能力，你看，我雖是一個女神，雖是光輝的太陽的女兒，雖有歌咒與藥草的魔力，我却求你使我成爲你的人。她拒絕了你，你也拒絕她；她獻愛給你，你也獻愛給她；所以在此一舉之間，我們倆都可以各償所願了。』但格拉考斯却對她說道：『史克

嫩活在世上一天，如要我轉移對於她的愛情，則海上將生綠草，山巔也將長滿海藻。『女神聞言大怒；因為她不能夠損傷這個神（她也不願去傷害他，因為她愛他）』便將一腔怒氣都發洩在史克嫩的身上。她和合了一種藥汁，隨和隨念咒語。於是披上外衣，由宮中經過獸羣，走到海上，如履平地一樣。有一個小池，景物幽峭，當太陽猛烈的升在中天時，史克嫩常喜歡到那裏去避熱取涼。騷西先這位女郎來到那裏，把她的猛藥傾入池水中，她又念念有辭的說着咒語。後來史克嫩來了，照常的把半身浸入水中；突然的，她見自己腰以下變成了巨怪的形狀。她起初不信這是自己的身體，恐怖的逃走了，竭力想避開那可怕的怪物。但那怪物却跟着她，息息不離；她覺到她的腿，她的足都成了巨狗的形狀，她站在一羣惡狗之上，她的美腰，她的腹部都被環抱在怪物形體之中，共有六個頭，十二隻足。但是她的上身仍是一個美女。

她的愛人格拉考斯見了這個樣子，便哭起來，逃避了騷西的擁抱。她總是極殘酷的

使用她的魔草的！史克妲便這樣的永成了這個形狀，第一次有機會對騷西報仇時，便在她攫取了優萊賽斯的六個同伴，但後來她變成了岩石，這岩石至今還存在，爲水手們所懼怕。

騷西與辟考斯

在騷西 (Circe) 的宮中，有一個白雲石的少年立像，他頭上有一隻啄木鳥站着。這像放在聖寺中，像前有許多花環繞開放。這是奧梭尼 (Ausonian) 地方一個國王辟考斯 (Picus) 的儀容。他是莎吞 (Saturn) 的兒子，極愛駿健的戰馬。他的美貌，可從這個雲石像上見到。然而石像所表現的不過他的軀殼的美。至於美態，笑容則非硬固的白石

所能表現的。如問石像頭上爲什麼會有一隻啄木鳥站着，則有下面的一段故事。

他的美貌吸引了林中水中的許多仙女，她們各欲得他爲夫，然而他完全拒却了她們，止愛上一個仙女卡寧絲（Canens）；卡寧絲到了結婚年齡，便和辟考斯結婚了。她的容貌已勝人，而她的歌聲之美尤遠過於其貌。她的歌聲感動木石，馴服野獸，溪水爲牠停流，飛鳥爲牠止飛。有一次，她正在家中唱歌，其時辟考斯離家出去獵野豬。他騎一匹駿馬，左手執矛，身穿一件大紅袍，用一支金光閃閃的胸針扣住，這樣的打扮襯着他雪白的臉色，更顯得英俊可愛。太陽之女騷西這時恰也到這森林中採擷草藥。她從茂密的林蔭中見到那個少年，心裏突地一驚，手中所執剛採來的草藥不覺墮到地上；一片戀火似乎在 she 全身中燃燒着。當她勉強抑制着熱情，打疊起精神，要走出去向他傾訴心情時，他的快馬與雲湧風馳似的一羣僕人阻礙她的向前。她默語道：『你不能這樣逃開我的，要是我知道我自己，要是我草藥的魔力還不會消滅，要是我的咒語還不會失去效力時，你便乘

了風也逃不去。」她說着，便念咒幻成一隻野豬的形像，命牠在辟考斯的馬前穿過，跑進一座密林中藏着。那座密林是不便於馬匹奔馳的。辟考斯一見那隻野豬，決不疑惑有什麼詭計，便放馬追去，到了林旁，輕快的跳下了馬，步行而前，走向樹林的深處。她捉住了這個機會，使用咒語使密雲掩蔽了她父親的臉（她也常用此咒來掩蔽月亮）。於是天色烏黑了，濃霧由地上瀰漫起來。這樣，辟考斯的從人便與辟考斯相失，一點也不能保衛他了。時候到了一個相當的地點與時間，倏地出現在他面前，媚笑的對他說道：『啊，最美貌的少年，你的雙眼勾住了我，你的美貌竟使我，一位女神，也不能不向你求情，請你應答我的熱情，承認光照萬物的太陽做你的岳父，不要冷酷無情的拒却我騷西。』但是他怫然拒却了她，說道：『不管你是什麼樣的身世，我決不是你的人。已有別一位女郎取得了我，保管着我的愛情，我但願她永遠保有這愛情。運命使我的卡寧絲活在世上一天，我的情愛永不爲別人所動搖。』騷西更用了許多軟語媚態去求他，他一點也不動心，還是冷冷

的滿臉冰霜。於是騷西羞怒的叫道：『但你將不能平安無事的走去，你的卡寧絲也將不再見到你了；你經了這一次經驗，將知婦人們的愛情被拒却時，她們能做些什麼，更將知婦人如騷西者的愛情被拒却時，她能做些什麼！』然後，她兩次轉臉向西，兩次轉臉向東；又三次用她的魔杖觸在辟考斯身上，三次唱念她的咒語。他懼怕了，轉身便逃，他覺得比往常跑得更快，心裏很是詫異，仔細一看，原來身上已生了雙翼。他已經被咒而變成一隻鳥了。他心裏異常憤怒，使用新生的硬嘴不住的啄着老橡樹，給牠的長枝加上無數傷痕。他的雙翼還是紅袍的顏色，那支扣住紅袍的金針也變成了羽毛，這就是環繞頸際的金黃色的毛片。除了他的名字之外，辟考斯的美貌至今已毫無存留。

這時，騷西已使天空復明，雲消日出；辟考斯的同伴在林中到處尋找他不到，便到騷西那裏辱罵她一頓，威脅她送還他們的國王。他們正要將利矛向她投去時，她將毒汁向他們洒去，更招請黑夜來幫助她，黑夜的諸神便從他們的住處長號着飛來。這是很可怪

的；林木變了位置，地震撼了，樹皮變成白色，她的毒汁濺在草上，草都染了鮮紅的血色。石塊都似乎粗厲的號着；犬吠的聲音也可聽見，地上滿是烏黑的蠕動的東西，沈默的死的輕影似乎正在四處奔跑。那一羣衛士侍臣們遇到了這些怪物怪聲，不禁震駭不已。她將她的魔杖觸着他們受驚的臉，於是他們不再保留原形，一個個變成了各式各樣的野獸了。

夕陽浴着海岸，卡寧絲久候她的丈夫不歸，心裏焦急不已。她的從人和她的人民，手執火炬，散到森林裏去尋找她。她捶胸扯髮的哭着，心裏殷憂百結；離開了家，在曠野中漫遊。走了六夜六天，不睡不食，經山過谷，信步所之。最後，她倒在一個河岸上了，又悲又倦。她哭着，微聲的訴苦着，正如天鵝臨死時唱最後的輓歌。最後，她的骨骸變成了清水，她的全身漸漸的消融為稀薄的空氣。然而她的故事至今還為以她之名為名的卡寧絲地方的人民所憶念。

象牙女郎

邱比特是玩皮的，而委納絲却是喜怒無常的，所以戀愛的遇合，比別的事情更奇特，更多幻變，更可驚可愕。常有絕不相配的人而竟生求死追，戀着不捨，更有異常熱戀着的人，而竟孤嘆獨怨，不是生離便是死別；更有爲了戀愛，死的可以得生，物質會有靈魂的。如今要說一件更奇特的故事，這故事也是委納絲從中主持的。



辟格麥里安

E. Burne-Jones 作

辟格麥里安 (Pygmalion) 是克甫洛斯 (Cyprus) 的國王，而克甫洛斯却是委納絲喜遊之地，那裏有她的一所大廟，每當大祭時，各地的人民潮湧似的到廟裏來貢獻禮物。辟格麥里安尤虔誠的奉祀她，不肯有一毫的苟忽。

辟格麥里安以雕刻著名，他的宮裏，陳列着許多雲石、象牙，以及已成未成的雕像；那些雕像一個個神采奕奕，比活人止差一口氣；有的鬚眉怒張，似有扛鼎拔山之力，有的娉婷嬌媚，比絕世的美女還動人憐愛；有時，他雕着神們的故事，如修士與巨人之戰，那些兇猛的巨人，一個個筋骨顯露，或執巨石，或執尖刃，向諸神投擲，而修士使着他的雷霆，不知震死了多少的敵人。安西娜安間的舉起盾和矛，受傷的巨人跌倒在她足旁，更有尼普頓執着三股叉，也是威猛無比。他還雕着受傷的女戰士，那勇健而又秀麗的臉上，現着強忍的痛苦，使見者都感得憐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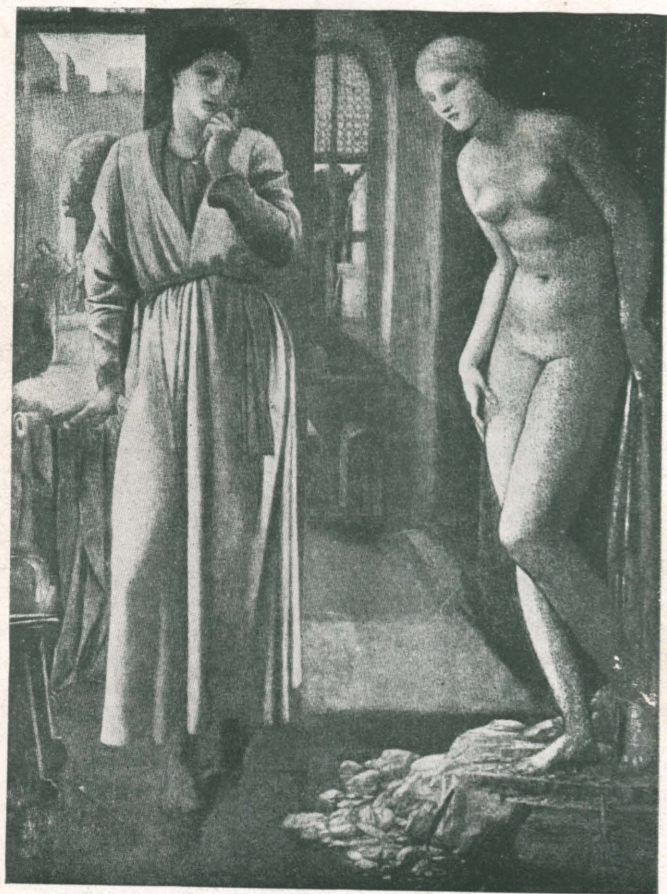
這位雕刻家終身不肯結婚。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原來辟格麥里安住的地方，許多婦人都是不貞節的。她們雖住在克甫洛斯，却不知崇敬愛神委納絲。委納絲非常憤怒，便使她們甘心爲妓，污辱了她們的芳名而不悔；等到廉恥喪盡，臉上不再現鮮紅的顏色時，她們便被化爲堅石。辟格麥里安眼見這些婦人的無恥與結局，便憎惡一切的婦人，以爲她們的心靈是充滿罪惡的，不願與她們發生什麼糾葛。因此，他立意獨身，不要有一個同床共枕的人。有一次，他使出他的巧妙無倫的技術，用象牙雕成一座女像；這女像的美麗，沒有一個凡間的婦人可以比得上；脣角現着微笑，眼波如欲流動，頸是最溫潤的柔頸，手足是最完美的手足；那尖尖的纖指，那迎人而笑的姿態，幾使見者忘了這是沒有生命的雕像。辟格麥里安眼饞饞的望着自己的創造品，且詫且羨，不禁墮入戀愛的深淵中了；大概惡作劇的邱比特乘其不備，已經對他發了一箭。他常常舉手放在雕像上，撫摸着，試試這美膚到底是溫肉還是象牙；他幾乎不相信這是象牙雕造的。他輕柔的吻着她，彷彿她也報他一個甜蜜的香吻。他對她說着輕若微颺，綿

綿如蓮絲的情話；他緊抱着她，手似乎陷入了玉肌，這時，心裏又怕自己的指痕將永留在她肌膚上。他簡直當她是真的情人，低呼着親暱的名字，時時帶了女郎們所喜悅的禮物給她，又贈她最馨潔的花朵，還製了幾套美服給她穿上，把戒指戴上她的手指，把頸圈掛在她的頸際，把珠寶懸於她的耳下。這一切更足增加這雕像的美麗，然而沒有這些東西時，她更是天真可愛。他把她躺在床上，用最柔輦的枕給她枕着，覆以輕溫的被；稱她爲同枕的愛人。

現在，委納絲的大祭節到了，所有克甫洛斯人都潮湧似的跑來瞻禮，小牛雙角上貼了金，頸間受了一刀便倒了，祭壇上不斷的裊着香烟。辟格麥里安把他的祭禮獻上了之後，便站在壇旁，虔誠的禱告道：『呵，神們，如果你們能夠賜萬物給人，我求你們給我一個妻——』底下不敢加上『給我那個象牙女郎爲妻』幾個字，却接上說：『一個如我象牙女郎一樣的女郎爲妻。』委納絲這時正臨壇受祭，聽見了他的禱告，知道了他的真意，

便給他好的兆頭，祭火三次燃得很旺亮，火頭高高的衝跳到空中。他祭畢回家，立刻去尋他的象牙女郎，像一個久別的情人的歸來。他俯在她身上，接了無數的吻。她的脣似乎紅潤了，溫暖了。他再吻着她，且用手撫她的胸。堅硬的象牙，在他的手下柔軟了，冰冷的死像，在他的手下溫熱了，正如一塊黃蠟受了太陽光而融軟了一樣。他站起來，喜悅得幾欲發狂，然而仍舊疑惑着，怕自己有錯誤。用手再三的試探。是的，真的是肌肉，是最馨柔的肌肉！血管在他試探的手指下有秩序的跳動着。於是辟格麥里安向委納絲傾洩出他的謝忱。他熱烈的仍將他的脣接合在女郎的脣上；現在吻接的是真的脣了，是櫻紅的美脣！女郎感覺到他的接吻，臉上一陣羞紅，便向光明擡起了她的羞怯的雙眼，同時她看見了天空和她的情人。他們結婚時，委納絲也親自降臨。他們快快樂樂的度過了九度的月圓，她便生了一個女兒柏孚絲（Paphos）。不久，又生了一個兒子西尼拉斯（Cinyras）。



石像活了

E. Burne-Jones 作

美妲與其父

西尼拉斯成人了，娶了妻，生了個女兒；假若生的是男孩，或者一無所出，那倒是他的幸運。然而，不幸，他偏生了個女兒，他與他的女兒便發生底下這個慘怖的故事。

他的女兒名爲美妲 (Myrrha)，長得異常美麗，心底裏却隱藏着一種不可言宣的戀情；她在無數的美少年，無數的王子中，找不到一個丈夫，她的戀情，却很可詫怪的，無端

竟繫繫在她自己的父親身上。她很明白這熱情乃是一種罪惡，必不容透露；她也曾竭力的抗拒過，她每自思道：『我生了一個什麼主意？我打算着一個什麼計劃？唉，神們，我求你使我們解脫這個罪惡，使我戰勝了我的熱情吧。然而我不能決定，到底神們是否以這種戀愛爲罪惡，是否責罰這種戀愛。不，別種動物都是如意求牡的；牝鹿交交，她不以爲卑鄙，雌馬配了生父，也沒有人懷疑過，山羊也常在他們父母叢中徘徊，禽鳥也和他們生身的長輩交合。他們有這種特權的真是快樂呀！人類的文化偏生定下了許多可惡的規律；凡是自然所允許的，妒忌的法律總要禁止。然而他們說，人世間也有幾個種族是允許子娶母，女配父的，因此，天然的愛便增加了雙重的聯結。唉，不幸的我，却沒有生在這等種族的運命！我錯生了地方了，唉！我爲什麼顧忌着呢？前去，不顧法律的慾念！他是值得戀愛的，然而他是父親——唉，如果我不是這位偉大的西尼拉斯的女兒，我一定能夠嫁給他的。事情却鑄錯了，因爲他是我的，反而不能成爲我的了！如能遠離本國，我便可以逃出這個

罪惡；然而不幸的熱情却把戀人緊留在這裏；因為留在這裏，即使別的事情不被容許，也可以天天和西尼拉斯見面，和他接觸，和他談話，和他親吻。但是，不幸的女郎，除此以外，你不再希望別的麼？你想看，你將掙脫多少的束縛，將混亂多少的名稱！你將成爲你母親的情敵，你父親的妻子麼？你將被你的兒子稱爲姊妹麼？你將被你的兄弟稱爲母親麼？你不怕頭髮上絞繞着黑蛇的姊妹們，凡是犯罪的人都將面對面的見到她們的麼？但在還沒有實行犯罪之前，你不要在心中覺得是罪惡。惟願事實自然會禁阻了你。他是一位忠直的男子，極尊重道德法律的——唉，不，我真願他心裏也燃燒着同樣的熱情！」

她這麼遲疑疑的自思自想，絕不敢吐露絲毫的心緒讓第二個人知道。這時，有許多的求婚者都向西尼拉斯要求娶她爲妻；他不能決定，便去問美嫩自己，把他們的姓名一一述說了，問她到底願意選擇那一個。她默然好久，然後眼波流注在父親的臉上，眼眶裏充溢着熱淚。西尼拉斯以爲這是閨女驚惶時的常態，柔和地命她不要哭，拭乾了她淚

溼的雙頰，更吻着她的紅脣。她見父親這樣吻她慰她，心裏快樂得幾乎發漲了。她父親又問她到底要那一類的丈夫；她便答道：『一個像你一樣的人。』他完全不懂這句話中的意思，只是很贊成的說道：『願你常常這樣的孝順。』女郎聽見『孝順』這一個詞兒，自覺她的罪惡，垂眼向地，不敢擡起。

午夜的時候，四無聲息，每個人都濃酣的睡着，睡眠使他們忘記了一切的記念和苦樂。惟有西尼拉斯的女兒却爲不可控制的熱情所灼燒，整夜的不能入睡；她的狂念，一發不可止；有時覺得這是一件絕望的事，有時又覺得要哭一個痛快，有時覺得羞恥不堪，有時又覺得狂慾盛熾，無法去實行；正如一株大樹爲斧斤斬伐，只等最後的一下便可以倒仆，而在這時正是無論倒到那個方向都可以的時候；她的心也是如此，爲無數的攻擊所圍繞，不穩定的東倚西歪着，無論倒到那個方向都可以，而有時又覺得任何方向都不好。她不能得到熱情的結局，也想不出什麼逃避的方法，終於想到死。她決意以一死了之。她

從床上悄悄的爬起來，想要吊死，把腰帶挂在一根樑上，默默的對父親告別道：『再見親愛的西尼拉斯，你要知道我爲何而死。』於是預備把死灰色的項頸套進繩圈裏。

據古代的傳說，她最後的幾句悲號，隱隱約約傳入睡在她門外的忠心的老乳母耳中。那老婦人連忙起身，開了她的房門；見她正預備要吊死。她立刻駭叫一聲，衝進去捉住她，把頸間的繩子解開了。然後，緊抱着她哀哀的哭；問她爲何輕生。可是女郎一聲不響，沈默得像一個石人，雙眼垂注在地上，自恨死得太慢了，竟至爲人所知。老婦人絮絮不休，定要知道她輕生之故；她指自己的白髮同枯乾的胸部給她看，叫她看從前搖她的搖籃並撫養她成人的情分上，把痛苦輕生的原因說出來；她情願保守祕密，決不向外人洩漏半個字。女郎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避過了臉，仍是一言不發。老乳母定要知道這事，便對她立誓，請她信任。她說：『告訴我，讓我來幫你的忙；我是一個老年人，富有經驗的。如果這僅是一時的瘋狂，我有治瘋狂的咒語與藥草；如果是受了什麼人的詛咒，你也可以用幻術的

祭禮來掃除牠；如果是神們對你生氣，更可以用虔誠的祭禮懇求他們，還有什麼別的原
因呢？你的家庭依舊是發達的；你的父親母親也都康健無恙。」美嫩聽見老乳母說到
「父親」這一個名詞，便從心底裏發出一聲嘆息。這個時候，老乳母還沒有猜出這位女
郎靈魂中蘊蓄着的罪惡，可是她已有一點覺悟，知道這必是有關於戀愛的，於是她再三
的要求美嫩把這件事說出。她用老弱抖動的雙臂，把哭得淚人兒似的女郎緊摟在胸前，
說道：「我知道，你陷入情網了！在這件事上，我可以完全爲你盡力，不要怕，你父親不會曉
得的。」這個發狂的女郎，突然受了一下椎擊似的，從她胸前掙開，把臉兒埋在被窩裏，狠
聲的說：「請你走開，再不要問我悲苦的原因吧。這是一種罪惡，你知道了這一點已經足
夠了。」老乳母喫了一驚，伸出兩隻顫抖不已的手臂，跪在她乳育成人的女郎的足下，半
懇求半恐嚇的要她說出事件的始末來。她恐嚇她說，如果不說出，她便要將她尋死的事
報告出來，同時，又誘引她說，如果說出來，她一定可以幫助她。這位女郎擡起了頭，沸熱的

眼淚沾得老乳母滿胸；她想要說出來，結果仍把話頭嚙了下去，祇把羞紅的臉藏在衣服之下。如是者好幾次。最後，她聚集了全身的精神，迸出一句話：『唉，母親呀，你好福氣享有你的丈夫！』——這句話已經太多了，說完了這話，再也不響，只是不斷的嘆息。老乳母已明白了她的意思，一陣冷戰通過全身，滿頭白髮，幾乎根根都直豎起來，她說了許許多多的話，盡力想撥掃開她的這種狂念。女郎知道老乳母的話句句都不錯，可是不能打入她的心中；她的心已爲非法的狂念所占領，像鐵壁一樣堅固，再也攻打不破。她仍然決心的說，此願如不得遂，無寧死去。老乳母嘆道，『且活着吧，你可以有你的——』她不敢接下去說出『父親』這個字；她不再多說，僅對天立誓說，她能夠幫助她。

這時，在本地，已嫁的婦人正聚集在一處，舉行每年一次的西萊絲的大祭，她們貢獻第一次收成的穀；她們離開了家，要有九天的忙碌。在這九天裏，戀愛及與男人接觸的事也列在禁忌之內。國王的妻辛契麗絲，美嫩的母親，她是特別的忙碌。她必須赴會，在這祕

密的典禮裏，一刻也不能離開。所以國王西尼拉斯的床上便不見有她同眠了。老乳母便捉住了這個絕好的機會。一夜，她見西尼拉斯喝醉了酒，便告訴他說，有一位女郎真心的愛他，並胡亂造了一個名字，還誇說這女郎如何如何的美麗。他問這個女郎如今有多少年紀，她便答道：『和美嫩的年紀一樣。』他命她去領她來。老乳母到了家，高聲叫道：『你可高興了！我的孩子，我們贏了！』這位不幸女郎的心房裏感不到一點快樂，只充滿着憂愁與冷漠；但同時，她又有一種奇感；她完全成了一個木石的人，一點也不能抵抗或感覺到熱情。

正是一切東西都安靜的休息着的時候，天空閃耀着繁星，斗柄向下轉移，銀河低垂，皎月朗照。她去赴那犯罪的約會。一走到露天，銀白色的明月逃開了天空了，亮閃閃的繁星都躲藏在黑雲後面；夜間黑漆漆的，一點光明也沒有。美嫩雙足踟躕不前，欲行又止，中途顛蹶者三四次；她全身抖顫着；鬼嚎似的梟鳴，也警告過她三次。然而她仍然前進；烏黑

的夜滅煞了她的羞澀。她左手緊握着老乳母的手，老乳母感覺到她的手冷而發抖，右手則伸向前方，在黑暗中摸索着尋路。她到了父親的房門口，開了房門，終於進了房。然而她的雙膝震戰不已，似將軟癱下來；她的臉上一點紅色也沒有；她的知覺似乎完全消失了。越走近罪惡一步，她越覺得驚怯；她惱恨自己的大膽無忌，願意趁未爲父親識破時逃了回去。當她却退時，老乳母却牽了她的手，領到高床之前，把她交給西尼拉斯，說道：『請受了她，西尼拉斯，她是你的人。』說畢，她便走出房門，房中只留下這一對男女。父親茫然無知的接收了自己的骨肉，竭力鎮定她處女的驚怯，溫柔的向她勸說，恰好，他因爲她年齡幼稚，叫她做『女兒』，她也就叫他一聲『父親』。

以後，她離開了房，把罪惡蘊藏在心底。第二夜，她仍然去，仍然犯了同一的罪惡。第三天，第四天——都是如此。最後，西尼拉斯在好幾次幽會之後，渴願見一見他情人的面貌，帶了一盞燈進房。這就認出了他的女兒，感到自己的罪惡。他一言不發，惱怒得臉色鐵青，

便從床邊掛着的刀鞘中，拔出亮光光的刀來。美妲飛奔而去，因黑夜的蔽護，得以免死。她無目的的浪遊着，經過了九個月，纔憩息於薩平安地方 (Sabaean Land)，覺得疲倦百分。現在，她再也不能擔載她的罪惡的結果了；她不知怎樣的禱求神祇纔好！她又怕死，又倦於生，像落在陷阱中，無法得出，最後，她把自己的願望結集起來，向神祇禱告道：『唉，神們呀，如果還有一二位神可憐我而聽受我的禱告，我並不拒絕我所應得的責罰；但只怕，我活着時，觸怒了活的人，我死了時，又要觸怒了死的人，請你們讓我離開了生域與死地吧；請你們變更了我，使我既不生又不死吧！』有的神祇應允了她的禱告；她的願望居然得了靈應。正當她說完了話時，泥土湧起來掩沒了她的雙腿；樹根由她足趾中向左右伸張；她的身軀變成長榦了，她的骨骸變得堅硬有力了，她的血脈變成了樹液，她的雙臂變成了樹枝，她的十指變成了小枝杈，她的皮膚變成了深棕色。現在這株樹密包了她的累墜的孕，埋了她的胸，掩了她的頸。雖然她已失去了舊時的感情，却仍舊哭着，熱淚滴滴的

由樹上落下，這淚落在樹榦，凝成樹脂，也成了有名之物，可從樹榦上刮下來，仍用牠的女主人的名字，名爲 *Myrrh*，永久爲世人所記住。

她雖變了樹，她的孩子却仍在樹木當中長育，如今要尋一條道路，離開他的母體了。孕樹的中榦漲大了，牠呻吟着，落下淚水；憐恤她的女神魯西娜出現在她旁邊，念着咒語，助那孩子出世。於是樹榦裂開了，居然生出一個活的男孩子。林中的女神們把他放在柔葉上，用他母親的淚水來洗他，便是妒忌也要稱讚他的美貌，他的美簡直像畫圖中的裸體的愛神。但你卽把那個箭袋給了他，或者不給他，都沒有什麼分別。

亞杜尼斯之死

時間不可見的滑過去，再沒有東西比年光飛馳得更迅速的了。美姬和他父親所生的兒子，不久之前，還孕育在母樹中，不久之前，才脫離母樹出生，而非常之快的，由嬰孩而少年，而成人了；他的體格強健而又溫柔，面貌勇毅而又嬌豔，是一位最壯健的男兒，而又像一位最美麗的女郎。沒有東西可以比他，勉強要比，或者可說他像神的利劍鋒利無比，

而又柔可繞指。現在，這位美少年竟激起委納絲的愛情，發生下面的一段故事。

這位美少年名爲亞杜尼斯 (Adonis)。 委納絲的兒子，玩皮的小愛神邱比特，有一次肩着箭袋，雙手攀着他母親的雪頸，和她接吻。他不知不覺的把神人俱怕的箭尖刺進他母親的胸。委納絲被刺得痛楚，便推開了他，察見自己的傷痕，其深且巨遠過於她所猜想的。於是，這位女神爲愛情所哄欺了；她被一個凡人，即亞杜尼斯的美貌所吸引住。她不再到西賽拉 (Cythera) 的邊境去，不再到深海環繞的巴孚斯 (Paphos) 去，不再到魚類出沒的克尼杜斯 (Cnidus) 去，也不再富於寶石的阿馬托斯 (Amathus) 去。她竟至於無心住居天上；她愛亞杜尼斯比愛天宮還利害。她可以一天兩天不見天宮，卻不能一分一秒不見亞杜尼斯。她如影隨形的緊跟着他，成爲他的不可暫離的同伴。雖然她從前喜歡在林蔭底下憩息，讓樹影遮蔽她的美軀，不致爲烈日所傷。現在卻越過山脊，穿過森林，經過叢生荆棘的巖地，她還把長袍捲起，直到膝蓋頭，學着狄愛娜的樣子。她也學會了

鼓勵獵狗去追逐那些不會害人的動物，如雪白如球的小兔子，高角槎枒的公鹿，或性情驚怯的牝鹿之類。這完全是爲着亞杜尼斯，爲着要跟隨那好獵的亞杜尼斯之故。但她不敢去獵白齒巉巉的野豬，兇光滿目的狼，爪牙尖利的巨熊，以及勇猛無比的獅子。她也再三阻止亞杜尼斯，不許他去獵這些猛獸。她說：『追捕弱小的動物不妨勇敢，但和猛獸相持時，勇敢是危險的。親愛的孩子，你要爲了我之故，不要魯莽冒險；不要去激怒那些齒爪鋒利的動物，不然，你的虛榮心將使我受大苦了。青春和美貌以及別的可愛之點，凡足以激動我的，舉不足以激動獅子與野豬的心。野豬用牠的利牙，會疾如閃電似的給你不及留意的巨傷，而猛獅的發怒也是絕難抵拒的。我怕牠們，我恨牠們，孩子，你要爲了我之故，不同牠們接近。』亞杜尼斯問她爲什麼這樣怕牠們，恨牠們，她答道：『我將告訴你古時一對罪人的結局。但現在我有些倦了，我實在不慣這樣的勞苦；你看，近處有一株白楊樹，牠的綠蔭正在招邀我們，那邊還有細草平鋪，可以爲床。我願和你同到那邊去休息。』



委訥絲與阿杜尼斯

Tiziano Vecelli 作

瑪麗羅瑪 Galletia Torlonia

於是他們到林蔭底下坐下，她倒身在地，頭枕在他的胸前，一壁吻着他，一壁斷斷續續的說出下面的故事。

「你也許會聽見過一位女郎，捷足無比，在賽跑時，勝過一切的男子。這不是空談，她真的跑勝過他們。你說不出，你之所以讚美她，到底爲她的捷足，還是爲她的美麗。現在，這位女郎去求神，問她的未來丈夫的事，神回答她道：「一個丈夫將給你危害，呵，亞特冷泰（Atalante）；你不要嫁人吧；然而你的運命卻注定是要嫁人的，你將因此備受苦害。」亞特冷泰驚怖於神的預告，便居住在陰沈沈的綠樹林中，不肯嫁人，然而來向她求婚的人仍舊陸續不絕。於是她訂下一條酷刻的婚約。她說：「要娶我的請和我賽跑，誰能比我跑得更快，我才嫁給他。我願嫁給勝我的人。而那些跑不過我的落後的人都得處死刑。這是我定下的賽跑條件。」她的心腸真是無比的剛硬。但是她的美貌誘惑了顛倒了無數的男子，縱有這樣的一個條件，還有許多不顧性命的男子要來試試他們的運命。於是定期

比賽。希波曼尼斯 (Hippomenes) 沒有預賽，坐在旁觀者的座位上，看這次酷虐無比的賽跑；他高叫道：「誰願冒這樣的生命大險去求一個妻子！」於是他責罵那些狂熱到不顧性命的少年。但是他看見她的美貌和矯健的體態時，（她的美正同我一樣，你若是一個女子，也同你一樣，）也不禁心動了，便伸出手來，說道：「請原諒我，剛才受我責備的諸位，我還沒認明白你們所爭求的彩物的價值呢。」他這樣的讚美她，心裏暗燒著戀火，私自希望那些少年們沒有一個能夠跑得比她快，同時，心裏又充滿着酸苦的妬忌與恐懼，惟恐他們當中或許有一個人會把她贏了去。他暗思道：「但是我的運命爲什麼不使我加入賽跑呢？」神們是喜歡幫助那些勇敢的人的。」希波曼尼斯心裏正是沈吟不定，亞特冷泰在他身邊跑過，雙足如附了飛翼似的輕健，她簡直跑得比神箭還飛快，而他更加羨慕她的美麗。她的奔跑，另有一種說不出的美處，微風把她快跑着的足上的翼帶飄飄向後吹動，黃金似的頭髮披拂在玉肩上；膝頭的光亮的界帶閃閃動人，嬌柔的處女臉上現

出一陣緋紅，正像一個紅色的帳幕張在一座白雲石的大廳中，烘染得牠反映着紅光。他正在呆呆的驚羨着時，她已經跑到了目的地，其餘的男子都遠遠的落在後面。亞特冷泰便光耀的戴上勝利的花冠。那些失敗了的少年們卻臉色灰敗的嘆着氣，被牽到刑場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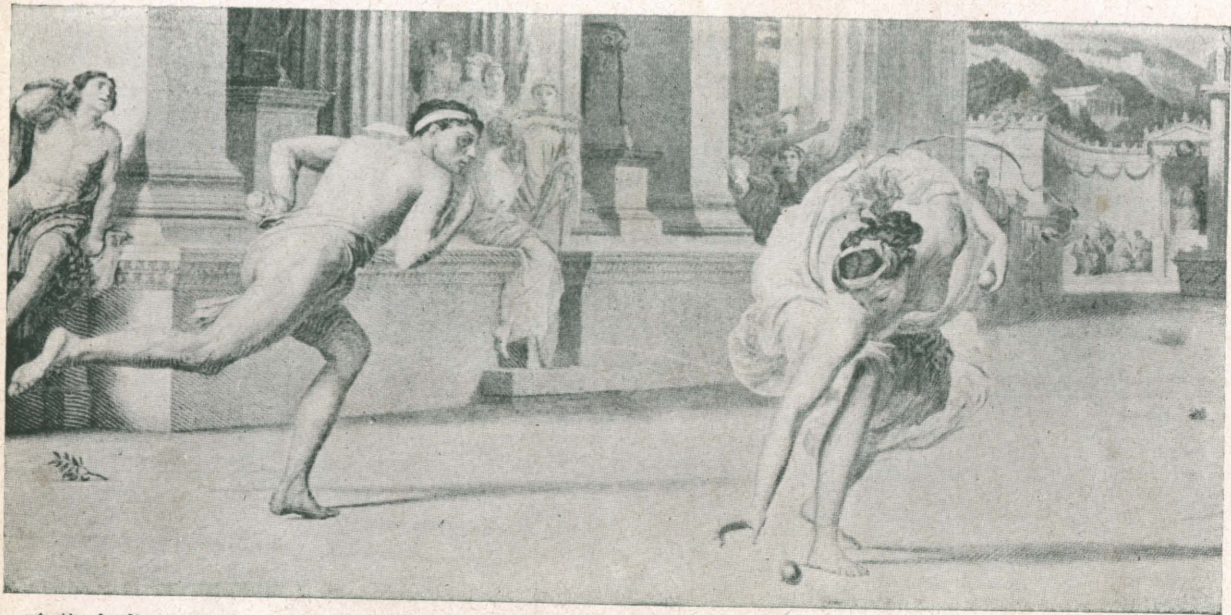
「然而希波曼尼斯卻不看他們作前車之鑑，他由座位上站起來，眼光光的凝注在女郎身上，說道：「你爲什麼單選那些無用的少年們而贏他們呢？來，試和我賽跑！如果幸運肯把勝利給與我，那末，你被這樣一個偉大的敵手所勝，也不至於含辱忍垢了。因爲米格萊斯 (Megareus) 是我父親，而他的祖父是尼普頓 (Neptune)，所以我是海王的曾孫。而且，我的聲價也不辱沒了我的門庭。我或者不幸而失敗了，你也將因比勝了希波曼尼斯而得到偉大的聲譽。」史各尼斯 (Schoeneus) 的女兒用溫柔的眼光望着他，心裏疑疑惑惑的，一時想勝了他好，一時又想被他勝了好。終於她說：「那一個妒忌美少年的

神要想摧滅了這一位，竟鼓動他冒生命之險來和我賽跑呢？如果我是裁判官，依我的裁判，我是不值那末大的價值的，並不因為他的美貌感動了我——不過我也是能為美貌所動的——實在因為他如今還是一個孩子，他自己不能動我，是他的青春動了我，他的勇氣，他的不怕死的精神有什麼用呢？他說他是海王的後代，這又有什麼用呢？他愛上了我，以為和我結婚是值得冒生命之險來一試的麼？趁現在不太遲的時候去罷；從這個血染的競婚中逃開吧。和我結婚是一件致命的事，別的女郎不會拒絕他不嫁給他的，也許有一個更聰明的女郎將向他求愛，為什麼眼見許多人已經死了之後，還要這樣辦呢？願他自重！但他見了少年們一個一個的死了，還不知警，還是一點也不顧自己的生命，唉，讓他也滅亡了吧——他將死了，他因為要和我一同生活，結果卻得到不應受的死亡，這是戀愛的責罰麼？我的勝利將附隨着不可忍的嫉恨了，但其過不在我，唉，我願他能够退出，不然，他如果這樣狂熱的要實行比賽的話，我願他拿得穩，比我跑得快，唉，他的臉是如

何的像少女一樣的嬌嫩，可憐的希波曼尼斯，我但願你永不會看見我！你是那末值得生存的。但我如果有一點幸運，如果殘酷的運命不阻止我結婚的話，你真是那唯一的人，我願與同床的。」女郎這樣說着，第一次感受戀愛的衝激，茫然不知該怎麼做，她已墮入戀愛中，而自己還不知道。

「同時，國人和她的父親都要求照例賽跑。於是希波曼尼斯對我懇禱道：「但願委納絲在我隣近，我求她對於她所給與的戀愛微笑着，幫助我成全此事。」一陣和風把這輕柔的禱告吹入我的耳朵，我自認，這個禱告感動了我的心。可是要給他幫助，爲時至促了。在克卜里亞 (Cypria) 最富裕的地方，有一塊田地，土人名之爲泰麥修斯 (Tamasus)，古時他們把牠獻給了我。在這田中，有一株大樹，枝葉都是黃金的，我剛從那裏來，手中執着三個纔從樹上摘來的金蘋果。我顯現在他的面前，別的人卻見不到我，我把三個金蘋果給他，並告訴他怎樣使用這三個蘋果。鼓聲鞞鞞的響着，宣布賽跑開始了。他們兩個低

了頭，由起點衝出，如箭之離絃，如鷺鳥之攫物；沙地上輕點着兩雙如飛的腳，你看着他們輕捷的步履，你會想到，他們如跑過海面，他們的腳當不會沾濕，或者跑過麥穗垂垂的田畝，也必輕點着麥穗而不會彎折了麥稿。旁觀者高聲鼓勵着希波曼尼斯，叫道：「快跑，快跑，希波曼尼斯，用你的全力！不要落後，你一定會贏的！」聽見這些話而高興的，也不知到底是他還是她呵，有好幾次了，每當她快要追過他時，她總放慢了足步，凝望着他的臉，不欲讓他落後！現在，他已經喘息不止了，而決勝點還遠在前面。於是他拋下一個金蘋果，女郎見了這光彩耀目的金色蘋果，非常詫異，渴想得到牠，便彎出馳道之外，拾了起來。希波曼尼斯趁此機會跑過了她，旁觀者不禁高聲大喊。她緊追幾步，便又把少年落在後面。然後，她又彎下身去，拾起少年第二次拋下的蘋果，且又追過了他。賸下不多路，便到決勝點了。他默禱道：「給我金蘋果的女神，現在請默祐我！」於是他用盡全身之力，把最後一個金蘋果遠遠的拋在馳道外的田中。她如果要去拾，非費好些時間不可。這時，女郎似乎心



亞特冷泰的賽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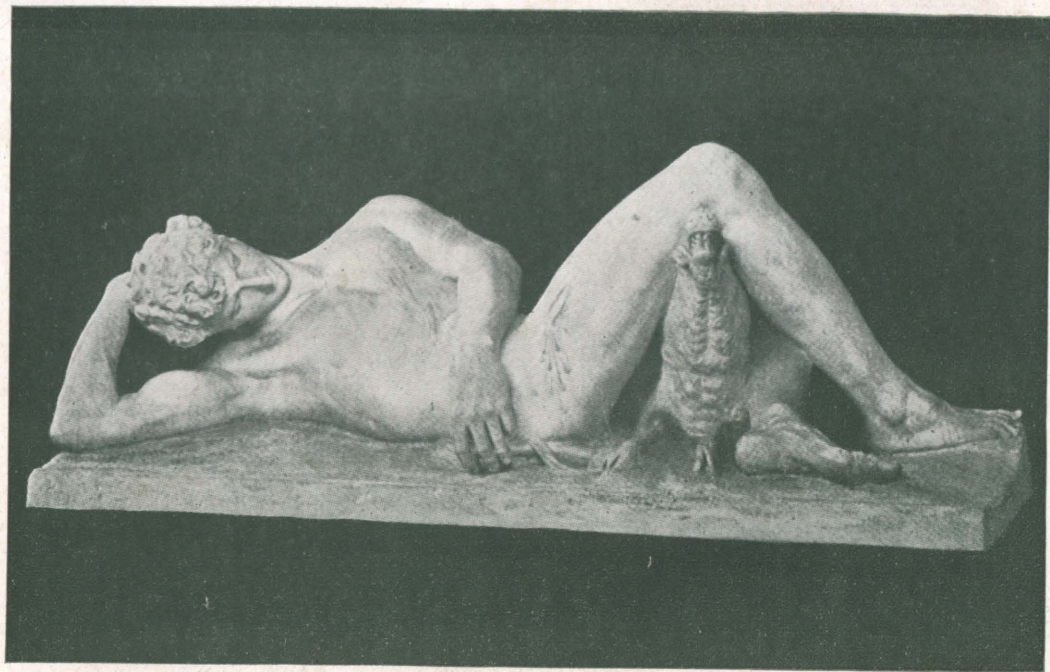
E. J. Poynter 作

裏遲疑着，欲拾不拾。我逼着她去拾，更給她所執的金蘋果加上了重量，於是她又是失時，又負着沈重的負擔。我不再多說了，恐怕我的故事要比賽跑的時間更長了，總之，女郎是被追過了；少年便領了他的彩品而去。

『亞杜尼斯，你想想看，我不值得受這一對男女的感謝麼？但是他竟忘了我的功績，不謝我，也不貢獻給我什麼。於是我心裏非常惱怒，決意要懲罰他們，給世人看個榜樣。他們經過一座深藏在林中的古廟，因為長途跋涉，不得不休息一下。希波曼尼斯在我的神力之下，發生了一個不可抵抗的慾念。在廟旁有一所朦朧幽闇如洞穴的地方，祭師們曾放許多古代的神像在裏邊。他們進了這個聖地，把牠沾污了。聖像都睜開了眼，聖母西壁爾(Cybele)想把這一對犯罪的男女拋入史底克斯河；還嫌這懲罰似乎太輕，於是他們頸際生出蓬鬆的毛來了，他們的手指變成利爪了，他們的手臂變成了前腿了，他們的胸傾向地上，他們的尾掃拂着沙地。他們的形像兇猛可怕，他們的聲音也變成了咆吼，他們

如今不到新房裏去，卻在深林中漫遊了。這樣，他們變成了獅子，和別的猛獸，一同駕在西壁爾的車前，爲她服役。這些獸類以及別的野蠻動物，牠們是不肯轉身逃走，非要向前決鬪不可的，親愛的孩子，你要爲了我之故，遠避牠們。不然，你的男兒的勇敢將毀滅我們倆了。」

女神這樣的叮囑他，然後坐上車，由白鴿駕着，升入天空去了；但這個孩子的勇氣卻不因她的勸告而減怯。恰好他的獵狗，沿了一行獸跡，從隱處引出一隻野豬來；當牠衝向林中時，亞杜尼斯飛的一矛，中在牠身上。這隻狂怒的野豬，用嘴拔出血淋淋的矛來，回身猛追亞杜尼斯。他十分害怕的飛奔逃命。然而牠的尖牙終於極深的戳進他的腹股之間，把這將死的少年直拋到黃沙上去。委納絲正在半空輕車緩行，忽然遠遠的聽見他的呻吟，連忙回車直向他馳來。她在高空望見他一無知覺的躺在血泊中，便跳下車來，扯着自己的頭，自己的衣服，捶胸頓足的悲痛着。她咒罵運命。她說：『亞杜尼斯，我的悲哀將永



亞杜尼斯 的 死

Michael Angelo 作

久遺留了。每年我總得有一回紀念你的死亡，表現我的悲苦。但你的血將變爲一種花。』她說時，便將香氣噴人的瓊漿倒在血上，這血和着瓊漿，地上便有清瑩的水泡湧起，如雨點落在池面一樣。不到一個時辰，一朵紅花便從血跡中生出。但這花朵是開不長久的；第一陣和風把牠吹開了，第二陣和風再來時，便把這嬌美的花朵，一瓣一瓣的吹落地上了。這花的名字因此名爲風花。

歌者奧菲斯

在底薩萊 (Thessaly) 風景明秀的山谷中，住着歌者奧菲斯 (Orpheus)。他的祖父是管領天上樂歌的神愛坡羅 (Apollo)，他的母親是九個詩神之一，史詩的女神卡里奧甫 (Calliope)；他從祖父那裏得到了金琴，得到了人間無雙的彈奏金琴的技巧；他從母親那裏得到了詩歌的天才。他每天都撥弄金琴，琤琮的奏出和諧的音調，和着這音調，

唱出美麗的歌曲，這些歌曲乃是人間未之前聞的。他的琴聲，低若愛人的微語，柔若輕颺之拂過湖面，溫和若夜鶯之獨囀於缺月柳陰之下，雄偉若山濤怒號，屋頂亦爲之震撼，悲壯若怕洛米西斯之兀立高加索懸岩上，悲嘆自己的苦厄，激烈若神與巨人之交戰，天地陰晦，日月無光，山岩相擊，電掣雷轟，他的歌喉也則亮無比，幽雋無比。他依着琴聲，或高或低的歌唱着，高則若裂帛，若擊玉，若普賽頓之喊戰號，低則若午日晴空，風吹草偃，若冬夜嚴寒，雪花瑟瑟的飛下；有時若斷而復續，有時忽低而又昂，有時細鼻若遊絲之浮颺於空中，有時洪烈若江濤之突發，千軍萬馬之驟至。他歌唱的地方，是山涯水角，是松蔭之下，綠草如氈的地上。他歌唱的時候，是朝曦初上之時，是牧羊人午日倦怠之時，是微淡的眉月剛掛在東天，夕陽的光猶戀着地面之時。他所唱的歌辭，是神靈的啓示，是靈感的表現，是天才的創造；他所唱的詩歌，是大神創造宇宙萬物的讚頌，是大神們的宴會曲，是英雄的歷險故事，是大戰爭的最震撼人心的幾幕，是戀愛的愉樂，是孤男怨女的哀籲，是逐子棄

婦的悲啼。每當他撥弄着金琴，放聲高唱時，凡是神所創造的東西無不走來靜聽。有無數的禽獸環繞着他立着臥着。牛來了，羊來了，狗來了，馬也來了，跟在背後的還有野熊，有豺狼，有斑豹，牠們絕不去傷害牛羊，牠們靜聽着奧菲斯的歌曲，已消失了牠們的兇性與惡習。高山也在那里靜聽着，樹木也在那里靜聽着；而天上的浮雲也似乎凝定在那裏，披上明亮的陽光的衣裳，頗有所領會的樣子；他足下的流泉，也似乎流得更柔和了，不敢琤琮作響來擾亂他的歌聲。

奧菲斯的妻子名優麗狄絲 (Eurydice)，他們倆相愛至摯。冬天，白雪堆積在山尖樹梢時，他們倆同坐在火爐旁，爐火熊熊，把紅影投射到他們身上，奧菲斯便對她歌唱雋美的小詩，愉暢的情曲；夏天，太陽用金光塗飾萬物時，他們倆同坐在林蔭底下，涼風把炎熱趕開了，奧菲斯便對她歌唱最秀雅的牧歌，最浪漫的戀愛故事，最悲壯的英雄事蹟，這時候，萬物都靜聽他的歌唱，白雲凝停於晴空，綠樹低垂着牠們的枝頭，禽獸或坐或臥的



奥菲斯

J. M. Swan 作

環繞着他們。

有一天，優麗狄絲和幾個小孩子在河岸上游戲，誤入一叢高沒人膝的綠草中，踏着了一條毒蛇，這蛇咬了她一口，她中了蛇毒便倒在地，知道一定要死了，便叫孩子們到奧菲斯那裏去，（他這時正在遠處，）告訴他說，優麗狄絲不幸要離開了他去了，更告訴他說，她是如何不願意和他分別，更告訴他說，即在墓所裏，她還是摯愛着他的。說完了話，便把頭靠在柔綠的細草上，熟睡似的死去了。孩子們將優麗狄絲的死耗告訴了奧菲斯時，誰能想像得到他是如何深切的悲戚着呢！他現在不復見有晴空，不復見有明月，不復知有白雪翻飛的冬朝，不復知有蟬聲噪午的夏天，他所見的止是一片黑暗，他所知的止是無窮的悲哀，其苦味足夠一生的咀嚼。他亡失了他的天才；不復撥弄他的金琴，不復啓唇歌唱。淚點濺濕了他的雙頰。往日靜聽他歌唱的禽獸們都詫異着：爲何優麗狄絲再不和他同坐在綠草地上？爲何他再不彈奏美麗的音樂了？以後，牠們不復跟隨他了，只

他獨個兒在悲苦着，在漫遊着，在悶坐着。

他將優麗狄絲葬在底薩萊的風光最勝處；他終日留連在她的墳邊。他一手執着金琴，一手無助的掩在眼際，立在那裏悽聲的叫道：『優麗狄絲！優麗狄絲！』他再聽不見有熟悉而嬌媚的聲音答應他了！於是眼淚濺濕了他的雙頰。林中的仙女們，牧人們，都來安慰他，然而他卻懇求她們離開他，讓他獨自留在這裏。她們一個個的走散了，他還是立在那裏，曼長而悽楚的叫道：『優麗狄絲！優麗狄絲！』似乎飛禽也不忍經過這裏，白雲因怕聽他的悲呼而消隱了，流泉同情於他的苦籲，低聲和着他嗚咽着。無垠的曠野，夕陽灑着如血的紅光，而奧菲斯還是立在那裏，曼長而悽楚的叫道：『優麗狄絲！優麗狄絲！』

最後他說：『我不能再逗留在這裏了；我必須去尋求優麗狄絲。我再不能不見她了，我再不能沒有她陪伴着了！我將到地府裏去找她，也許地府的王和后会允許她和我同回人世，再度快活的年光。不然，我便在地府裏和她同住，也總比如今的孤苦好些。』



“優麗狄絲！優麗狄絲！”

A Demont 作

現藏巴黎的 Palais des Beaux Arts

於是她執了金琴，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在那裏，太陽當夜間沈落在牠的金甌中；在那裏，無涯的黑暗彌漫了一切；在那裏，有一切可怖的鬼怪住着，尖爪利牙，似將擇人而噬；然而奧菲斯却不顧這一切，勇敢的向黑暗的地道中走下去，去尋求他的優麗狄絲，不同生便同死。他到了史底克斯河，灰黑的水湍急的流着，臉若冰霜的齊龍執着長篙，專任渡新鬼過河。他一見奧菲斯，便高叫道：『你這個未死的人來到地府做什麼？快走，快走！我不能渡你過河！』但奧菲斯一聲不響，祇彈着金琴，奏了一曲淒惋無比的歌調。齊龍鋼樣的心初次被他感動了，他說：『這真怪，怎麼我會起了憐恤心來吧，如果你一定要過河，請快上船來。』這樣，奧菲斯便過了河。他又走了許多的路，來到一座高大的黑門之前。這門緊緊的鎖閉着，門前陰雲密布，愁霧瀰漫，有一隻三首的猛狗坐在那里看守，牠的牙比利刀還鋒利，四周黑漆漆的，只有這狗的六隻眼睛，光亮得像六團火球一樣。當奧菲斯走近時，這狗立起身來伸長三個頭，張開三張嘴，露出六排白巉巉的牙齒，同時發出宏大可怕的吠

聲來；他如果再走近一步時，這狗便要猛撲過來，像獅子撲鹿一樣，將他扯裂爲碎片了。但奧菲斯却不動不言；祇撥動了琴絃，奏了一曲。這狗聽了這雋雅的樂聲，野性便漸漸的馴服了，牠伏在地上，像最忠心的小狗一樣，漸漸的六眼齊闔，沈沈睡去了。這時候，地獄的門也爲他的樂聲所感動，自動的大開着，等候他進去。

他進了門，一直走到地獄的王宮；又將樂聲感動了衛士，得以直進大廳。他見柏魯托 (Pluto) 和卜賽芳正坐在大廳中，愁容戚戚，四無人聲。柏魯托一見奧菲斯進來，便厲聲叫道：『你是誰？怎麼敢到這裏來？你知道不知道，凡人非到死後是不能到此的？我將命人將你用鐵鍊鎖起來，投在深獄中，永遠不得復出。』

奧菲斯並不回答他，祇撥動金琴的絃，和聲向他們高唱道：『你們統轄着地府的衆神，我們凡人死後都要到這裏來受你們統轄的衆神，請你們允許我訴說真情；我並不是來遊歷地府，也不是來捉三首的怪狗；我到地府來是爲了我的妻，她被毒蛇咬了一口，便

正當年華燦爛的時代，到你們這裏來了。我竭力要忍受這個痛苦，我不說謊，我確曾竭力試想忍受過，然而戀愛勝過了我；他在世間是一位人人熟知的神，至於在這裏有沒有人認識他，我可不敢說；但是，如果古代相傳的故事不是假造的，則我想他在這裏不會沒有人知道，而且你們一定會同他攜過手。我求你們憐恤我的天死的優麗狄絲，我們都是你們的臣民，雖然我們在世間也許還要逗留幾時，然而或遲或早，我們總要到這裏來的。這裏是我們最後的家，即使她活着過了她的壯年，她仍將到這裏來的。我求你們允許我，帶她到世間再同住一些時。如果運命注定，她必不能復生，那我也決意不再回人世。我和她就在地府同住。」

他一面揮絃，一面哀訴，竟使無血的精靈們感動得下淚了。伊克西安 (Ixion) 的轉輪詫異的停止了；摯鷹不再啄食人肝了；復仇女神們的鐵臉，第一次為淚水沾濕了；統轄地府的王和后，也不禁為他所動，再沒有峻拒他的要求的能力。他們全都沈醉於他的絃

歌之中，忘記了所處的乃是冷漠黑暗的地府。戀愛似乎展開了雪白的雙翼，由天上飛到了這裏，微笑着窺看這些鐵石心腸的地府衆神。他們的心裏似乎都激動着從未感覺到的說不出的一縷柔情。

柏魯托用充滿愛情的眼光望着她的后卜賽芳，他的永久緊結的愁眉舒展了，嘴角現出微微的笑容，悵鬱的心也爲愉樂所開解了；卜賽芳回望着他，嫣然的報答他一笑，這是她到地府後第一次的笑呢。

於是柏魯托說道，『呵，奧菲斯，我從不會感到快樂，如今你的美音却使我感到了。我不能拒絕你的願望。』於是他吩咐侍從道，『將優麗狄絲帶上殿來。』侍從去後，他又對奧菲斯說道：『我把你所要求的人給你了；不過有一個條件：你從這裏回到人間時，你的妻緊跟在你的身後，在沒有離開地府以前，你不得回頭望她一下。如果違犯了這個條件，優麗狄絲仍將回到這裏來，那時候，即使你歌唱得比現在更美妙柔和，我也不能再把她』

給你了。」

奧菲斯原欲立刻看見優麗狄絲的，但是他見柏魯托這樣說，也就滿意，因為他這樣想：『優麗狄絲現在是第二回屬於我了，我難道不能忍耐一會兒不去看她麼？』

優麗狄絲來了，她的足瘡還未痊愈，走路還是一蹶一拐的。柏魯托對她說道：『現在，你可以跟你丈夫回到人間了。』優麗狄絲心裏非常高興，以為奧菲斯一見了她，立刻要跑過去緊抱着她，致熱切的慰問。但是，當她望了立在左近的奧菲斯一眼時，她的心立刻變成冰冷了，因為他立在那裏，一步不動，轉過了眼光，再也不肯瞥看她一下。她叫道：『奧菲斯！』他並不回轉臉來，答道：『優麗狄絲！你現在跟我同回人間吧！』於是他的手執住了她的手，二人同走出大廳。他還是不肯對她看，臉上似乎很冷峻的。優麗狄絲的心裏更覺得不高興，他們經過地府的門，三頭的狗還不曾醒過來。他們走到了史底克斯河，招呼齊龍將船划攏來渡他們過去。齊龍見他們二人同渡，不禁微露笑容說道：『你竟復得你

的妻了！他們過了河，便向上朝人間而行；這條向上的路，很艱於跋涉。奧菲斯怕停留在地府太久，要發生意外的變化，便催促優麗狄絲快走。他的臉仍不敢朝她一望。他先前想不到這個條件是這樣的酷刻！他心裏渴欲見見她的臉，愈早愈好，而她則足瘡未愈，祇能一蹶一拐的勉力跟着。這樣，他的心愈益焦急，而她的心愈益疑惑，悲苦。他趕路太匆促了，後來竟放鬆了她的手，頭也不回的獨自向前，祇連聲催她趕快追來。

這時候，她再也忍受不住了！她想：「他爲何這樣忍心，竟離開了我獨自去呢？他的話又少又冷，且竟不向我一望！這是什麼意思！難道我的樣子變更了麼？難道我已經是醜婦了麼？」她愈想愈怒，便叫道：「你獨自去吧！不必帶我回到世間了！你如今不再愛我了，連看我一看也不肯，我卽到了世間還有什麼快樂呢？」優麗狄絲又嗔又疑的停住不走了。奧菲斯心裏愈急，只是叫她快走，她却偏不肯走。而他的臉仍不回轉來，他的眼光仍避開了她。她懇求道：「止要看看我一下，我便心滿意足了！我的愛人！」他不敢回望，他灰心失望



優麗狄絲由他手中消滑去了

G. F. Watts 作

於無法勸慰她。她懶懶的又跟他走去，哭泣着，嗔怪着，懇求着。她的心悲苦到不能忍受的地步。這時候，前面已經隱隱有輝煌的日光了，烏雀的啾唧，似乎也約略可以聽見。奧菲斯道：『優麗狄絲，快走幾步，便可到世間了！』優麗狄絲怒喊道：『不，我不願意回到世間！你連望也不望我一下呢！』她又立住了。他的心軟化了，不自禁的回過頭去，雙手摟抱她在胸前，眼饞饞的凝視她的臉。——然而，唉！他所抱的是什麼——是一團灰白的影子，隱約像他的妻的影子，而這影子瞬即滑出他的臂抱，消失在遠處了；止聽見，遠遠的，優麗狄絲淒楚的叫道：『奧菲斯！奧菲斯！』以後，便寂然了。她又回到地府；他第二次失去他的優麗狄絲了。

愛人的第二次失去，其痛苦實出於他所能忍受的範圍之外。前面是日光輝煌，繁花綴樹的人間，然而他不願意去。他自怨自艾，自悔自恨，他要復回地府去。他懶懶的回到史底克斯河旁，倒提着金琴，再沒有力量撥絃歌唱。齊龍見了他，不再讓他渡河，任他怎樣懇

求，都堅決的回絕了他。齊龍說：「命運所棄的人我不能幫助他。」奧菲斯就坐在河邊七天七夜，一點東西也沒有吃。他的臉色灰白了，身體瘦弱了，然而他不死。他不怕死，也許他還願意死，然而他竟不死。於是他不得已復回到大地上去。他如今看大地也如地府一樣的陰慘了；雖然太陽輝煌的照着，到處都是笑語，草柔花香，山明水秀，而在他看來，甚至較地府更爲陰慘，因爲在地府還有優麗狄絲爲伴，而這裏却止是他一個人。

後來，他在大地上漫遊了許久，還曾伴了迦遜 (Tasso) 去尋求金羊毛。最後，他因爲屢次拒絕婦人的求愛，有一天，被她們殺死支解了。這在他並不懊悔，因爲他知道現在他可以與優麗狄絲相見，齊龍再不能拒絕他渡河了。我們想，他這一次一定在黑暗的地府中找到了優麗狄絲，再不怕失去，再不會分離的了。

白比麗絲泉

綠沈沈的林蔭下，有一塊孤岩聳出地面，上面長滿青苔，終年濕漉漉的不絕滴水，因此，岩下成了一道清泉，明澈無比，白日裏，水中反映着藍天，白雲，樹影，以及偶來飲水的美鹿，過往的在此掬水而飲的倦客，更有林中仙女，也到這裏來顧影自憐；到了夜間，滿天的繁星，伴着缺月或圓月，也在水中現出她們的絕端幽雋的面目來；而絢麗的晚霞，又給這

清泉加上金紫輝煌的彩影，淚珠似的小雨點更使泉面起跳躍不定的圓痕。這個清泉名白比麗絲 (Byblis) 凡知道白比麗絲這個名字的，無不知下面一段悲劇的故事。這故事在克里底百多個城市的人們口中傳說着，傳說了無數的年代，莫不引以為不法戀愛的女郎的鑑戒。

白比麗絲有一個學生的兄弟卡納斯 (Connus)，她心裏蘊着一種愛她兄弟的熱情。她愛他，並不因為他是她的兄弟，也不用姊姊的愛去愛他。當然，在起初她自己不覺察心裏已燃着戀愛的火，她常常吻他，擁抱他，也不以為是一件不道德的事。她好久為姊弟的愛欺蒙着，但姊弟愛却漸漸變為戀愛了：她見他時，總打扮得格外俏麗；她不能一刻不見他的面；如果有一個女郎在他看來似比她更美，她便妒忌這個女郎；她見別的女郎偶然同他談話，也便覺得很不舒適。但在這時，在友愛與戀愛之間，她還沒有一種清楚的辨別；她不覺得有欲望，她不追求戀愛的快樂；然而隱藏在她心中的火種却在暗地裏延燒。

着她稱呼他爲她的主，不歡喜稱他爲兄弟，也不要他稱她爲姊姊，只要他叫她白比麗絲。然而這時候，她仍竭力抑制她的熱情；白天裏，她很能守禮節，不容心裏染着這種不清潔不道德的妄想；但每當她入睡時，戀愛的幻象便時時顯現：她恍恍被緊抱在兄弟的懷中，雖然是在沈睡，臉上也不禁起了一陣紅潮。當第二天醒來時，她還懶懶的躺在床上，追摹那甜蜜的夢境，久久不肯起身。最後，她心裏自懺自悔的說道：『咳！我真是一個歹人！』這個怪夢是什麼意思呢？但是我願意這夢境成了真的！我爲什麼會有這種妄夢呢？他確是翩翩美少年，即在恨他妒他的人看來，也不能不說他是美貌，非常討人歡喜。如果他不是我的弟弟，我真要愛上他了；他是值得我愛的；然而不幸我却是他的姊姊。我在清醒之時，一點也不見有這種妄念，可是睡眠總帶了這樣的夢給我！夢中的事沒有人知道，沈浸在想像的快樂裏也不會有害處。咳，委納絲和白翼的邱比特呀，你們曉得我那時是怎樣的快樂呀！我的快樂多麼和真情實境一樣呀！那時候，我的心融化了！便回想起來也是

甜蜜的！然而這不過是一種飛逝的愉快而已。

『唉，要是我能够改換了姓氏和你結婚，我將是你父親怎樣美好的一個媳婦，而你将是我父親怎樣美好的一個女婿呀！不幸我們却生在一家！唉，美貌的好人兒，我想，你不久便將成爲別的女郎的丈夫；對於我，只是泛泛的姊弟之好而已；最可恨我們是同父所生的姊弟。我的夢到底有什麼意思呢！——但幻夢有什麼價值呢？究竟幻夢真有價值麼？神祇們禁止的！——不，便是神祇也有愛上他們姊妹的，莎吞 (Saturn) 娶了他的同胞奧甫絲 (Ops)；奧西納斯 (Oceanus) 娶了他的姊妹特西絲 (Tethys)；如今亞靈辟斯 山之主，也娶了他的姊妹約諾 (Juno)。但是神祇自有他們的法律，我爲什麼將凡人和神祇們相比呢？他們的習慣風俗都是不同的。我但願我的熱情能够因我自己的禁遏而消散了，要是辦不到，則願在未會傾洩出我的熱情之前死去，安安靜靜的躺在我的床上，那時候，他將來吻我的唇，然而這事究竟要兩人同意了才能實行也。也許這在我覺得是喜悅，而

在他看來却是一件罪惡。

『然而愛奧李台 (Aeolides) 兄弟們不嘗闖入他們姊妹們的幽閨中麼！但我爲何要知道這些事？要徵引這些例子？我想到那裏去了呢？不潔的戀情呀，你離開了我吧，不要讓我在姊弟的友愛之外，愛上了我的兄弟！然而如果他先有意愛我，那末我便將對他的熱情微笑了。那末，我且去就他吧，我是抵抗不住他的來就的！你能說出來麼？你能自己承認麼？戀愛將壓迫着我：我能够的！要是羞恥封住了我的唇吻，將用一封私信申訴我的祕藏着的愛情。』

她覺得這個辦法很好：於是不定的心便決斷了下來。她從床上坐起來，左腕靠在床上，說道：『叫他看見：讓我們承認我們的狂愛！我呀！我走到那裏去了呢？我心裏感到的是怎樣熱烈的愛呢！』她右手執一支筆，左手執一片空白的蠟板，想把她所想的用顫抖的手寫出來。她寫了幾個字，遲疑了一會，重又寫下去，一面寫，一面不滿意所寫的話，就從

事修改；她忽而責備，忽而讚許，忽而決心把蠟板放下，忽而又把牠拿起。她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在臨到實行的當兒，她又決心反抗做這件事。她的臉上，錯雜着羞澀與勇毅的表情。她開頭寫上了『姊姊』二字；但一轉念，決意把這二字改過，然後，在塗改過的蠟板上寫着下面的話：『一個愛你的人祝你健康，你如果不回答她也不要緊。唉，她羞於說出她的姓名。如果你要知道我所希求的是什麼，我願意在說出心事時是一個無名者，直到我的願望確可達到時，方才說出我是白比麗絲。如果你肯注意的話，你從我灰白失色的臉面，從我眼裏常溢着的眼淚，從我無緣無故的嘆息，從我常常的擁抱你，吻你，當可知道我的傷苦的心，當可知道這些是超出於姊愛之上的。然而，我的心雖十分擾亂，雖充滿了熱情，我却會竭盡我的力量（神祇們是我的證人）要把我自己弄清醒來。我真不幸，我和戀愛的殘酷的力決戰了好久，想逃出牠的掌握，我已忍受了甚於你所設想一個女郎所能忍受的苦楚。如今實在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不得不供出我的戀愛，怯懦的禱求着，要求你

的幫助。因爲止有你一個人能夠拯救你的愛者，也止有你一個人能夠毀滅她。二者之間，請你選擇罷。總之向你禱求的不是你的敵人，乃是一個最親近你的人，她所要求於你的，乃是更親切的結合。讓他們老年人去明白什麼是正常的，什麼是合理的，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讓他們去保存法律的美好的區別。在我們的年齡，對於戀愛，是不顧一切的。我們還不曾發見什麼是允許我們這樣辦的，却相信一切事都是可得允許的；我們做這事，不過依從神祇們的前例而已。你和我並沒有嚴厲的父親，可以不管什麼名譽，也不怕有人禁阻我們。然而在弟弟姊姊的美名之下，我們也許要隱藏了我們的偷竊的戀愛，這也許是所以害怕的原因。我有完全的自由可以和你私談；我們可以在公衆之前擁抱接吻，還有什麼不滿足的？你要憐憫這向你供出她的愛情的，她如果不爲絕頂的熱愛所壓迫，也決不會供出來的；不要讓我在這信板上加上一句，我爲你之故而死。」

當她寫下了這些失望的話時，信板已經滿了，最後的一行，已經寫到了板邊。她用眼

淚潤濕了印章，（因為她的舌本已經乾枯了）印上信板，然後，她臉上灼燒得紅紅的，嬌怯怯的叫一個僕人來到面前，說道：『把這信板拿到我的——』經過了長久的沈默，才接上說：『兄弟那裏去。』在授受的當兒，信板滑落到地上。這是個不利的兆頭，她很覺得怕，但終於決定送去。送信的僕人等到一個適當的時機，便把信呈上卡納斯。卡納斯執起信板，僅讀到一半，便大怒起來，把板拋在地上，他幾乎要用手把僕人顫抖的喉頭扼住，叫道：『你能够逃，快些逃吧，你這不法戀愛的鼓動者！你的運命如果不包含我們自己的不名譽，你將因此而受到死刑了。』僕人恐怖的飛奔回去，將所見的報告他的女主。白比麗絲一聽見她的戀愛已被拒絕，臉面變得死灰色了，全身通過一陣冰冷的戰慄。但當她的知覺回復時，她的狂愛又熱烈的回復過來；聲息微弱的說道：『我活該受苦！我爲什麼要那末躁急將我的傷痕告訴他呢？我爲什麼那末匆促將應該隱藏的話都寫在信板上呢？我應該先用迷惑的暗示探察他對我的意思。我應該先探察風向，慢一些把帆扯上，那

末我的旅途便可遇到順風，平安得多了；但現在我的帆已經張了起來，而所遇的却是意想不到的逆風。我的船如今是漂浮在大海之中了，我沒有力量退回我的出發點了。

『不，當我把信交給僕人時，牠由我手中落下，這清清楚楚是個不吉之兆，警告我不要供出我的愛情，並且明白告訴我，我的希望不能達到了。我的計劃，我的實行計劃的時期何不延遲一會兒呢？如果我不爲戀愛所迷亂，神祇已經警告過我，那有不能覺悟的呢？然而，我應該用自己的嘴唇去告訴他，我應該親自把熱情在他面前供出，不應該把我的內心信托那蠟板！這樣他便可見我的眼淚，便可見他的愛人的面貌；而我也可訴說那末長的信都說不盡的話；我更可用雙臂環抱他的不願的白頸，如果那時被他拒絕了，我便可裝出要尋死的樣子，俯伏在地上，抱住他的腳，求他給我一條生路。如果這一件件的都不能感動他的心靈，我應該把這些伎倆全部使出，這些伎倆合併起來也許可以感動得他。也許送信去的僕人聽錯了話；也許僕人說的話不恰當，因此引起了他的忿怒；我

想，這個蠢才必定選了一個不適合的時機，當時他心裏正想着別的事，却把信板呈上去！

『所有這一切都使我不利。然而他不是一隻猛虎的兒子；他的心不是鐵石鑄就的；他也不是母獅乳養長大的。他終將被我制服！我必須再到他那裏去；我有一絲呼吸賸在軀體裏時，我總不倦不息的試着去做。因爲半途中止要想做的事，不如開始就不要去做；而如今我已經開始了，那末，其次的辦法，就止有去贏得已經開始做的事。我現在雖可放棄了我的追求，然而他一定會永久憶念着我已經走到那末遠的情事。正因我放棄了之故，他將猜想我的欲望是無決心的，或者更猜想我不過要誘引他，陷他在網裏。二者有一於此，他就決不會相信我之爲此，乃是受燃沸我心的愛神壓迫之故，他將疑心我僅止爲了情慾而已。總之我如今決不能放棄這已鑄的錯誤。我已經寫了信且把自己許給他了。我這樣做真是太魯莽了，雖然並沒有再進一步，在他眼中看來，我已是一個犯罪的人了。所以，以後的事給我希望者多，而無一件足以使我恐懼。』她這樣的自己盤算着；於是她

正在懊悔走錯了一着棋子，同時却更想試走第二着。於是這可憐的女郎對她弟弟使盡了種種的伎倆，凡力所能及的無不使用到，然而一一被他拒絕了。最後，他見這事沒有了結，他姊姊決不肯放鬆他，便逃出本國，躲避這個可差的結合，他在別一個地方，創造了一個新的城。（此城即名為卡納斯，在卡里亞（Caria）的西南部。）

女郎知道她的弟弟逃走了之後，失去了一切的理性；她扯碎衣服，捶胸頓足，自怨自艾。她也離開本國，舍棄了可厭的家，追逐在她的弟弟之後。她像狂人似的追逐着，經過了卡里亞，經過了Leleges，經過了路西安人（Lycians）的地方。她又經過Oragus，經過Limyre，經過Xanthus的河道，經過那個獅頭蛇尾噴火的巨怪齊米婊（Chimæra）所住的山脊，她走過這個多林的山脊不多路，最後，因倦疲之極，跌倒在地了，她的黃金色的美髮如川流似的橫散在黑泥上，她的嬌嫩的臉埋伏在腐爛的落葉裏。Lelegian的仙女們想用她們的柔臂扶她坐起來，想用種種言語去安慰她，並縫合她的傷裂的心。

比麗絲却躺在地上，默默無言，用手指玩弄着綠草，更用湧出來的眼淚灌溉着草地。據古代的傳說，仙女們便給她永不枯乾的淚水的源泉。正如西風起時，因寒冷而凍結的水珠，現在却爲太陽所融化一樣，白比麗絲也爲她自己的眼淚所浸化，變成了一道明澈無比

的清泉，至今還涓涓滴滴的流着，被稱爲白比麗絲泉。

仙女波莫娜

拉底安 (Latian) 森林中的仙女們，沒有一個比波莫娜 (Pomona) 更嬌豔的，也沒有一個比她更精園藝的。所以她的名字便被稱爲波莫娜。她不到森林中去散步，也不到淙淙的流水邊去徘徊，她止是注意她的果園，她的滿綴果實的嘉樹。她手裏不執標槍，不執金琴，不執捲絲的工具，止執變形的修樹的剪鉤，她用牠割去那過多的繁枝廢葉，斫去

那怒伸出來的粗枝，或者在樹皮上劃開一條裂縫，插進一根別種植物的幼枝，使之接合而成新樹。她決不讓果林感到一點枯燥，汲了清泉，勤勤懇懇的按時灌溉。這便是她全副的精神所注處；這便是她的戀愛；她絕不會想到委納絲對於她有什麼魔力；但是她只怕有什麼魯莽的男子對她肆行強暴，所以自閉於果園之中，一步不出，也不接見一個男子。一羣少年的愛跳舞者薩蒂爾 (Satyrs) 不是會向她求過愛麼？浪漫的山林歌者們盤角上結着松枝的，不是會向她求過愛麼？童心未改的老年的西爾瓦納斯 (Silvanus) 不是也曾向她求過愛麼？然而她一一的謝絕了。一位林中的神委托納斯 (Vertumnus) 也來向她求愛，比他們都年輕貌美，又比他們都專心；然而他的運道也不比他們好。唉，有多少次，他喬裝一個粗野的農夫，攜了一籃麥粒給她！他常常到她那裏去，他的鬚角黏着幾根新稻草，很容易被認為剛割了新稻來的。有時她手執一個牛軛，使人看來，像是剛才放牛犁田的。他又喬裝採樹葉者，採葡萄者，帶着鈎刀在手，或者肩負梯子，像一個採蘋果的人。



仙女爲薩蒂爾所追求

Giorgione 作

更有些時他喬裝一個兵士，腰掛着刀，喬裝一個漁夫，手執着釣竿。他這樣打扮成各式各樣的人，無非欲得常見到她而已。見到她心裏便有無限的愉快。最後一次，他披着灰白的假髮，身穿女服，手執拐杖，喬裝一位老太婆而去。他一進這個果實纍纍的園，不絕口的讚許波莫娜的勤快，能幹，更嘆賞花木的美好。最後，他說道：『然而你却比這些花木更美』。他壯了膽去吻她好幾次，她也並不疑心。於是他坐在草地上，頭頂上挂着無數熟了的美果。對面是一株高大的榆樹，樹上攀緣着葡萄藤，結滿了晶瑩的葡萄。他便找到談話的材料了，他眼望着高樹與葡萄很久，然後說道：『如果這株榆樹站在那裏，沒有葡萄爲伴，那末除了綠葉之外，將一點用處也沒有；而這株葡萄，如今是安穩的攀緣在榆樹上面，如果牠不這樣的嫁給了榆樹，那末將平躺在地上，一點果實也不會產生。這是個很好的例，你却不受牠的感動，仍然拒絕結婚，不肯嫁給任何人。我明白你是要嫁的！雖然把這些求婚者關閉在門外，然而將有更多的人來求你，一切的半神，神和一切游於亞爾奔（Alban）

山的精靈們都將來求你。你如果聰明一點的話，便應該聽從我，在他們之中選擇一個最好的丈夫，我是比別人格外愛你的，是的，我的愛你遠過於你所相信的，你應該拒却一切平常人的懇求，允許嫁給委托納斯。我可以給他擔保；因為他的自知，還不如我知道他更深些。他並不遊手好閒的遨遊各處，他就住在鄰近的地方；他又不像其餘的求婚者一樣，一遇到女人便愛。你將是他的第一個愛人，也將是他的末一個愛人，他將終身專誠的愛你，止愛你一人。你還得想想看，他又年輕，又貌美，又伶俐可愛，他還會隨心所欲變化成種種的樣子，你叫他做什麼，他便會爲你做去，即沒有你的吩咐，他也會自動的做去。並且，你們的嗜好又相投，你專心栽植的果實，乃是他最欲得到的，他將用高高興興的手，來握你的收成的禮物。但是他所希求的，不是你樹上的果實，也不是你園中的美物，也不是一切別的東西，他所希求的乃是你，乃是唯一的你。你要憐恤那末愛你的人，相信這些話乃是。他借了我的口而說出他的要求。你要留心戀愛不遂的人的復仇。我年齡已老，經事已多，

我將爲你說一段故事，使你知所戒懼；這個故事是克甫洛斯（Cypus）地方都知道的，你聽了之後，或者會把心腸軟化了吧。

『身世並不高的少年依菲斯（Iphis）有一次偶然遇見了一個驕貴的公主，古代條西的後人，愛娜克賽里（Anaxarete）立刻全身燃燒着愛火。他自知門第不配，想將她的印象驅出心外；然而過了些時，知道決不能用理性的力量來把熱情制服，便到她的門前去乞求着。他向她的乳母供訴他的不幸的愛情，求她不要峻拒，要爲他通一言；他還向她的許多僕人之一，懇求爲他說一句話；也常常寫了信任他們帶進去；更將花環掛在她門前，花朵都沾着他的熱淚；他將溫柔的身體躺在她堅冷的門前石級上，對那緊閉的雙門哀籲着。但是她却比無情的海波還野蠻，比鐵石還冷峻，始終不肯去理會他，還呵斥他，譏笑他。在她無情的行爲上，還加了許多侮蔑，這使她的愛者絕望了。他不能再受這種痛苦與譏嘲，便在門前，向她哀訴最後一次的情話：「你贏了，愛娜克賽里，你將不再因我之

故而煩惱了。祝賀你的愉快的勝利，歌頌你的得勝的歌，戴一頂光耀的桂冠在你頭上！因為你得勝了，我便死了也是快樂的。來，快樂吧，你這鐵心腸的人！誠然，你不得不承認我的愛情有幾分感動了你，你將供認對我的情意。然而你要記住，我對於你的愛，僅和我的生命一同終止，我必須同時損失兩個光明。我的死，將不僅是一句達到你耳中的傳言；我將死在你的門前，你這殘酷的眼光將親見我的無生的肢體。但是，天上的諸神，唉，你們如果看得到我們凡人所做的事，請你們記住我（我的舌頭不能再多祈禱了）將我的故事傳給後人吧。」他聲訴着，淚隨聲下，而門內靜悄悄的一點回聲也沒有。他抬起淚眼，舉起灰白的手臂，到他一向掛花環的門前，在最後一根柱上，結了一條繩子，他說道：「這個花環使你愉快麼，殘酷的女郎？」於是他將頭頸伸入活結中，即在臨死時，他的臉仍向着門內。這個熱情的愛者便這樣一無生氣的掛在那裏。他不自禁而亂動的雙足敲着兩扇大門；這聲音似乎有點不祥，於是僕人們便將大門開了，看見他吊在那裏。他們驚怖的叫起

來，待把他解下來，他已經死了。他們便將他的屍身送到他母親家裏（他父親早已死了）。她悲苦萬狀的擁抱他冰冷的身體，哭着，罵着，以後，便將屍體送上了火葬堆。愛娜克賽里的家恰臨近喪車經過的街道，當哀哭聲傳到那狠心腸的女郎耳中時，她說道：「我們且去觀這哀哭的葬儀。」她上了樓，倚在窗口下望。她的眼光一射到躺在喪車裏的依菲斯的身上，便釘住了似的移不開了；她灰白的身體中不復有熱血。她想離開窗口，然而雙足也釘着在那裏了，半步也移不動。她想轉過臉面，而她的頭也已釘着在頸上了；漸漸的，她便變成了一座石像，其堅冷正如她的原來的心。你不要以為這個故事是假造的，至今薩拉米人（Salamis）還藏着一座石像，這石像便是她變成的。我求你想到這些事，親愛的仙女，拋開了你的傲慢；來感應你的愛人。如此，則晚春時候，將沒有嚴霜來毀敗你的發芽的果樹，而果樹開花時，也沒有狂風暴雨來打落牠們的花瓣了。」

這個喬裝着老太婆的神這樣勸說着時，她還是默默無言。於是他脫卸了喬裝的老

形回復他的青春和美貌，他和女郎面對面站着。正如太陽輝煌的臉，制服了對面的雲片，光亮的照射着，雲片絕不能蒙翳他的光彩。他正欲力逼她允諾，但是這時已無須再用強力了；仙女爲這位神的美貌所感動，已經燃起了一段戀情來應和他了。

那克西斯

西菲賽斯(Cephisus)娶了李麗奧卜(Liriope)生一子名那克西斯(Narcissus)。那克西斯出世後，他父母去訪問神巫，要他預示這孩子將來的運命。神巫答道，他如果不知道自己的美貌，壽命便可綿長。光陰很快的過去，那克西斯十六歲了，他離開了孩童時代，而入於蓓蕾初放的成人期。許多美貌的少年和美貌的女郎都要來和他親近；但他自負

俊秀，這些少年和女郎竟沒有一個能够感動他冷漠的心的。愛歌 (Echo) 是一個喋喋多言的仙女，當別人談話時，每喜攙入發言。這時候，她受了約諾的責罰，已經不能自由談話，喋喋的口舌無所用，止能複述別人所說的最後一句話了。當約諾要去窺伺被抱在她丈夫周比得懷中的仙女時，愛歌却和她刺刺的談個不休，因此使仙女得以乘機脫逃。約諾發現了這事，憤怒的責備她道：『你這常常哄騙我的舌頭，自此將失去效用，止能回答所聽見的最後的話。』自此以後，愛歌雖仍喋喋多言，却永不能發表自己的意見了。這時，那克西斯正在林中張網捕鹿，愛歌偶然窺見了他，她惑於他的美貌，偷偷的跟在他後面，在無路的深林中走着；她多走一步，熱情便增進一分。正如撒在火炬上的琉璃，接觸了一支細燭的火簇，便熊熊的大放光明。她心裏時時想輕柔的向他傾訴愛情，用機變和美麗的話贏得他的心，然而自然却不容她發言；她像緘口的金人似的，永不能自己先開口。她只能等待他先說話，然後反應他的語聲。有一次，這少年離開了他的同伴，獨自在深林中步

行，他叫道：『有什麼人在這裏？』愛歌便乘機，答道：『在這裏。』他很詫異，四望不見有人，又高聲叫道：『來。』她也高叫道：『來。』他回頭一望，仍不見有人，又說道：『你爲什麼避了我？』愛歌也答道：『你爲什麼避了我？』他定要看見這說話的人，便又叫道：『我們在這裏相會吧。』這句話使愛歌的心喜悅得撲撲急跳着，她微聲答道：『在這裏相會吧。』她說着，便從林中奔了出來，即欲將白臂環抱他的，無人不愛抱的美頸。他倒退了幾步，叫道：『你的手臂不要這樣的來抱我，我如果受你的愛，我還不如早死好。』她勉強的說了一句：『我還不如早死好。』便逃入林中，臉羞得通紅，只好藏在葉叢中，久久不敢見人。自此以後，她便孤孤獨獨的住在深洞中。然而她的戀愛却仍留存着，她的熱情因被拒絕反而更熾盛了，她的可憐的身體因此漸漸的消瘦了，全身的血液與肌肉都飛散在空中，止下聲音和皮骨。她的聲音至今仍聽見；她的骨頭則化而爲石。她不再爲人所見，止有聲音還存在，總是複述人們的最後一句話。

他這樣無情的拒却了她，同樣的拒却了一切山中水中的仙女，以及一切美貌的少年。有幾個被他拒却的人便舉手向天，怨苦的詛咒道：『但願他墜入戀愛，却永得不到戀愛的對象。』女神娜美西絲（*Nemesis*）聽見了這個禱告，便允許了他們。

有一個銀色的清泉，瑩潔如水晶，山中的牧童，放牧在草場上的牛羊，都不曾污沾過這個泉水；也不曾有一隻飛鳥，一隻野獸，或者由樹上落下的一根枯枝，一張敗葉攪亂過這個水面；泉水的四周滿鋪着芊芊的細艸，還有一座森林站在泉邊，遮蔽了太陽的光熱。那克西斯有一天在烈日中打獵，又倦又熱，便到泉邊來，躺在綠草上面，對於這個清瑩的泉水和幽靜的風光，他沈醉了。因為口渴，用手掬一口水來喝，接着又掬第二口水；這當兒，他照見自己映在水裏的影子，心裏十分喜悅，竟和這個影子發生了戀愛，他不知這是自己的面影，只以為是水中的美人在向他窺望，他不言不動的凝望着這影子，有如一尊雲石刻成的雕像。他看見自己兩顆明星似的熠熠發亮的眼睛，還看見自己可以使巴考子



愛歌與那克西斯 J. W. Waterhouse 作

現藏李弗甫 (Liverpool) Walker Art Gallery

(Bacchus) 醉心的俊俏身體，還看見自己的如泉水淙淙下瀉的美髮，以及紅潤的雙頰，象牙似的頸，不大不小的嘴，紅中透白，白中微暈着紅的嬌秀可愛的臉，他讚賞自己曾被別人讚賞過的一切美好之處。他不悟被讚賞者即是讚賞者，被追求者即是追求者，被戀愛者即是戀愛者。他常常去吻那水中的紅唇；他的唇移近了，水中的紅唇也向他移近了，他的眼耀着晶瑩的情愛的光，而水中的雙眼也似含着同一的渴望；然而兩唇剛要接合時，他只觸着冰冷的清泉，靜水動蕩起了幾層漣漪；那影子就消失了。他常常將白臂伸到水面要去擁抱水中的雪頸，見水中也有一雙白臂向他伸來。他心裏急跳着，熱烈的向水中的雪頸抱去；手臂浸入涼水之中，冰涼的感覺通過全身；水波連連的動蕩着，那影子又消失了。然而他盲無所知，正惟求之不得，而追求愈切。唉，美好的少年你爲何這樣的要去捉住那不可捉摸的幻像呢？你所求的是必不可得的；你所愛的是轉了臉便消失的。你所見的不過是反映出來的影子，不是真實的東西。牠來了，和你在一處了，如果你一移動，牠

便消逝不見了。

他這樣的流連在泉邊，不思食也不肯休息；雙眼凝望着水中的幻影，不覺疲倦。後來，他站起身來，伸出雙手，對周圍林木說道：『你們林木，曾見有人比我更不幸的戀愛着的麼？你們站在這裏經歷年代很久了，能記得有誰曾這樣相思憔悴的麼？我喜歡他，我看得見他；然而得不到他；情人是這樣奇異的被哄騙了，更使我憂苦的，我們並不是遙隔大海，千里迢迢，也沒有山川阻絕，也沒有牆門障蔽，使我們不能見面；止這一片淺水，阻絕我們的擁抱。他是願意被抱在我的臂間的；只要看每當我向清泉吻他時，他也把紅唇獻給我。祇是那末淺的一片水，却使情人們不能相會。你到底是誰，請從水中升到這裏來。你爲什麼哄騙着我呢？當我追求你時你躲到那裏去呢！我的容貌，我的青春，應該會得到你的愛憐；就是仙女們也都追求着我，迷戀着我呢。你用親切的眼光來激動我的希望；當我伸出手臂時，你也伸出你的；當我微笑時，你也報我以微笑；當我哭泣時，淚點也從你的眼中落

下；我對你點頭時，你也對我點頭；而我見你的美嘴開闔着對我說話時，爲什麼却永不能聽見你的聲音？現在我明白了，這就是我自己，這幻影再也不能哄騙我了。我燃灼着對於自己的愛情，使我自己受苦。我將怎麼辦呢？我將招呼牠或將被招呼呢？我將要求些什麼？我已經具有我所要求的了。太多的東西反而使我貧乏。唉，我但願我能離開我自己的身體。現在悲愁奪去了我的力量，我餘下的生命也不久了；我在青春燦爛時便死，這並不是一種不幸，反倒是我的一切悲哀的結局。我但願我所愛的他能够存在；但是，唉，他的運命却和我不能分離！』他說着，仍爲致命的熱情所誘引，又凝眸望着泉面的影子。熱淚撲簌簌的落下，水面連連爲淚點所動蕩，他的影子又模糊了。他哀叫道：『你逃到那裏去？住，我求你，不要殘酷的拋棄了你的情人。且讓我依舊看見我所不能接觸的情人；且讓我依舊燃着摧滅自己的情火。』他悲感不已，脫下了上身的衣服，用白如冬雪的手掌搥打自己的胸膛。潔白的胸膛起了紅痕，如蘋果在光耀的白色中現出新豔的紅彩，如未全熟

的葡萄，在半黃的晶串上現出一半的紅潤；他見到了這個胸膛，再也不能忍受那雙重的熱情了，正如黃蠟在炎熱中酥融，正如清露被朝陽所化，他爲愛情所消損了，漸漸的在隱火之下消滅。他不再有紅白和潤的可愛氣色了，他不再有力量，青春，美貌了，他也不再有了俊美的身體了。

愛歌躲在附近的林中，聽這不幸的少年連連嘆息道：「唉，」她也連連反應道：「唉！」少年用手拍拍的搥着臂，她也反應着搥聲。他的雙眼仍舊凝望着清泉，說他最後的話道：「唉，不得愛的少年！」她也說道：「唉，不得愛的少年！」他叫道：「再會，」愛歌也緊跟着他的聲音叫道：「再會。」

他輕輕的倒在地上，他的頭枕在柔草上，黑夜永久封閉了那雙自己讚賞的眼睛。他到了地府時，他的雙眼還在史底克斯河的黑水裏凝望自己的影子呢。水中仙女們爲他舉哀，割下美髮，放在他的墓上，愛歌也反應着她們的哭聲。她們預備了一個火葬堆，火

炬，還有屍床；但是他的屍身却不知到那裏去了，再也尋找不見；她們在他死去的地方，看見一朵黃色的花，四周繞着白葉，斜生在晶瑩的清泉上面，水中清晰的映出牠的美影。至今這些花朵也還都斜生在清池之旁，臨流映照牠的美影呢。

柏綠克麗絲的標槍

在山明水秀的亞底加 (Attica)，美貌的女郎極多，其中最美的却是國王依里契托斯 (Erechtheus) 的女兒柏綠克麗絲 (Procris)。她是國王心中的至寶，國王別無所出，僅生她一個。國人也沒有一個不敬愛她。這不僅由於她的美貌，她的性格的溫柔和善，比較她的美貌尤足感人。無論是誰，凡見到她美麗而和愛可親的臉，凡聽到她銀鈴似的聲音，

無不心喜意怡。她坐在織機上忙着織布時，常常歌唱自娛，聽到她歌聲的人都不禁停步不行，立在門外靜聽；和她同住的女郎們，同她一同出外洗滌衣服，汲取泉水的時候，她們便也很高興。她做完了應做的工作，便在山野中漫遊着，每喜走到危崖深林之處，靜立在那裏，對着夕陽，送牠沒入海中。亞底加所有的地方，幾乎沒有一處不爲柏綠克麗絲所遊到。她有時倒身在最高的山巔，臥看白雲馳過藍空，有時坐在溪邊的石上，手托着腮，靜聽水石相激的琤琮的清音。她這樣的快快活活的過着日子，一點思慮也沒有，她使每個人都愉悅，同時她自己也很愉悅。不過，每個人都讚許她的美貌，她却不以美貌自傲，每個人都稱頌她的溫柔的性格，她也從不覺得她有什麼過人之處。她的國人，無論老幼，無論歡苦，都異口同聲的說，公主柏綠克麗絲比朝陽未上時的清露還晶瑩美麗，比連朝嚴寒後忽布金光的冬日還和煦可愛。

有一次，黎明女神剛剛射出玫瑰色的光明於天空，柏綠克麗絲上了希米托斯山的

絕頂，凝望着黃金色的光明所籠罩的和她的眼一般瑩藍的海水。她看見遠處有一隻船，布帆鼓滿了晨風，正飛快的向希米托斯山下的海岸駛來。不久，這船便靠了岸。她看見一個人由船中跳上了岸，爬上山峰，正向她走來，其餘的人則都在岸邊休息。這個人走近她時，她纔看得清楚，他是一個少年，容貌異常的秀美。柏綠克麗絲心中暗想她從來不曾見過那末美好的男子。她會聽見人說過，天上的神，有時下降世間，混迹於凡人之中，更有又美秀又勇敢的英雄，在各處浪遊，做出各種的奇蹟異行。當這個生客走近她時，太陽已經高高的升在中天，蔚藍的天空裏，一片薄雲也沒有；太陽光照在他臉上，使他益增秀美，簡直不像一個凡人。他溫和有禮的向她走來，說道：『小姐，我是從很遠的東方來的。當我的船駛近這岸時，我見山頂上有人立着，所以我連忙上了岸，我要知道我所到的國是什麼名字。我名為西發洛斯，我的父親希里奧斯，住在海外美麗的宮中；我却離了家，意欲周遊各處，遍歷名山大城。請你告訴我你的名字和這個風景明媚的地方的名字。』於是她答

道：『客人，我的名字是柏綠克麗絲，我父親是這裏的國王，他住在前面雅典城裏。』於是柏綠克麗絲領了客人到她父親宮中，他招待西發洛斯很好，立命設宴款客，當喝够了紅豔的酒時，國王再三注視西發洛斯，心想，他必是一位英雄，他的美貌，除了他自己的女兒柏綠克麗絲之外，沒有別人可以比得上。

西發洛斯逗留在國王伊里契托斯宮中很久，絕不言去，他顯然爲柏綠克麗絲的美貌所吸引了。他多住一天，他的戀愛便更深一天；在他的眼中，柏綠克麗絲似乎一天天的更加美麗，更加可愛。最後，西發洛斯鼓起勇氣向她求婚，國王便把她給他爲妻。婚禮之煊赫不必細說，自結婚後，二人相愛之真切，超過世上一切的夫婦。

他們結婚了兩月之後，有一天清晨，西發洛斯正在山中，佈置獵網，要捕捉美角的鹿，黎明女神伊洛絲這時也正在繁花如錦的希美托斯山（Hymethus）巔，驅趕着黑夜，她一見到西發洛斯，便把他帶走了，完全違反了他的志願。他對這位金光四射的女神說道：

「請女神恕我萬死，我不能不說出我的真心話；雖然你是一位天上的女神，飲着瓊漿玉液，你的執掌是區分晝夜，你的雙頰照耀着玫瑰似的紅光，你的美貌人世無匹，然而我所愛的只有柏綠克麗絲一人，柏綠克麗絲永在我的心裏，柏綠克麗絲永在我的口上。我永忘不了我們溫馨的戀情，柔美的快樂，以及我們結合的那一天。」黎明女神伊洛絲聞言，不禁又惱又恨，便噴道：「不必再多說了，你這不知感激的孩子！你且去守護着你的柏綠克麗絲吧！不過，如果我的心是能預知未來的話，你決不會永久保有她的。」於是她含怒地遣他復回家中。

當他回家之後，他心裏總忘不了那位女神給他的警告；心中的疑懼似乎生了根，再也拂拭不去，雖然他也渴想把這些無謂的疑懼掃除個干淨。他怕的是他的妻將不遵守她的婚誓。每當他沉醉於她的青春和美貌之時，他便不自禁的想道：「她這樣的美貌，或將爲別的少年所戀慕，因而引誘她使不忠於我吧！」然而當他覺到她的又溫柔，又貞靜



黎明女神與西發洛斯

Boucher 作

的行爲，又專一，又懇摯的愛情時，他又不禁自媿他這種疑懼太無因由，然而「疑懼」在他心裏終於騷擾不已，並且，戀人的心情總是格外銳敏格外猜忌的，他便決定悄悄的離開她，不告訴她一言半語，以便試驗她的貞操。

他憂悶的離開了家，比他更憂悶的却是他的妻柏綠克麗絲。經過了許多天，許多星期，許多月，西發洛斯去得無影無蹤。柏綠克麗絲坐在父親宮中悲哭着，每日以眼淚洗面。後來，她的臉色憔悴了，她的雙眼朦朧了，她的語聲枯澀，失去了從前的快樂了。她一天一天的在國內尋找西發洛斯；她一天一天的走上希米托斯山的極峯，眼望着綠海，自言自語道：『他總有一天要歸來的！唉，西發洛斯呀！』她這樣心碎的獨坐着，沒有一個人不憐恤她。她父親這時已經很老了，而且多病，自知不久於人世；但他最感哀苦的還是他女兒的孤獨悲傷；如果西發洛斯在此，她還可以有一點安慰，他偏又不告而辭！不久，國王伊里契托斯死了；柏綠克麗絲孤獨的住在宮中，憂傷更深，然而她還盼望着西發洛斯的歸來。

又是許多天，許多星期，許多月過去了，西發洛斯還是了無音信。最後，她覺得西發洛斯不會再來了，她除了也到父親所住的樂園，再不會快樂的了。因為希望斷絕，她的心反倒寧靜得多。她漫遊從前曾和西發洛斯同遊的各個地方，每到一個地方，便坐在那裏溫理已失的快樂。有一天，清晨的時候，柏綠克麗絲憩坐在希米托斯山的東面的山坡上，忽見一個人由山下向她走來。他的衣服非她所習見的，但當他走上山時，她認識他的高高的身軀與輕健的足步。他越走越近，她覺得如在一個夢境中。她一見他的臉和雙眼，就彷彿回到了過去的時光裏。她跳了起來，向他奔去，說道：『呵，西發洛斯，你終於歸來了！你爲什麼拋棄了我那末長久呢？』但這個客人却和聲的答道：（因為他見她如此的憂鬱）『太太，你認錯了一個人了。我是一個客人，由遠方來的，我想知道這個地方的名字。』柏綠克麗絲看他的臉似乎又有幾分不大像西發洛斯處。（女神伊洛絲使他的臉變了一點樣子。）於是她又坐下來，眼光凝澀的望着地上的綠草，徐徐說道：『這真奇怪，變了，然而我

不能說出怎樣的變了；但聲音却宛然是西發洛斯的。』於是她轉臉向客人說道，『唉，客人，我一心想着西發洛斯，我愛他，却又失去了他；他也是從東方的一個遠國裏來的，你認識他麼？』
『你能够告訴我到那裏去找到他麼？』客人答道，『我認識他，太太。他如今回到他的本國去了，這個地方遠着呢，你是去不了的。然而你不必再去想他了。他早已忘記了你的愛了。』
柏綠克麗絲絕望的眼望着晴空，眼中的淚水不自禁的沾溼了臉頰。這位喬裝的客人，見了她可憐的樣子，幾乎把持不住他的決心，也要陪她落下淚來，並且告訴她道，『你的西發洛斯就在你面前，他並沒有忘記了你呢。』幾乎要抱住了她，溫存的安慰她一頓。然而，在這時，却似乎有一種無形的魔力禁止他這樣做。他呆立了一會，然後用第三者的口吻，低心下氣的說了許多安慰她的話，於是她的悲楚覺得減少了些。自此之後，他便逗留在這個地方不走；柏綠克麗絲也很喜歡看見他。因為她要聽見他的語音，她要看見他的溫柔的眼光與態度。當她和他並坐聽他的閒談時，她幻想她的西發洛斯已經歸

來，又和她同坐在一處，她心中自思道：『遠處的東方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呢？』如何出了兩個那末相同的美貌英雄呢？』

他天天和她在一處，用溫柔可喜的話來解慰她的悲悶。不久，他便對她傾洩相愛之忱。柏綠克麗絲自思，她也未嘗不可愛他。西發洛斯不是無端的拋棄了她麼？不是去後久無音信麼？一天他說道：『柏綠克麗絲，你不能放下了愛西發洛斯的心來愛我麼？』她不自持的輕輕答道：『可以的。』正在這時，客人的臉忽然變換了一個樣子，她看得清清楚楚，這抱她在臂間的正就是西發洛斯。她狂叫了一聲，推開了他，苦淚流滿了雙頰；她說道：『唉，西發洛斯，西發洛斯，你爲什麼忍心做這樣的事？所有我的愛都是你的；而你却驅迫我去做壞事。』於是不等他的回答，便盡力的逃了開去。她逃到海邊，吩咐百姓們替她預備一隻船，離開了自己的國。他們帶她到克里底去。這裏西發洛斯呆立着不動，似乎成了石像，等到他回復知覺，要追柏綠克麗絲回來時，她早已不見蹤影了。他悲痛的獨立在綠

坡上，深悔自己無端鑄了一個大錯。過了幾天，他想念她的心益發熾盛了。他便也如她之尋他似的，漫遊各地去尋她。這時，她心碎望絕，恨不早死，一切世間的快樂，天然的美景都不足以暫展她的愁眉。有一天，她獨坐山坡上，狄愛娜正在打獵，知道了她的事，異常的憐恤她，便送給她一隻世間無比的獵狗，一枝百發百中的標槍，叫她以打獵自娛。西發洛斯在亞底加尋她不見，便又到別處去尋。一天，剛好到了克里底，遇見她在打獵，便欣喜狂的直向她奔去。然而她只是躲避他。西發洛斯叫道：「唉，我的柏綠克麗絲，你使我找得好苦！我不該無端給你苦吃，我自悔已經太遲了！然而我應受的苦也咀嚼得夠了！我的柏綠克麗絲，到我的胸前來吧，請你饒恕了我的一切罪過吧！我們將不再分離，我們將永久快樂！」他說着，熱淚淌了一臉，伸出雙臂，向她走去。柏綠克麗絲站着不動，然而她眼中也閃耀着淚花了。他走近了，緊緊的，緊緊的抱住了她。她到這時，再也不能自持了，便也倚在他身上，一手回抱了他。他們接了一次極長極熱的吻。

於是他們乘了船，又回到亞底加來。自經這一番波折，二人相愛更切，幾乎形影相並，行坐不離，他們的暫離，只有在西發洛斯出外打獵的時候。她把獵狗和標槍送給了他，供他追獵野獸之用。他們互誓不再有什麼離別，不再有什麼猜忌。他們如投入過一個大熔爐一樣，兩個靈魂，兩個心已經融合爲一個了。誰都相信他們會永久相愛，直到末日的末一刻。假如大神修士降到凡間來向柏綠克麗絲求愛，她一定要拒絕他的；假如有別的美婦人，或者伊洛絲再來，不，即使是美神委納絲來，向他引誘獻媚，也決不能引動他已與她融化爲一的心。

每天清晨，黎明女神依洛絲在天空飛過，不休息的驅趕着黑夜時，總不自禁的要放慢她的馬匹，用又怨又嗔的金色眼光，投向西發洛斯所在的地方。然而他却渾忘了她的愛，渾忘了她所說的警告。

每天清晨，當依洛絲走過了天空，太陽的金光正與最高的青峯吻着時，西發洛斯總

要到森林中去打獵；雖然他一刻也不能離開他的妻，然而這少年人好獵的熱誠竟使他暫時離開她。他每出打獵，並不帶領從人，也不和朋友同去，也不用馬匹，也不用嗅覺靈敏的獵狗，也不帶什麼獵網。他有百發百中的標槍在手；有了這枝標槍，便不怕什麼猛獸，也不怕被獵的獸類從他手下脫逃。

每當他的手染滿了野獸的血，他覺得獵獲物足夠了時，他總要擇一個涼爽的樹蔭休息。一陣陣的清颼由蔭谷中向他吹來，他奔跑得滿身是汗，正渴望涼颼的吹拂。在樹蔭下，在微颼中，他的熱汗漸乾了，他的喘息漸止了。他在那裏得到最愉快的休息。於是他滿心高興的叫道：『來，奧妲，來安慰我；來到我的胸前，最歡迎的人兒，止有你，纔能解除我發燒似的炎熱。』這是他常常獨自說着的話。有時，更熱烈的叫道：（似乎運命故意播弄他的叫着）『你是我最大的快樂；你安慰我，給我以愉快，你使我更愛森林與蔭涼之地。我永久愛悅你的呼吸吹拂在我的臉上。』

他每次在林蔭底下憩息時，總要這樣的叫喚着。有幾個獵人，偶然聽見了他這種親昵異常的呼喚，覺得非常詫異。他們第二次又聽到時，便決定他所喚的必是一個女子，名爲奧婭的，且相信，他必定在森林中和什麼仙女發生戀愛了。他們不能保守這個新奇的祕密，便有一個人魯莽的跑去告訴他的妻柏綠克麗絲，說他有不忠的嫌疑，並轉述他在林中所呼喚的話。戀愛本是一個輕信的東西，無論怎樣相信的一對戀人，也決不能不爲浮言所動，何況報告的人又說得如此的既真且確。柏綠克麗絲突然爲痛苦所擊打，暈倒在地上了。她慢慢的蘇醒過來，相信這事是全真。她悲怨她的運命的殘酷，她責罵他的不忠，她詛咒那個幻想中的情敵。不過，她在悲戚之際，還有點疑惑，有點希望，疑惑是她所聽到的或者不真，希望是她丈夫愛她這樣真切，似乎不至再和別人戀愛。於是她鼓起勇氣，否認這個故事，除非她親自目覩耳聞，她決不相信她丈夫會犯這個罪過。第三天，黎明趕走了黑夜之後，西發洛斯照舊別了他的妻到森林中去打獵。當他獵獲得心足時，便躺在

林蔭底下的草地上，如常的叫道：『來，奧嫩，來安慰我的辛苦』——當他正喚着時，突然的，似乎聽見了一聲呻吟，他還茫然無知的叫喚道：『來，最親愛的人兒！』他身後的落葉，簌簌的響起來，他以爲背後有什麼野獸來了，便拾起標槍，向發出響聲的那一方投去，他聽見一個最熟悉的聲音叫道，『唉，我完了！』連忙拂開濃密的樹枝奔去看時，却見倒在地上乃是他的妻柏綠克麗絲，一標槍正中在她的心上，她竟死於她自己贈給丈夫的禮物上，他心中說不出的悲苦恐怖，他見她臉色慘白，滿身是血，一無所知的倒在枯葉上，他含着悲痛，輕輕把標槍從她心頭拔出，他謹慎的用雙臂把她的身體抱起，從她胸前的衣服撕下一大塊來，包紮她的可怕的傷痕，要把她的血止住，同時虔誠的禱告着，求她不要離開了他死去，求神們放她一條生路，她漸漸的又蘇醒了，然而，已經沒有一點力量，勉強強強斷斷續續的說道——

『看我們戀愛的結合上，看頭上的神們我自己的神們的面上，看我一向爲你所做

的事上，看我在臨死的時候還摯愛着你的情分上，我求你不要讓這個奧媞奪了我的位置去。」

於是他纔知道這一切大錯，完全從那個名字的誤聽上鑄造下來的，他便告訴她這事的真相。然而到了這時，這告訴還有什麼用處呢？她倒在他的臂間，她的最後的一絲氣息和一滴紅血，一同離開她的身體了。當她的眼還能朦朧的看見東西時，她總注定在他的臉上，當她還有一絲一息的呼吸時，她還吹出她不幸的精神在他的雙唇上。但她死去時，似乎很滿足，臉上也現着笑容。大約她已完全聽見，而且相信，他所告訴她的真相，知道那個奧媞決不會取她的位置而代之了。

西發洛斯看着她僵硬的倒在他臂間，唇不再紅，眼波不再流轉，笑語不再對他而發，溫柔的雙臂不再抱他的頸；黎明女神的預言應驗了，柏綠克麗絲真的不是他所有的了！不過，她不是給別的少年奪了去，如他所疑慮的，她却爲陰闇的地獄所吞沒，這是他所想



柏綠克麗絲的死 Piero di Cosimo 作

倫敦 National Gallery 藏

不到的。

他抱了柏綠克麗絲的屍身，低喚道：『柏綠克麗絲，我的柏綠克麗絲！』然而她永遠不會答應他的了。他的淚水如兩條無盡的川流似的由他眼中湧出。他心中燃沸着悲楚，他靈魂裏囁咀着說不出的追悔與苦惱。假若死去的是他自己，他一定不會感到那末深的苦楚的。

許多天過去了，好幾個月過去了，他還是哀哀楚楚的追悼他的失去的柏綠克麗絲；每天他總坐在希米托斯山的斜坡上，默默的想念着當初柏綠克麗絲和他同坐在這裏，同看月出，同看靜雲停空，同看微風動樹燕子斜飛時的那種情景。他心上溫理着過去的快樂，幾乎忘記了現在他的柏綠克麗絲不在旁邊了。直等到他照常的伸過手去，要把她摟抱過來，緊靠在身邊，而雙手突覺撲了一個空時，他方纔如由夢中驚醒似的，知道他的柏綠克麗絲是永遠的去了，到另一個不可知的世界裏去了，不再能和他並坐在這裏了！

於是他倒身在綠坡上，兩條淚泉又涓涓不息的由他眼中湧出。

他不再使用他的百發百中的標槍，他不再放出他的迅如風，疾如電的獵狗，他不再從事於他所最喜的追獵野獸的事了！不僅這事，便是一切少年人所喜的事，他現在也都拋却，不再理會。依洛絲每天清晨驅車經過天空時，也不再見他在林中忙着跑了。她睜着金光四射的眼，再也尋不見他，他不在山中，不在林中，却在家中追念他的柏綠克麗絲！

後來，底比斯的國王安菲特里安請他幫忙打獵野獸。西發洛斯答道：『我可以和你同去。這是我開始旅行到西海之外柏綠克麗絲所住的光明之士去的時候了。』於是他和安菲特里安同到了底比斯，獵捉猛獸野禽，總是身先衆人。然後他又旅行到達爾非地，愛坡羅的家所在處。這位神叮囑他速到西海，他在那裏可以再見他的柏綠克麗絲。他經山過嶺，跨溝渡河，最後到了魯卡地亞海角（The Leucadian Cape），立在岸邊，眼望着茫茫的綠波。太陽正赤紅的掛在西方，他的前面，傍晚的金色柔雲，集合在他的四周，他

要到他休息的地方去了。於是西發洛斯說道：『我必須在此休息了，因為我的旅途已經告終了，柏綠克麗絲正在前面光明之國等候着我呢。』

他立在白色的危岩之上，晚風吹拂着他。正當夕陽吻着圓形的水涯時，西發洛斯的
力量盡了，便慢慢的倒入海中。

第二天，女神依洛絲驅車經過西海時，見她所愛的西發洛斯正仰浮在海面上，金髮
鋪散在綠水裏，隨波上下；她不忍往下再看，輕喟了一聲，把黑袖蔽了臉。這天早晨，世人見
天色烏黑黑的，暫時不見玫瑰色的可愛的曙光。

然而西發洛斯却在西海之外，尋到了他所愛的柏綠克麗絲，他們倆自此永遠的永
遠的不再分開，據古代的傳記說。

賽克斯與亞克安妮

底薩萊 (Thessaly) 地方有一個名城特拉慶 (Trachin)；這城的王是啓明星路西弗 (Lucifer) 的兒子賽克斯 (Ceyx)。他安樂的與他的愛妻亞克安妮 (Aleyone) 同度着和平的年光。然而，有一個時候，他的兄弟忽然遭到不幸的運命，使他變得憂鬱不歡，全失故態。他的兄弟名狄達里恩 (Daedalion)，雖是同父所生，却與他性質大異。賽克斯

性情和善，喜愛和平，樂於在家庭中生活，摯愛他的妻。狄達里恩則不然，他性情橫暴，以力自豪，以戰爭爲娛樂。他領着一支雄兵，不知毀滅了多少名城，降戮了多少名王。他生了一個女兒齊奧妮（Chione），天賦以絕代的丰姿，一到她十四歲的結婚年齡時，便有千百個男子來要求娶她爲妻。恰好愛坡羅和合爾米斯（Hermes）同時看見了她，同時便愛上了她。愛坡羅決定夜間再去訪她，但合爾米斯却半刻也等不及，他用他的魔杖，點了齊奧妮的臉一下，她便沈沈的睡去，無力抵抗他了。到繁星在天，夜漏沈沈時，愛坡羅喬裝了一個老婦人進她的房，也得了戀愛的愉快。十個月之後，齊奧妮爲合爾米斯生了一個孩子，名爲奧托里考斯（Autolykus），生性靈警多詐，恰肖其父，能使黑變白，能由白裏出黑。她也爲愛坡羅生了一個孩子，（因爲她生的是一對孿生子）名爲菲拉蒙（Philonon），以善歌與嗜琴著名，也不媿爲愛坡羅之子，她因得到了兩個名神之愛，又生了兩個有名的孩子，心裏便十分驕傲，這當然是一般女子的通病，不僅她一人爲然。她竟大膽的把自

己位置於狄愛娜之上，而譏評她的美貌。狄愛娜大怒道：『我的美不足以使你滿意，那末，我的行爲將使你愉快吧。』於是她彎了弓，向她射了一箭，這箭正中在她的多言語的舌頭上。她的舌本僵硬了，生命也脫離她的軀體了。賽克斯知道了這不幸的事，心裏也十分悲愁，却不得不盡力安慰他那位性如烈火的兄弟。這些安慰的話，落在失女之父的耳中，都如巉岩之聽海嘯一樣，一點也不爲所動。他止是哀哀戚戚的哭叫着他的女兒。當他見她被送上火葬堆時，他再三再四的要衝進熊熊的火燄裏，都爲旁人攔阻住了。於是他發狂似的飛奔而去，其迅快似乎出於人力之外，他的足像附了翼似的。一般人都追趕他不上，他便登上了巴那修斯山（Parnassus）之巔，要想自殺。正當他從懸岩上往下跳時，愛坡羅憐恤了他，突然用雙翼扶持他，將他變爲一隻鷹，給他一張尖嘴，一對利爪。他的鷙猛的性情，即變了鷹，還是不改。他不和別的鳥爲友，他見了別的鳥即便啄食，他自己受了苦，要使別人都受苦。每當賽克斯看見這隻矯健盤空的鷙禽時，他便不禁泣下沾襟。

他這樣的悲傷着他兄弟的運命，而不幸的變故，自此更陸續的發生於國中。因此他決心要到克拉羅（Claro）去訪問神巫，求預言之神愛坡羅給他啓示。動身之前，他將這個計劃告訴了他的愛妻亞克安妮。她立刻覺得全身冰冷了。她的臉色灰白若死，她的雙頰爲不絕流下的淚點所沾濕。她三次想開口說話，總是嗚咽得說不出口來，止是把臉浸在淚水之中；最後，她聚集了全身的力量，才抽抽噎噎的對他說道：『唉，最親愛的丈夫呀，我爲什麼過失，使你想這件事呢？你從前把我看一切事之前，如今這種情意到那裏去了呢？你能夠拋開了你的亞克安妮，一點也不想到她麼？你現在高興去作長途的旅遊了麼？當我離開了你時，你將覺得我是更親近於你的麼？不過，我想，你的旅程假若是由陸路走的，那末，我單只苦離別，並不爲你害怕，我雖天天擔心着你，記望着你，却並不雜着恐怖。但是你現在要航海，海使我驚駭，那深廣無涯埋沒了不知幾多人的海啊！新近我在海岸上看見些斷桅折櫓，我也時時在虛墓之前，讀那溺死者的姓名。你的心不要過於相信，

以爲愛奧洛斯(Aeolus)是你的岳父，他管領羣風，會因爲你之故，而收住了狂風，使海水平靜無浪。那狂風一被放出，到了大海時，便沒有什麼權力可以禁阻牠們的了，牠們任意的在陸上海上狂嘯着，牠們吹捲天上的烏雲，牠們帶來紅舌吞吐的雷電。我是知道牠們的，當我還是一個小孩子住在父親家裏時，我常常見到牠們；越是我知道牠們，便越覺得牠們的可怕。但你如果決心要走，我的懇禱不能變更你的計劃時，親愛的丈夫，那末請你也帶了我同走吧！我們將一同經歷風波之險，我們將一同忍受前途的艱危，那時，除了我身自經歷的顛簸之外，將不再有什麼空想的懼怕了。」

愛奧洛斯女兒的話與眼淚，深深的打動賽克斯的心；他現在雖般憂滿懷，而戀愛的火仍舊熊熊的在心頭燒着，然而他仍不欲放棄海行的計劃，也不欲亞克安妮同受旅途的艱苦。他用了許許多多的甜言蜜語去慰藉她，勸導她，她都像沒有聽見。最後，他說道，「我知道我多擔擱一天，便將使我們多受一天的苦楚；但我可以對你立誓，要是我的運

命順利時，我將在新月第二次團圓之前歸家。」這個允諾，使亞克安妮略略安心，她便不再堅執要和他同走了。兩個月便歸的約定，使她生了希望。他命令從人預備好船隻糧食。亞克安妮一見搬運糗糧行囊，心裏又漸漸不安起來，似乎有一種不幸的預兆；她全身寒冷的顫抖着；她的眼淚，又不絕的流濕了一臉，她將臂堅抱着她的丈夫；最後，她不得已，憂愁的說了一聲再會，便暈倒在地，失了知覺。斯克賽立在船尾，正要托辭延期開船，然而壯年的水手們已經把槳放入水中，齊向胸前一拉，船便如飛的向前去了。亞克安妮醒過來時，將淚眼抬起，望着去船，止見好幾排的船槳，有韻律的擊着水波，她還見丈夫站在船頂上，對她不絕揮手，她也連忙揮巾答他。船漸行漸遠了，她漸漸看不清她丈夫的身體了，而她還是凝望着去船，不肯少移。不久，連船身都消失了，所見的止是一片展在桅頂的布帆，不久，布帆也便不見了。無涯的海面上，只有黃金色的太陽光在徘徊着，照着跳躍不定的小波浪，如無數金鱗似的熠熠發亮。她懶懶的把身子擲在孤寂的床上，心裏沈重的嘆着。

氣。這床，這房間中的一切，重復使她落淚，因為這些都使她憶起她溫柔的丈夫。

且說賽克斯的船離了港口之後，微風柔和的吹送着。船主命水手將布帆一一張滿了，海風飽吹，船如飛的前去。現在船已在海的中央了，兩邊的岸都離得很遠。到了晚上，海水漸漸的湧起來，白浪沫在海面跳躍，風漸漸的強烈了。船主高聲叫道：『把桅杆放下，把布帆收起。』然而風是逆向的，把他的命令都吹送到船外去了，海浪又怒號不已，使水手們一點也聽不見。然而他們也覺得危險將近，便自動的或去閉塞槳洞，或去收下布帆。海水已經捲流入船中了，於是有些水手不得不把海水潑回海中去。他們正在忙亂着的時候，風浪更大了，狂風恣意的到處攻擊，激起高高的怒濤來。船主也恐慌起來，他已無法發布命令，危險的重壓已不是人力所能制止的了。一切都在混亂的號叫着——人的狂喊，風的怒號，浪的嘩嘩，雷的轟轟。海水山似的高高湧起，似乎要上接於天，濺濕那白雲的衣袂。顏色是烏黑如墨，直似史底克斯河裏的水。有時，海浪砰的一聲散開了，白沫絲絲有

聲，良久不散。賽克斯的船如今是全憑海水的播弄，無法抵抗的了。有時，高高的被抬起，如在一座高山之上，下臨無底的深谷，有時，又深深的陷到下面，四面的浪尖似欲將船身吞入口中，船上的人仰望時，似從地獄之底仰望着天頂。船的四邊，被海水砰砰的攻打着，其力量之沈重有如巨石之攻城，又如猛獅之撲敵，一遇船身，被衝回去時，便更兇猛的重又衝來。天上的雨水又從雲端倒下；你將以為全個天空都將倒入海中，而大海也將直湧到天上。了。雨水海水，爭着湧入船中。天上半粒明星也不見，烏雲黑漆漆的遮蓋了一切，然而條的一掣，電光又從雲罅中射下，照見可怕的大海同那隻與海掙扎的孤舟。現在，船上的人已經昏亂了，正如守一座被攻的城，在勉力抵禦半已上城牆的敵人。技巧無所施，勇力也失其用。有的人哭了；有的人嚇得呆了；有的人跪下禱求上天；有的人却發狂了；有的人在想念兄弟父母；有的人在想念家中的子女；總之每個人都在想念留在岸上的親人。而賽克斯則在想念着亞克安妮；他的嘴唇裏止喚着亞克安妮；雖然他怕她孤寂，却深幸她

不會和他同來。他但願能再見他故鄉的陸岸一次，能將最後的眼光遠向他家中望着。但是現在他不知自己身在何許；海水滾沸，烏雲蔽天；夜色暗黑，完全辨認不出方向。現在，風更狂猛了，桅折了，舵碎了，而最後的一浪便如猛獸踏在牠的俘虜身上，嘻笑着一樣，直把這船捲入海底；隨着船而沈下的有大部分的水手，他們都葬在洪流之中，再不能見天日。但有幾個人仍能攀住斷板折桅，隨波浮沈。賽克斯則握住了一片斷木，他呼籲着他的岳父，他的父親，要他們來救他，但完全沒有效力。然而在他唇上喊得最多的還是他的妻亞克安妮的名字。他自知必死，一心只念着她，不斷的呼她的名字。他禱求海波能把他的屍體帶到她的面前，他禱求他的屍身能由她親愛的手埋葬。他仍能浮在水面，海波允許他開口的時候，他總不斷的呼喚着遠在本國酣睡着的他的亞克安妮，而當海水掩沒了他的唇時，他還是含糊的喚着她。一陣黑波打在他身上，他昏暈了，一失手便被捲在浪裏深埋在海底了。啓明星路西弗，這時昏暗的若有若無的現在天空，看見他孩子的滅亡，深深

嘆了一口氣，因為不能離開了他的星座，他使用濃雲遮蔽了他的臉。

這時，亞克安妮還不知她的丈夫已死，她一夜夜的屈指計算着，希望日子快些過去；她一會兒忙着編織他四時要穿的袍子，一會兒又忙着做她自己的衣服等他回時穿着迎接他；她還幻想着他回家時的情景，可憐他已是永久不能回家了。她虔敬的在諸神之前上香；尤特別在約諾的神座前拜禱着，為那個遠行的人拜禱着，殊不知他早已不復在人間了！她禱求她丈夫一路平安，她禱求他快些歸來，不要在外戀着別的婦人。她的許許多多的禱語，只有最後這一句是有靈驗的，因為他真的不曾戀着她以外的第二個婦人。

然而，後來，約諾不復能忍受這為已死的人禱求的禱詞了。她叫道：『依麗絲 (Lilith)，我的忠心的使者，快到睡眠的家裏，叫他送一個已死的賽克斯的樣子的幻象到亞克安妮那裏去，告訴她他的真實的運命。』約諾要避免悲哀的手常常同她的神壇接觸。於是依麗絲披上了千紅萬紫的袍子，走過天空，便在天空現出一條彎曲的弧形長虹。她到了

罩在深雲中的睡眠之王的宮中。這宮在克米里亞地方（Cimmerias）一座空山的深洞裏；日神愛坡羅的朝暉，午日與夕照，都射不到那裏，永遠瀰漫着雲氣，天色永遠是朦朧的黃昏。那裏沒有啼晨的雄雞；那裏沒有守夜的狗或鵝，在深寂中叫嚷着；那裏沒有野禽家畜的鳴聲；那裏沒有微風動葉簌簌的聲音；那裏沒有嘈嘈切切的人聲；那裏是沈默所居的地方。從洞底湧出一股里塞溪（Lethé）水流柔和的經過，淙淙微鳴，催人入睡。全宮沒有一座門，也沒有一個看守的衛士。睡眠自己躺在洞的中央，若醒若睡的休憩着。在他的四周，躺着各式各樣的空的夢形，模擬各式各樣的形狀，有許多是收穫的稻穗，有許多是樹上的綠葉，有許多是海邊的黃沙。女神進了洞時，她用手把當路的夢形撥開，全宮都爲她的光彩的紫紅色所照耀。於是睡眠王眼瞼重墜，一時張不開來，他的下頷，不絕的在胸前點碰着；他掙扎了許久，方才有精無神的靠着手腕，問她的來意。（因爲他認識她。）她答道：『睡眠，請你送一個形似賽克斯的夢，到王后亞克安妮那裏去；把他溺死的情形顯示

給她。這是約諾的吩咐。她說完了話便匆匆的離開了，因為她也不能忍受睡眠的勢力，她仍在天空現出一道輝煌的弧虹。

睡眠便從他的千子之中，喚醒了莫菲斯 (Morpheus)，他是一個善於模倣人形的。別的神沒有比他更精於表現模倣者的聲音笑貌的了。他的任務，單是擬人；其餘的則擬禽獸蟲魚不等。睡眠吩咐了莫菲斯之後，便又垂頭而睡。

莫菲斯鼓動着無聲的雙翼，飛過暗中，立刻到了特拉慶城。他脫下他的雙翼，幻成賽克斯的形容，和那個死者直無分別，赤裸裸的站在那個不幸的妻的床前。他的鬚鬚是濕淋淋的，水點一滴滴由他髮上落下。他眼淚汪汪的俯在她床上，說道：『唉，最不幸的妻呀，你還認識你的賽克斯麼？或者我的臉在死後已經變了吧？看着我！你會認識我的。然而你所見的，不過你丈夫的陰影而已。』亞克安妮，你的禱告都沒有用，我已經死了，你再不要天天望我回家了。狂風暴雨把我的船在愛琴海中打翻了。我的唇雖不斷的喚着你的名字，

却吸飽了海水。這不是虛夢，的確是我自己來告訴你的。你起床來，爲我舉哀，穿上喪服，不要讓我到地府去時沒有人哭我。』莫菲斯這樣的說着，聲音宛然像賽克斯的；他也似乎在真的哭，而且他的一舉一動也畢肖賽克斯。這不由得亞克安妮不信。她哀哭着，在睡夢中要握着他的臂，抱他在懷中，然而只抱了一個空。她高叫道：『等一等我！你那末匆急到那裏去？我要和你同去。』她爲自己的聲音所驚醒了。她睜開眼時，以爲他還在床前。她的侍女們爲她的叫聲所驚，攜燈進房。在燈光之下，她再也不見他的蹤影。她放聲大哭，搥胸扯衣，她來不及鬆髮，直把髮扯亂了。她的乳母問她爲何悲哭，她叫道：『亞克安妮已經沒有了，沒有了；她和她的賽克斯一同死去了。不要用廢話來慰藉我！他溺在海中，他死了！我看見他，我認識他，我伸出雙手要握住他時，他不見了。這不過是一個陰影，然而我清清楚楚的見到的他全身裸露，髮上還滴着水點。看那裏，在那個地方，他就站在那裏。』——她竭力的看，要看地上究竟有沒有足跡遺留着。『這正是我心裏所怕的事；我會再三的求

你不要航海而去。你是到死地去的。你如果和我同死，我倒也心滿意足了；因為那時我便可以和你同死，不至有一刻工夫和你相離了。但如今我却遠遠的離開我自己而死去了；我却遠遠的離開我自己而死在波濤之中了；那大海不溺死了我的身體，却溺死了我的靈魂。我如今要是還想活着，還想和悲哀開戰，那末，我的心對於我要比大海更殘酷了。但我將不再與悲苦掙扎，將不再離開你，我可憐的丈夫。現在，我要到你那裏去陪伴你了；即使不同葬在一處，至少墳碑上要將我們的名字聯在一處的；即使你的屍骨不同我的在一處，然而我仍是和你接觸着的，名字和名字。」她悲泣得不能再說了，只是哀號着，苦淚由心底湧出眼外。

天亮了，她由家裏走到海岸上，悲苦的去尋找她那天送他上船的那個地方；她立在那裏，說道：『這裏是他解纜的，這裏是他上船吻着我而去的；』她一一的回憶着前事，雙眼向海望着，在海波之上，隨浪上下的，她看見一個形似死體的東西。其初，她還不能決定

牠是什麼，後來，海浪把牠帶近了，顯然的看出牠乃是一具屍體。她不知這屍體是誰的，然而，因為牠是一具溺死的屍體，她便爲惡夢所動，對這個不知名的屍體哭叫道：『你這可憐的人，你的可憐的妻，如果你已有妻！』同時，屍體浮得更近了，她還看不清楚；後來，更近了，唉！現在是靠近岸邊了，她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牠了。這就是她的丈夫！她驚叫道：『這是他！』於是她扯着頭髮，裂着衣服，伸出她的顫抖的手，對無生氣的賽克斯叫道：『唉，最親愛的丈夫呀，你這樣的回到我這裏來麼？』她要縱身跳入海中；這是一件怪事，因為她不能沈入海中，她突然生出了雙翼，在水面上飛翔着，她變成了一隻鳥了。當她飛翔時，從她的嘴裏，還發出哀訴的悲鳴。她飛到沈默無生的屍體上，用新生的雙翼擁抱他，更用她的尖喙去吻他的冷脣。到底賽克斯感覺到了這個抱吻沒有，或者他的頭的似乎抬一抬起，不過是爲海波所推動，後人當然不能知道。但是他確確實實感覺到的。因爲最後，天神們憐恤他，也使他變爲一隻海鳥。他們倆雖然同遭這不幸的運命，然而他們倆的愛情似乎

還遺留着，他們倆雖披了羽毛，而相愛的心情却還如初。他們同住着，他們養育小鳥。冬季裏，亞克安妮坐在她浮泛水面的巢中七天，孵着小鳥。這時候，海水平靜無波；因為愛奧洛斯嚴防他的風，不讓牠們出去；他爲了他的外孫之故，使大海也能平靜了幾天。

潛水鳥

有幾個老人坐在海灘上閒談，海水平躺在太陽的金光下面，如燈前的一面大鏡；幾隻摸魚鳥，在這無涯的綠水上飛着，洒着，嬉戲着，有一個老人便讚嘆他們愛情的堅貞，因說起他們乃是賽克斯與亞克安妮變的；他們雖化爲異類，而兩心還是戀着不變。於是他們談起賽克斯夫婦的故事來，這故事我在上面剛剛提起過。海面上的風光似乎更顯得和

平可愛，海鵝羣游，似乎更覺得和穆親愛，彷彿有小愛神鼓動着一對小翼在牠們上面微笑翱翔着，這幾個老人枯井似的心裏也微微的觸動舊戀的回憶。在這個說故事者身旁的另一個老人，手指着前面海上一隻長頸的潛水鳥，說道：『那隻美脚的水鳥也是王家的後人變的，他的父親就是特洛哀王柏里安（Priam）他乃是赫克托（Hector）的哥哥；他如果不在早年遇到了奇異的厄運，他的聲名也將不下於赫克托。赫克托是希古巴（Hecuba）生的，愛薩考斯（Asaus 這是那隻水鳥的名字）是有角的河神格蘭尼考斯（Francus）的女兒愛里克西綠（Alexiroë）生的；柏里安和她祕密的生了此子，在伊達山的隱僻處長大。他不樂居於城市，不高興與特洛哀人交往，更憎恨那輝煌弘麗的宮室，所以他不到他父親那裏去，而住在人迹不到的山中。他止在山林中漫遊着，或聽流水琤琮，或看高山日出，或午日臥於松陰，或花朝逐夫蜂蝶；或深夜步月而歸，遠聞村犬高吠，或在曙光未現之時，上岩登嶺，沾得雙足上滿是清露與斷草。他的性情是這樣的孤高而

淡於榮利。

「他雖不求榮利，不樂與家中人交往，然而他的心却不能不為戀愛所動。戀愛是沒有一個人能夠將牠屏絕於心房之外的。他在山中浪遊着，有一天，他在水邊看見了河神克白林（Cebren）的女兒希絲柏麗亞（Hesperia）；那時，她正躺在她父親的河岸，鬆散着滿頭的金髮，在太陽光中曬乾。她那樣天然的丰姿，嬌憨的體態，雪白的肌膚，襯着綿芊的綠草，黃金的亂髮，立刻引起了他的情火。他慢慢向她走近。她在太陽光中輭怡怡的感受着無量的暖意，懶得抬起身來。她的眼凝注在靜貼於蔚藍的天空的一片絕薄的白雲，她的心似乎飛高了，飛高了，和白雲在一處遊戲。突然她聽見有輕輕的步聲向她走近。她的美幻的夢想如斷了線的風箏似的，立刻被狂風吹蕩去了。她突地翻身坐起，見是一個男子，隨即站起來，飛步的逃開了。愛薩考斯在她後面追趕。這更使她害怕。以後，她有好幾天不敢再在河岸上坐着，躺着。愛薩考斯第二天再去等待她，第三天再去等待她，都見不到

她的倩影，他隱在樹蔭裏伺候，如猛獸之等待他的犧牲，在她那天所坐的地方徘徊着，坐着，躺着。他這樣的從清晨曙光紅紅的照於河面上時等待起，直到了正午，太陽猛晒在他頭上，直到了太陽漸漸的西斜了，直到了夕陽紅紅的照於河面上，他還是不肯走開，而她終於沒有出現。直到了夜色朦朧的罩了大地，遠處林岡已經看不見時，他方才絕望而回。他忽忽如有所失，悵悵如有所念，一無牽掛的心，如今似乎被一線無形的情絲縛住了，刻刻被人扯牽着，感覺到不可說的痛楚。再過一天，他還是在那裏等候着。這時，太陽方升到天空，晨露還閃閃的在反映着日光，未曾消逝。他隱約的聽見在後面深林中，有幾個女郎的嬌脆的聲音。他心裏一動，連忙循聲而往。是的是他的女郎和她的姊妹們正在快樂的遊戲着。他放輕了脚步，慢慢的走近了。她的妹妹奧儂妮 (Oenone) 恰好抬起頭來，見了他，便叫道：「有人來了！」她們闐然的四散而逃。愛薩考斯又緊跟着希絲柏麗亞追去。她在前面逃着，如一隻受驚的母鹿爲黃狼所追，如一隻白色的天鵝，在鷺鷹的前面飛逃。愛

薩考斯緊追不捨，腳上如附了戀愛的飛翼，她奔逃不停，身上似生了懼恐的雙翼，她嬌喘不已，不擇地的奔去，足步漸漸的慢了，有些顫輓了。她不由自主的踏着了一條隱臥在草叢中的大蛇，牠彎曲了身體，在她足上狠狠的咬了一口，毒液便流入她的血管中。她撲的倒在地上，了她的脚步停止了，而她的生命也停止了。愛薩考斯跪在她屍體旁，雙手擁抱了她，叫道：「唉！我懊恨我，我懊恨我追着你！我們竟殺了你了，可憐的女郎，我們兩個：蛇給你致命的傷，而我給你受傷的原因！我比牠還有罪。但我將以死報你，在死後我將給你慰安。」他說時，便從一個高岩上投身海中。但特西斯(Tethys)可憐他的癡情，當他墜下時，和柔的接住了他，當他浮在水面時，羽毛已披在他身上了。他求死，然而他不得死。愛薩考斯因爲違反他的本心而生存着，心裏覺得很憤怒，他渴欲毀滅了他自己的身體。他現在肩上長着一對新翼，他反飛得高高的，再向海中投身而下；然而他的羽毛却使他輕輕的落在水面，一點也不受傷，而且也不沈溺。愛薩考斯益加憤急，便將身體鑽到水中去，定要

找一條死路，然而還是不得死。他的熱情使他身體消瘦了，他的雙腿伸長了，他的長頸更長了，他的頭距離身軀很遠。如今他仍在海中逗留著，仍然時時的鑽入水中求死，然而他仍然活著。他的父親柏里安不知道他已變為水鳥而活著，很悲傷他的運命。他為他的不幸的兒子建造一座空墳，墓上刻着他的名字。赫克托和他的許多兄弟都在墳前獻祭。」

幾個老人默默無聲的坐在海灘上，心裏隱透着淒涼，這時血紅的太陽已經半沈入水下，海面上一片的血光，照着那隻潛水鳥，牠還在不絕的鑽入水中。

依菲斯

克里底 (Crete) 的某鄉，住着平民李德斯 (Ligdus)，他身世不高，財產亦微，却因下面的一段故事而有名於時。他一生正直無欺，他的妻懷着孕快要生產時，他對她道：「有兩件事我要向上天禱求：第一，願你生產時絕無痛苦。第二，願你生的是男子。女兒往往有煩惱，且上天也不肯給她筋力。所以，如果你生出來的孩子是女兒時，你要把她弄死了。」

他這樣的說着，他們倆都不自禁的哭了。他的妻特麗西莎 (Telthusa) 求他不要這樣堅強的決定，但李德斯却是說一是一的人，堅執着他的主意，不肯變改。現在孩子快要出生了，正當午夜，她做了一個夢，夢見依奧 (Io) 站在她牀前，她身邊還有好些的神。她的前額有新月形的角，頭上戴着黃金色的麥環。這位女神對她說道：『特麗西莎，敬我的人，你不要自苦，不要服從你丈夫的命令。當你生下孩子時，不管是男是女，你一定要留養着。我會幫助一切請求我幫助的人。你一向很虔敬我，所以我特別要顯示於你。』她清清楚楚的聽見這位神說的話，四周的事物也看得異常明白，彷彿清醒時所見所聞。依奧說罷，便離開了房間。於是克里底婦人很高興的從牀上坐起來，伸出雙手，向天禱告，但願她的夢境成爲實事。

她的肚子漸漸的痛楚了，一個孩子生了出來，却是一個女孩子（她父親並不知道）。母親想要欺騙父親，便告訴下人說生的是男孩子。運氣湊得很好，知道這事的只有乳娘

一人。父親滿心喜悅，祭禱天神，將他祖父的名字來名這個孩子；他祖父的名字是依菲斯 (Iphis)。母親也很喜歡這個名字，因為牠可用於男人，也可用於女子。這個祕密嚴守不漏，父親始終不知道。這個女孩子穿着男孩子的衣服，全是男性的裝飾；她的面貌很美麗。

十三年過去了；於是她的父親爲她找到了一位媳婦；這個媳婦名依安蒂 (Antie)，是當地女郎中美名最著的一個，眼波流轉，金髮垂肩，見到的人無不豔稱她的可愛。這個人恰好是同年生的，容貌又同樣的秀美，她們又同從一師受學。因此，兩個女郎不知不覺的互愛着，心中各有所希求。但她們的愛並不是同樣的：依安蒂滿心以爲她所愛的是一個男子，她的將來的丈夫，他們到了時候一定要結婚的。至於依菲斯則雖愛着她，而並不希求這個愛情有什麼結果，因此，她愛她更爲深切——一個女郎狂熱的愛着別一個女郎。她常常自己悲泣着，嘆息着說道：『唉，我將得到什麼結果呢？我所有的一種愛情，真是沒有人聽見過的，一種奇異可怪的戀愛。如果上帝要救我，應該早就救了我；如果不願』

救我，而欲使我滅亡，也應該早點降下天災，使我早死。母牛不愛着母牛，牝馬也不愛着牝馬；公羊愛的是母羊，母鹿愛的是公鹿。禽鳥也是雌雄相匹，在整個動物世界裏，從沒有雌的愛上了雌的。我但願我不是一個女郎！我愛她真比一個真正的男子還要深。（然而她是懺然的，還以為這個戀愛是有結果的。）從前，克里底有一個女郎柏西妃（Pasiphaë）愛上了一隻公牛，她的慾望却能因機警達到●了。而我的慾望，則狄達洛斯（Daedalus）即使鼓着蠟翼再飛到克里底來，他能夠做什麼呢？用了他所有的精巧的技術，他能够使我由女郎而變為男子麼？他能把你變了性屬麼，依安蒂？

「不，依非斯，你心裏要有勇氣，要有決斷，要把這個無望的愚蠢的戀愛從心裏排遣開去。你生來便是一個女郎，你不要欺騙自己，更不可欺騙他人；你應該求正當的愛，取一個女郎所應愛的來愛着！你和她的愛是充滿了希望的；自然却奪去了你這希望，你也是一個女郎！沒有一個守護者阻止你投到她的懷中；沒有一個嫉妒的丈夫防備着你；又沒

有一個嚴刻的父親；而她自己也並不拒絕你的追求。然而你不能占有她，你更不能快樂，雖然你的愛情是一帆風順，是神與人所共許的。我所禱求的事，沒有一件被拒却；神們已給了我他們所能給的；我所希望的，我父親也希望着，且也是她自己，她父親所希望着的。但自然的意志，並不如此，自然的勢力比他們都偉大，竟使我陷於悲苦之境。唉！久持着的日期將到了，我的婚期已在眼前了，依安蒂不久便是我的了——然而並不是我的！我在水的中央，我却渴着。結婚的神約諾與希曼（Hymen）呀，你們爲什麼到這樣的一個結婚典禮裏來？這次結婚並不是一個男人要一個女郎爲妻，兩個都是女郎呢！』她這樣說着，心裏惶恐不已，她希望婚期快到，又惟恐婚期真個來到。其他一位女郎却盲然不知此事，心裏燃着同樣的熱情，止盼喜期快到。依菲斯的母親特麗西莎心裏也非常難過，她也怕的是婚期一到，她的女兒的真面目將被發現；她想盡了種種方法，使婚期延遲下去，先一次使女兒喬裝生病，下一次又假說她見到了不吉之兆，不應結婚。到後來，她的方法

已經用盡，再也不能推託下去了，最後挨延的婚期又已近在眼前，止賸得一天了。於是母親帶了女兒跪在神壇的前面，取下了結髮帶，解散了二人的頭髮，向神虔禱道：『依西絲 (Isis)，我求你幫助我們，醫治我們的奇痛極苦。女神，你從前曾幫助過我們，使我女得以生存人世，使我有以保存祕密至今，這都是你的力量，你的賞賜。現在，請你再可憐我們二人，用你的無所不能的力量，幫助我們。』她聲隨淚下的禱求着。女神似乎移動了，不是移動她的神壇，殿門震撼着，她的月形的角現着光明。母親心裏還不放懷，但見了這些好兆頭，也自高興。依菲斯跟着她母親出了廟門，她的步履似乎較前闊大有力了。她的臉似乎黑紅了一點，她的力氣似乎較前大了，她的頭髮較前縮短了。她有了女郎們所沒有的彌滿的精力。總之，從前的女郎，現在已一變而為男孩子了！現在向神壇燒香上祭去；現在可以放膽快樂，可以放膽預備結婚！他們在神壇前獻祭，還樹了一塊碑，上面寫道：『這些祭禮為一個男人依菲斯所獻，是他從前為女郎時所許下的。』清晨的太陽光照得大地

上輝輝煌煌的，委納絲，約諾，希曼聚會於結婚的祭火之前，孩子，依菲斯乃得到了他的依安蒂爲妻。

●她愛着一隻公牛，求一個因殺人逃出雅典的建築家狄達洛斯爲她設了一計。他造了一隻木的母牛，中空，外蒙母牛皮，將牠放在牧場上。柏西妃則藏在牛腹中。公牛來了，和她交合，還以爲牠是真的母牛。於是柏西妃生了一個兒子，即牛首人身的巨怪米諾托 (Minotaur)。見 *Apollodorus, the Library, III 4.*

奧儂妮與巴里斯

特洛哀王柏里安(Priam)生了一子；在生產的那一夜，王后希古巴(Hecuba)做了一個夢，預言者參詳這夢，說這孩子將使特洛哀滅亡。於是全宮都愁容結眉的；孩子柔弱無助的，躺在他的搖籃裏；柏里安却狠了心命侍從把這新生的孩子帶出宮外，拋到荒僻的伊達(Ida)山去。希古巴雙眼望着他被抱去，只無言的哭泣着。

這新生的孩子躺在伊達山五天五夜，夜間冷露落在他身上，白天太陽晒在他身上，却並不死去。帶他到山上的，牧羊人這時經過那裏，又去看他一下，見他正酣睡着，一如別的有幸福的孩子睡在柔軟的絲牀上一樣。牧羊人道：『上帝不願他死亡呢。』於是他復抱他起來，帶回家去撫養。孩子長大了時，壯健耐苦，雙頰紅潤，兩足輕捷，他的美貌和力量都沒有一個人能夠勝得過。當巴里斯 (Paris)，即這個孩子之名，看守着羊圈時沒有一隻兇狠的野狼敢在左近逗留；當他坐在火爐旁時，沒有一個強盜敢向這屋內生一毫覬覦之心。所以伊達山上的牧人們都歌詠他的能力和他所做的事業；他們稱他爲亞歷山大 (Alexandros) 即『助人者』之意。

他這樣的在山中牧羊，或坐在危岩上，或躺在綠蔭下，或斜倚在細草綿芊的河岸上。他的性情溫柔如處女。他又善於奏琴，聽者無不心醉，有人竟以爲是愛坡羅 (Apollo) 教導他的。有一次，他在河邊遇到了河神克白林 (Cebren) 的女兒奧儂尼 (Venone)，他驚

詫她的美貌，呆立在那裏不肯走開，他的牝羊，有好幾隻在那裏用角互相抵觸，他也忘記了如常的去叱止牠們了，他的狗立在他身邊，也呆呆的驚詫牠主人的變易常態。奧儂妮偶然擡起眼來，見有人在凝眸看她，不禁羞紅了臉，意欲避開。但巴里斯却走近了幾步，溫柔有禮的向她開談。她窺見巴里斯英媚可喜，便也有些動心，不復引避。他們倆同坐在河邊，談着不關緊要的話，彼此覺得很有趣，一刻挨過一刻，不忍卽別。河中流水琤琮，與他們倆的細語膩談相應和。直到晚霞把河水照得鮮妍無比，晚煙朦朧的罩着遠處時，奧儂妮方纔立起身來，說道：『啊，天色已晚，我不能再逗留在這裏了。』巴里斯呆立在那裏很久，目送她走入林中；她藏在樹後偷眸回望時，見他還呆呆的立在那裏目送着她。

他們天天的同坐在水邊閒談。巴里斯不能一天不見奧儂妮，奧儂妮也非天天到水邊來不可。水邊的斜岸上，坐慣了這一對情人，清澈的水面長映着這兩個美秀的情影。有一天，他們倆如常的坐在綠草上，巴里斯便對她傾洩他的戀愛，要求娶她爲妻。他伸過手

去，握住她的潔白如玉的手。奧儂妮心裏覺得很快樂；她擡起頭來望着巴里斯，並不發言，然而巴里斯在她盈盈的雙眼中，已看出了她的含情的凝盼，已看出了她的愉悅的允許。於是，他的雙手便摟抱了她的白頸，他的身體更貼近她一點坐着，他的紅唇便緊壓在她的紅唇上。奧儂妮微微的闔着雙眼，並不拒却。而清澈的水面上，便映着一對依貼在一處的影子。這時，晨露還晶瑩的凝在草葉上，啓明星還熠熠的挂在灰白的天空，曉風呼呼的一陣吹過去，把奧儂妮的長而秀美的頭髮，吹拂到巴里斯的肩臂上，牠似乎快樂的笑了一聲，又飛過去了。

於是巴里斯娶了奧儂妮，二人快快樂樂的住在伊達山上；女郎的心裏充滿了說不出的愉快；因為沒有人比巴里斯更勇敢，更溫和，更深於愛情的。她常常半倚在他的身上，他則撥弄琴絃，爲她奏幾曲最甜美的情歌。年光如飛的過去，快樂的年光更是流水似的容易不知不覺的度過。奧儂妮想不到一個大變化便將來到。

在特洛哀的對岸，隔着盈盈的一道海水，是山明水秀的希臘，在那裏有一位勇敢的名王辟洛斯 (Pelus)，正在大開宴會，宴請神與人，因為他在那天娶海王的女兒時蒂絲 (Thetis) 爲妻。亞靈辟斯 山的諸神，從修士 以下都來慶賀。止有位女神伊里斯 (Eris)，辟洛斯 與時蒂絲 不敢送請柬去請她，因為她是戰爭與妒忌的女兒，他們怕在歡宴時見到她的臉。她因此大怒，要設法報仇。正當衆神在靜聽愛坡羅 手撥金琴，和聲歌唱的時候，一隻金蘋果由空中落到了桌上。他們不知道這蘋果那裏來的，然而牠的美麗可愛，却引起了神們的欣羨。在這蘋果上刻着：『給最美麗的美人』幾個字。於是神后希拉 (Hera)，智慧的女神雅典娜，嬌媚的愛孚羅蒂 都立起身來要求取得這隻希有的金蘋果，也許她們所希求的不是金蘋果本身，而是那『最美麗的美人』的稱號。於是宴席上頓現着不歡的氣象，歌聲也戛然中止了。希拉 道：『神人無不敬重我，這隻金蘋果非我莫屬。』雅典娜 答道：『智慧與仁慈比權力更有價值，所以牠應該屬於我。』美麗的愛孚羅蒂 嬌

嫻的擡起身來，舉起她的白臂，勝利的微笑展於臉上，輕柔的說道：『我是戀愛與美麗的女兒，這隻金蘋果止有我才配有。』

她們這樣我一言，你一語的爭論着，修士也不便作左右袒，最後，他實在聽得不耐煩了，便站起來說道：『不要再鬧了。在伊達山的松林中，有人類中最美麗的男子巴里斯住在那裏；讓他做審判者，他將金蘋果給誰，這金蘋果便是誰的。』合爾米斯由宴席間站立起來，率領她們越山過海，直到巴里斯和奧儂妮同住的山坡上。

合爾米斯立在巴里斯之前，說道：『人類中最美麗的男子，不朽的天神中間起了一個爭端，希嫩與愛孚羅台蒂及雅西娜各要爭得那隻應判給最美麗的女神的金蘋果。當她們到來時，請你做審判者，解決此事，使修士的大廳中不再聞爭鬧之聲。』

奧儂妮這時坐在水邊，做着快樂與戀愛的夢，她在清瑩平靜的池水中，自照她的丰姿；自言自語道：『天神們是和善的；因為他們給與我比美貌更好的贈品，這就是巴里斯』

的戀愛，牠使我覺得天空更光耀，大地更明媚了。」於是巴里斯走來告訴她道：『看，奧儂妮，晶瑩的水的最親愛的孩子，修士命我爲他判決一件事。那邊神后希嫩和愛孚羅台蒂和雅西娜都來了，她們各要爭得應判給最美的一個的那隻金蘋果。你不要走開了，奧儂妮，前面有闊大的葡萄樹葉，會遮蔽我們夏天的睡眠，現在你且去藏在那裏，靜聽我的審斷，沒有一個人會見到你的。』

於是巴里斯坐在那裏等候宣判。希嫩對他說道：『我知道我是最美麗的女人，此外沒有人能比我更美貌更有威權的。你聽我的話，我將給你權力，使你建立豐功偉業，姓名永留在歌者的口裏。』但雅西娜又對他說道：『巴里斯，不要聽她的話。你的手腕是強壯的，你的心是高潔的；你的同輩之中，即今已讚頌你的好處了。除了權力與聲名之外，還有更好的東西，你如果肯聽我的話，我將給你智慧與能力；純潔的戀愛將是你的，當你住在地府時，你將永憶着當年快樂的時候。』

那時，巴里斯似乎聽見奧儂妮的聲音，聲音是這樣說：『智慧與正直比權力更好；把金蘋果給雅西娜吧。』但愛孚羅台蒂巧笑的望着他，向他走近來，姿態嬌媚無比。她的黑髮垂垂的觸到他的肩，她的手放在他的臂上，他覺到她玫瑰般紅的脣吻間的芬芳的呼吸，她對他低語道：『我不必對你說我的美，因為你大約會看出來的；但你如聽我的話，我將給你人類女子中最美麗的女子爲妻。』但巴里斯答道：『我不需要你的賜品，愛孚羅台蒂，因為人世間不會有比奧儂妮更美的女郎了。然而你誠然是不朽的女神中最秀美的；賜品當然是你的。』

於是他將金蘋果放在她的雪白的手掌中，當她的微笑浮在脣邊，浮在眼旁，驕勝的離開他時，他接觸了她的溫柔無比的手指，同時心裏透過了一陣微顫。但神后希拉和雅西娜卻惱怒的走開了；自此以後她們便和特洛哀人成了不解的仇敵。

於是巴里斯走到奧儂妮那裏，抱住了她的腰，說道：『當我把應給最美者的金蘋果

判給最美者時，你不曾看見希嫩的怒容麼？然而我何必顧慮到希嫩和雅西娜的惱怒呢？從愛孚羅台蒂唇上見到的一個微笑，比之她們所給的一生的賜福好得多了。但奧儂妮眉結不開的說道：『巴里斯，我願你說的是實話；但在我的眼中，雅西娜更要美，愛孚羅台蒂雖美而多矯作。』巴里斯更緊的抱她在臂間，頻頻的吻着她的灰白的面頰，並不答言。

以後，巴里斯到了特洛哀城，他的父母承認了他。他們歡歡喜喜的接受這樣英俊秀美的少年，渾忘了希古巴所做的惡夢。

他父親柏里安命他到斯巴達王麥尼洛斯那裏去。當上船的那一天，他不忍辭別奧儂妮，嗚咽的哭着，她也哭着，兩個人臉上都掛着兩行淚水，各戚戚無言；他的臂攬住她的頸，比葡萄藤糾纏榆樹還堅緊。他屢次托辭風勢不順，不肯即行，他的從者無不笑他，因為風原是順的！他最後硬了心腸上船，臨歧時節，他們倆不知吻了多少次，吻了又吻，吻了又

吻他的舌頭再也說不出『再會』二字來！和風吹飽了布帆，一排一排的槳擊着水面，蹙起美麗的白花。她的眼淚追送着去舟，直到看不見時還不肯回眸。沙上都沾濕了她的淚點。她跪下禱求他能速回。

自他去後，她淒苦的獨居於伊達山中；薩蒂爾 (Satyrs) 成羣的追蹤着她；法納斯 (Faunus) 雙角上纏着松葉的綠冠，也常常來誘引她。然而她總一心堅守着巴里斯。愛坡羅也愛上了她，可是她不爲金銀珠寶所動。他又教她醫術，她自此便精於治療一切病症，她知道什麼草能治什麼病，她知道什麼樹根有用處。只可惜戀愛無藥可治！因爲在這個時候，巴里斯儘逗留在斯巴達，沈醉於麥尼洛斯 海崙 (Helen) 的美色巧笑之中，不肯言歸。有一次，麥尼洛斯因事他出，吩咐海崙善待貴客。巴里斯趁這個機會，便拐了海崙和她的一切財寶，上船逃回特洛亞。（這當然得了愛孚羅台蒂的幫助。）

她天天盼望巴里斯歸來，天天站在海邊一塊巖石上凝望茫茫的大海。巴里斯居然

歸來了，她望見他的船徐徐入港時，她的心不禁撲撲的跳着，她的臉染着紅潮，她的緊繃着的雙眉放鬆了，她的脣邊雖欲矜持着不露笑容，卻不覺得微笑起來。但當她隱約的望見船頭有紅衫爛耀時；她突然的受了一驚：那件衣衫不是巴里斯的！船漸漸的近了，靠岸了，她看見那穿紅衫的竟是個女子，她的心如突然沈在千尋的深淵中，又如紅熱的鐵，突然投入冷水之中；她還清楚的看見那紅衫女郎，手勾着巴里斯的頸，頭伏在他的胸前。她再也站立不住了；雙頰爲熱淚所沾濕，立刻反身飛奔回依達山上去。

巴里斯和海崙快樂的同住在特洛哀城中，同時，被巴里斯所棄的奧儂妮卻在伊達山中悲戚着，被海崙所棄的麥尼洛斯卻在希臘全境，遍訪名王，高呼復仇。奧儂妮坐在河邊的草坡上，眼淚一滴滴的落在水中，有如雨點，水面不絕的起了漣漪；她嘆息的默想道：「唉，我的愛爲愛孚羅蒂劫去了，唉，巴里斯，巴里斯，難道全忘了你的話了？這裏是你的手臂常擁抱了我的；這裏是你的嘴脣常緊吻着我的。你還說道，大地上的生物沒有一個

比奧儂妮更美的！如今你卻全都忘記了！她見一株綠樹，便道：『這裏是我和巴里斯常坐着憩息的；』她見一片池邊的綠坡，又道：『這裏是我和巴里斯同躺着仰看天上的白雲的；』她看見密生的葡萄藤，又說道：『這裏是我和巴里斯常在夏天睡在那裏的，他的臂抱着我的頸，我的頭枕在他的臂上。』她不忍再想下去了。她看見許多樹皮上刻劃的她的名字，她便哽咽着，那是巴里斯刻的；更有一株植立在河邊的白楊樹，巴里斯在樹上刻了一行銘語，爲他們愛情的紀念，銘語說：『巴里斯生時如捐棄了他的奧儂妮，則桑托斯河水也將逆流。』她看了這銘語，更傷心不已，不禁哭叫道：『桑托斯，快流回去吧！你河流，快朝源頭流回去吧！巴里斯竟敢在他生時捐棄了他的奧儂妮了！』她坐下來，哭得不能成聲。

現在，希臘軍已經渡海而來了，海面上集着蟻隊似的希臘戰船。現在，希臘軍已經圍困特洛哀城了。特洛哀人被圍在城中，一步也不能出城。勇敢的戰士陸續的死亡。偉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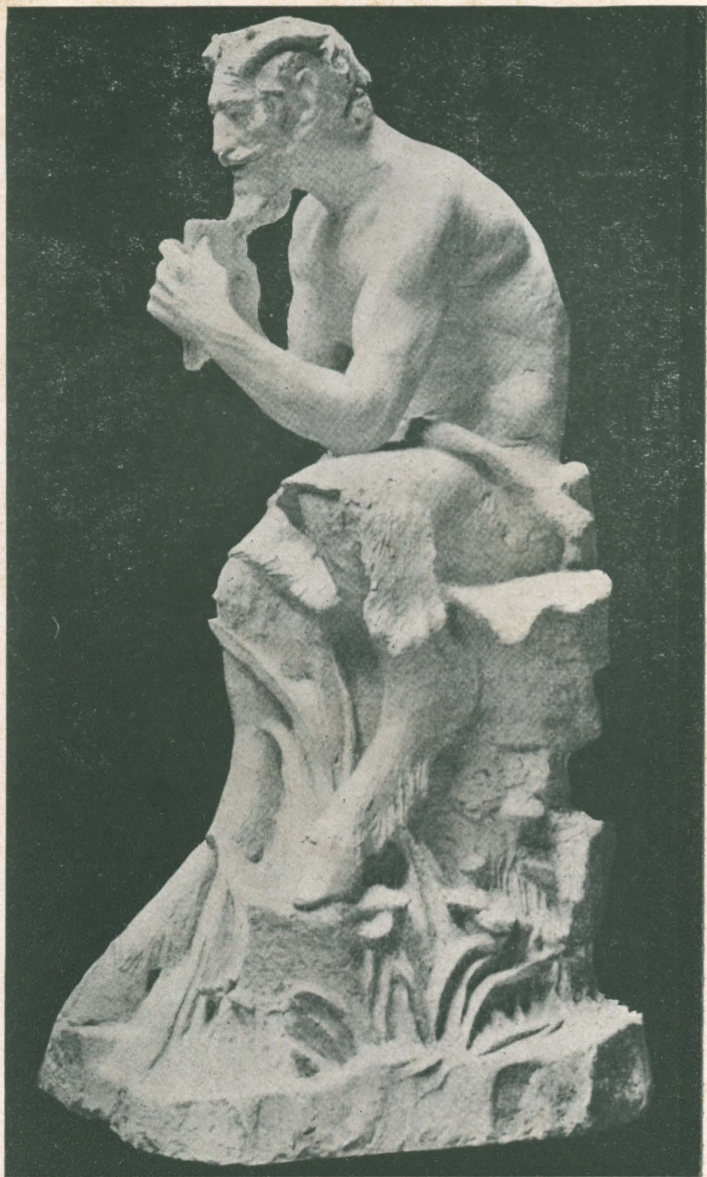
赫克托 (Hector) 戰死了，勇猛的沙甫東 (Sarpedon) 戰死了，英俊的米農 (Memnon) 戰死了，而巴里斯不復是從前的巴里斯了；他安於晏樂，日高始起，終日假倚在海崙身邊，他的矛和盾掛在牆上好久不用；杯中美酒，終日不空；他聽的是歌人高唱的戀愛故事，他聽的是海崙的嬌美的笑語聲。後來，他不得已而出戰了。這時，特洛哀城的末運已到，巴里斯便被赫克里斯 (Hercules) 的毒箭射傷。先此，有一個預言者說，巴里斯如果受了傷，止有奧儂妮能够治好他。巴里斯便命人將他抬到伊達山上奧儂妮住的地方。他的傷極重，臉色灰白，呼吸微細，中了赫克里斯的箭是沒有人能够保全性命的；然而奧儂妮卻是絕好的神醫，愛坡羅親手教的；她有上好的藥，能够治好這個傷。奧儂妮本想不見他，然而經不起他和抬他來的人的懇求，不得已便見了他。她如今心中咀嚼着十年來的失望與苦痛，對於巴里斯似乎只有憎恨而無戀感。她一見巴里斯的臉，便怫然變色，心裏沸騰着久積的鬱怒，渾忘了巴里斯已是傷重垂死的人。她如今記住的是他的忘恩負義，而忘了的是

他的綿綿情愛，巴里斯微弱的懇求她醫好他的箭傷；他說道：『請看我們倆的情好上，爲我治好了這個傷。』從人們也都說，據預言者說，這個傷非她不能治癒。奧儂妮別轉臉去，並不看他，對着牆說道：『快去，快去，我不會醫治箭傷，也沒有藥可以給你。至於從前的事，那是早已過去的了。』巴里斯還想懇求，而他的語聲已細若蚊鳴，他的甜言蜜語也都消失了，因此，更觸起奧儂妮的怒氣。她連聲的催促他們將他抬回城去。他們見她堅執不肯醫治，只得將他抬回。奧儂妮自巴里斯一去，她的心又充滿了舊情的回戀，渾忘了一切的憎恨。她懊悔拒絕了他，她怕他真的傷重而死，連忙帶了藥草，竭力奔到特洛哀城去。等到她追到了時，她看見巴里斯的屍身已經放在火葬堆上，正待舉火燒化了。奧儂妮發狂似的自槌其胸，連哭聲也發不出。她心裏有千萬種的怨苦，有千萬疊的悲哀，有千萬重的悔恨。她的身軀癱了，她失去了一切的知覺。等到她再行蘇醒時，火葬堆上火光熊熊，燒得正猛。奧儂妮便乘人不備，躡身跳入火中，躺在巴里斯身邊，和他一同燒化。『死』也許使她

和巴里斯在地府中重行和好，也許使她忘記了一切，結束了生前的一切悲歡苦樂。總之，她的死卻比她鬱鬱的生着實好得多。

潘與西冷克絲

在涼爽的亞克狄亞(Arcadia)的羣山中，有一位仙女，美名傳播遠近，她的同伴們名她爲西冷克絲(Syrinx)；她逃避了捷足的薩蒂爾的追求，她逃避了一切住在林中或山上的好色的男神們的追求。她崇敬狄愛娜，也和這位女神一樣，喜歡畋獵，堅守着貞潔的處女身。她的衣服裝飾也做狄愛娜的樣子，野神山精往往以爲她就是狄愛娜，不敢



走近她，其實狄愛娜執的是金弓，她執的却是木弓。那班粗魯的男子留心不到這些，就被她輕輕的瞞過了。

潘(Pan)看見了她，他知道她的真相，便向她走去。他頭上戴一頂松針做的冠，對她說着情語，她不肯聽他的話，向無人的曠野中奔逃，直奔到黃沙的拉東河邊；河流甚急，又無舟楫可渡，她不得不停住了足步；她向水中的仙女們禱求將她的體態變更了；潘以爲現在一定可以捉住西冷克絲了，然而他雙手抱過去時，所捉住的却不是仙女的身體，而是生在泥澤中的蘆葦。他深沈的嘆了一口氣，這一口氣吹動蘆葦，蕭蕭作響，彷彿如一個人在訴苦的聲音；潘喜歡這新的音樂，與和諧的聲調，說道：『我們倆之間將永存着這個樣子的談話；』自此長短不同的蘆葦用蠟膠合攏來時，便成了潘所常用的葦笛，這個葦笛仍存着這位仙女的名字，即名爲西冷克絲。

林達與希綠

希里斯奔 (Hellespont) 是一個分隔亞洲與歐洲的狹海；西斯托 (Sestos) 與亞比杜斯 (Abidos) 是相對立於海岸的兩個城；西斯托在歐洲岸上，是美麗的女郎希綠 (Hero) 的住所；亞比杜斯在亞洲的岸上，是美麗的少年林達 (Leander) 的住處。這兩位美貌的少年男女，雖隔了一個大海，却熱烈的戀愛着；他們倆都怕父母知道，所以林達

只好每夜游泳過希里斯奔海，到希綠那裏與她相會。到了天明，又游泳回來。

他們第一次相會時是這樣的。天色剛剛發黑，漫漫的薄霧籠罩了一切。林達由家中悄悄的出來，把一切的恐懼連了衣服一同除去，翻身跳入海中。明月掛在天空，爲他海程中和愛的同伴，牠用銀白色的淡光投射到海面，爲他赴密約的指導。他向月禱求道：『求你幫助我，光明的女神，求你燭照我達到這個幽期的愉快。我告訴你，我所追求的女郎，她自己也是一位女神。不必說她的性情溫柔，品格高潔，可列於天神班中，即她的美貌，也足以和委納絲同你相比而無愧；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話，你可以自己看。正如你的銀白色的清光，照得羣星都闌淡無色一樣，她的美貌也足以使別的美人闌然無色。』他一邊不息的游泳着，海波爛爛的反映着月光；夜間靜悄悄的，光明如晝，却不聞一點人聲。他的手臂一前一後的擊着水，柔爽的海波在他身邊滑流過去。止有摸魚鳥獨自叫着，似乎呼喚她的賽克斯（Ceyx）。他的手臂痠疲了，幾乎不能再舉了，抬起頭來，看見遠處有一星燈光

在熠熠的發亮，那是希綠所住的塔上發出的信號與路標。他的力量又回復過來；戀愛，在他胸中溫熱着，使他不覺到海水的寒冷。他漸漸的·近岸了，漸漸的與要見的人兒相近了，他心裏快樂，游泳得更爲着力。他已看見希綠在那裏等候着他了；他伸出手來招呼她；她急急的走近水邊，要不是她的乳母牽住了她，她幾乎不自覺的走入水中了。他上了岸，她雙手抱了他，他們倆甜蜜的互吻不已。這甜蜜的吻真是值得渡海去求取的。她由肩上脫下外衣來，代他披在裸露的身上，還代他絞乾了沾溼的頭髮。那一夜，他們惟苦時間短促，只覺得一分一秒都是可貴的，不應浪費的，他們的歡情，惟有黑夜，明月，高塔，與他們自己知道。現在，黑夜已經將盡了，啓明星閃閃的現在天空，明月西沈，東方微白，又間着微紅。他們急急的吻了又吻，緊緊的互抱着，止埋怨夜間太短。討厭的老乳母頻頻的催促着，他們却總是互抱不釋，密接的唇吻不忍離開。最後，他正好離開了高塔，回到海邊，哭着相別後，他又躡身跳入水中。他在水中還頻頻回顧她，她也立在那裏凝眸不移的看着他。他來時

似乎是一個絕好的游泳家，精力充足，克勝大海，回時却似是一個船破被溺，在海中掙命的
的不幸旅客；他來時，路途似是平坦的大道，回時，却一步步都像崇山峻嶺，不易登陟。他怨
恨大海隔絕了他們；他們兩意相聯，兩身却爲一片海水所分；他們的心是一個，他們的身
却分住在兩地。假使他能住到西斯托去，或她能住到亞比杜斯來，那不是天從人願麼？然
而天偏不肯從人願！

他們這樣的夜夜相會，林達將那一片大海看得如尋常的平地一般了。然而有一次，
海中却起了大風，一連七天七夜不止，浪高如山，驚濤怒號，遠不是往日之細浪輕跳，水波
微蕩的樣子；林達因此被阻，有七夜不能去赴約；希綠的火炬每夜照在洶湧的海面上，却
不見有林達的蹤跡。希綠獨居孤塔，夜夜等候她的情人；她覺得每一夜比一年還長久。她
覺得身邊冰冷冷的，虛空空的。她常常和她的老乳母閒談，怪他爲何不來，然而回望塔外
白沫飛濺的怒海，與虎虎的飛鳴而過的狂風，又覺得憎厭他們不已。有幾次，她見海波略

平，風浪漸息，以爲這一夜他一定會來的了，等了一夜，却又不曾來。她疑心他不想來了！她的淚點不禁落滿了雙頰。

她在沙灘上，尋找他的足跡，彷彿黃沙是會留住足跡的；她常常吻着他出了海波之後，她代他披上身的那件衣服。白日過去了，她所盼望着的黑夜又帶滿天星斗而來臨了；她到塔頂上燃起了火炬，爲他游泳的目標。她坐在塔內，不耐的等着。她心無他思，思的是林達，無他念，念的是林達。『乳母，你以爲我的情人現在已經離開他的家沒有？或者，他們拘管得太緊密了，使他不能出門？你想，他現在已經脫去了衣服，正用柔膏塗抹身體，以便入海了麼？』老乳母總對她不住的點頭，並不是對於一句句話她都贊同，乃是她自己經入睡了，她的白髮蕭蕭的頭顱正在不自禁的點着。希婭見了這個樣子，也不禁失笑了。隔了一會，她又自念道：『現在，他一定在游泳着了，他的雙臂一定在分水而來了。』她時時向窗外凝望着，時時禱求大海給他以順利的行程。有時，她聽見什麼響動，便以爲是他

行近來了，連忙要趕出去迎接他，然而外面是無邊的黑暗，一點影子也不見。這樣，夜間過去大半了，她也不覺倦極而沈沈的睡去；她彷彿和他同睡，她似乎見他上了岸，見他用濕淋淋的雙臂抱着她的頸，她自己則照常把衣服披在他身上。他們熱烈的互抱着，正當異常纏綿時，這個虛幻短促的愉快却和他的影子一同離開了她。

有一夜，海水似乎更平靜，海浪在塔下輕輕的動蕩着；她高高興興的以爲他必來，然而這一夜又空過了。她不禁起了疑心，她不知他爲何將這一個絕好的機會錯過了。爲何從前不怕海浪，而今却這樣的怕起來？她記得，他初次來時，海水也不比現在平靜。她還不怕風浪阻止了他，她怕的是他的愛情將如風濤似的變更了。她怕他有了新的情人，因而拋棄了她；她怕有別一個女郎的手臂抱住了他的項頸。她想到這裏，心裏起了一陣妒火，似乎真有一個情敵在前面，她咬緊了牙齒，深嘆了一口氣，說道：『他如果有了別人，我還不如死好！』

林達的焦急也不下於她；他夜夜坐在海邊崖石上等候着；他縐着眉尖，凝望着消失在黑暗中的對岸。他的心已飛到對面去了，而他的身却半步也不能移動。他的眼似乎看見燃在她塔頂上的火炬。好幾次他已將身上衣服脫下放在沙灘，預備跳入海水，一個大浪，濺得他滿身是水花，牠的力量似乎比巨岩還重，他又驚怯的退後了。

他這樣的等過了七天七夜，海波還未平伏，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他請了一位勇敢的水手，送了一封信給希綠，告訴她無論如何，這一夜一定要來的。他在信上說道：『即使海水過幾夜還是洶湧着，我也要泳過海來的。或者我能夠平安的到了你那裏，不然則死將是我的焦急的熱情的結局。即使我不幸被溺於海中，我還願我能夠被海浪送到你的眼前。你將哭着，將以你的手臂擁抱我的無生氣的屍身，說道：「是我使他死的。」我但願海水能夠平靜了一會，等我游泳到彼岸時，然後隨牠如何怒號都可以。請你將火炬燃起來，等着我，讓我這封信代替了我自己，和你同度過這一夜；我一定在最短的時間內到你

那裏去。」

希綠回了一封信給他，希望他來，又怕他爲風波所苦，她說道：「我寫着這封回信時，燈花拍拍的爆跳着，給我一個好兆頭，看我的乳母斟了一杯酒，向燈頭上倒了一點，說道：『明天更要倒多些！』於是她將酒喝乾了，你不要怕，委納絲會保祐你的……然而我每回頭望着高聳如山的浪頭時，我心裏便覺得一陣冷顫。昨夜，天色將明時，我看見一隻海豚爲風波所苦，被拋到沙上，死去了。我很害怕，我但願你能夠平平安安的前來，你要小心，你如果不爲你自己顧恤，也要爲你的所愛的人想想。如果你有什麼變故，她也將跟隨着你的。」

這一夜，在旁晚的時候，風浪似乎平靜些，海面上只有小白沫玩皮的跳躍着，大浪也平勻的起伏着，如熟睡的嬰兒的胸部。岸邊的樹枝也祇微微顫動着。林達很高興的躡身跳入海水，雙臂不住的划着。每當雙臂疲倦時，她便自己鼓勵着道：『你們的辛苦不是沒

有報酬的；不久我便將我愛人的白頸給你們擁抱着了。」他這樣的勇敢的游泳着，天空破絮似的黑雲中，似乎有明月的黃光透出。遠遠的已可看見希綠塔上所燃的火炬在熠熠的放光。希綠在等待着他呢！然而過了中途之後，風漸漸的猛烈了，天上烏雲也密合了；塔上的火光搖蕩不定；浪高如山，一會兒抬他到峰尖，一會兒送他到谷底，他沒有力量了，雙臂不能自主了。然而他還是勇敢的向前游泳着，雖然一個巨浪衝過來，又把他打退了數丈。他看見火炬還是熠熠的放着光。他以這一星光明爲標的，不止的用力泳着。似乎這一星光明漸漸的近了。忽而又是一陣大風把浪頭鼓得更高了，他似乎又被浪蕩退了許多路。又是一陣虎虎的大風，塔上的火炬似乎倏的被吹熄了。他如今一點方向也辨認不出了，不能進也不能退。他口中祇喚着：「希綠，希綠！」最後，他的雙臂痠疲得不能再舉了，一個大浪向他蓋過去，他就被裹在海水中，他的頭似乎枕在涼柔的枕上，他的身體似乎躺在冰軟的墊上。他失去了知覺。他真的如他信上所說，以死終結他熱烈的愛情了。

希綠在她塔上守了通夜，不曾合眼。乳母也伴着她不敢去睡。她比往夜更焦切，她跪在委納絲的神像之前，禱求她保祐林達平安無事，禱求她使海波平靜無浪。然而已過了往常應來之時，林達還不來，已過了午夜，林達還不來；而海上風濤一刻刻的更兇猛了，澎湃的聲音如山崩海倒。她心裏不禁起了一個不祥的預警。她怨恨自己不曾阻止了他，但她願他不曾入海，她但願有什麼人將他拘伴住了，使他失約不來！不知什麼時候塔上的火炬已被風吹熄了。她欲再將牠燃着時，天色已將發白了。隨了曙色而來的是一個恬靜的海。她以憔悴疲倦的雙眼凝望着海面，即在塔下，有一個美形的屍體，那是她的林達！她踴身一跳入海，似乎要去擁抱他。這時，老乳母不能再候，已經沈沈的垂頭而睡了，沒有人再牽住她。她便和她的林達在柔和的綠墊之上同眠。

此
页
空
白

根據與參攷

一 大熊小熊

本篇根據 Ovid: *Metamorphoses*, II, 421 行以下。

二 麗達與鵝

本篇參考下列各書：(1) Apollodorus, *The Library*, I, VIII, 7 在那裏作者以麗達爲 *Thetis* 和

Eurythemis 生的女兒。Pausanias III, 13. 8 也和他的敘述相同。但像本文這樣敘述，似乎更有詩意。

(II) Apollodorus, The Library III. X. 其原文如下：

「但修士 (Zeus) 變了一隻鵝與麗達交合，同夜，達洛斯又和她交合。她爲修士生了波魯克斯與海倫；爲達洛斯生了卡斯托與克麗媼。尼絲特拉。但有的人說，海倫乃是尼美西絲 (Demeter) 與修士的女兒，因爲她逃避了修士的擁抱，變成了一隻鵝，但修士也便變成了一隻鵝，因此，遂與她交合；她生了一蛋，爲她們戀愛的結果。有某牧人在叢林中得到此蛋，帶去送給麗達。她將這蛋放在箱中保存着。當時候到了，海倫便孵化出來，麗達將她作爲己女，撫養成人。」

(III) Euripides: Helen, 16 以下。

(IV) Lucian: Confabulations of the Deities, XX, 14.

(V) Hyginus: Fables, 77.

三 歐綠巴與牛

本篇根據 Ovid: Metamorphoses, II, 833 行以下，又參考下列各書：

(1) Apollodorus, The Library, II, 1, 1 其原文如下：

「修士愛上了她，變成了一隻驢牛使她騎在他背上，帶她過海而至克里底。在那裏修士和她同睡——歐綠巴不見了之後，她父親 Agenor 命諸子出去尋找她，且告訴他們，如不得歐綠巴則不必歸來。」

(一) Moschus II, 77 以下。

(二) Lucian, Confabulations of the Marine Deities.

(三) Ovid On the Syrian Goddess 4.

(四) Ovid 603 以下。

(五) Hyginus Fasti Fab, 178.

四 愛坡羅與婊芬

本篇根據 Ovid: Metamorphoses, I, 453 行以下。又參考：

Pausanias: Description of Greece, VIII, 20 1-4 其原文如下：

「拉東(Ladon)的水是希臘河水中最美麗的，且也以婊芬的傳說著名……這個劉克浦斯(Leucippus)與婊芬生了愛，對於她公開求婚是不成功的，因為她拒却一切的男人；於是他想出了下面的方法。他爲了阿爾菲斯河(Alpheus)留長了頭髮；(註)他將髮如女郎似的辮起來，穿上女郎的衣服，到婊芬那裏，告訴她說，他是奧諾莫斯」

(Cenoneus) 的女兒，很願意和她同獵。因此，她便當他是一個女郎，比別的女郎身分高，又精於打獵，又忠心於她，於是他誘引健芬進於熱烈的友誼。那些歌唱愛坡羅與健芬的戀愛的人還加上說，愛坡羅妒忌着劉克浦斯戀愛的成功；有一次健芬和別的女郎們要在拉東河中游泳，便剝去了不願脫衣的劉克浦斯的衣服，她們見他不是一個女郎，便用標鎗與短刀殺死了他。那故事這樣說。』

(註) 希臘古代的人，往往要留長頭髮，髮長後，乃爲河神割去，投入河中。髮與河的關係，不僅希臘一地爲然，奧大利亞土人見河水低淺時，也常投以人髮，以爲可以使乾淺的河水漲高。見 J. G. Frazer 的 Pausanias 的註釋第四冊 pp. 332-393 (viii 41.3 note)

五 玉簪花

本篇根據 Ovid: Metamorphoses, X, 162 以下，又參考下列各書：

- (一) Lucian: Confabulations of the Deities, XIV, 本文即依據于此二書。
- (二) Nicander, Ther, 910 以下。
- (三) Pausanias, iii, 19.4 以下。
- (四) Philostratus, Imag, i, 23(24)

(五) Apollodorus, *The Library*, I, III, 3.

六 向日葵

本篇根據 Ovid: *Metamorphoses*, IV, 169 行以下。

七 安特美恩的美夢

本篇參考左列各書：(一) Apollodorus, *The Library*, I, VII, 5 其原文如下：

『卡麗絲 (Calyce) 和 愛士柳斯 (Aethlius) 生有一個兒子 安特美恩，他率領了 愛奧林人 (Aeolians) 出了 底薩萊 而建立了 依里士 (Elys) 但有的人說，他乃是 修士 的兒子，他美貌無雙，月亮便和他發生了戀愛，修士 允許他選擇一件他所欲的願望，而他選了永眠，永久不老的睡着。』

(二) Apollonius Rhodius *Argon*, IV, 57 以下。

(三) Pausanias, V, 14 其原文如下：

『他們說，月亮愛上了 安特美恩，他和這位女神共生了五十個女神，有的人則說，這話大約比較可靠，安特美恩 娶了一個妻，生了 Paean, Epeus, Aetolus 和一個女兒 Eurytyda ……依里士人 (Eleans) 指出 安特美恩

的墓，而 Hercules 人則說他是到了拉特莫斯山上去了……而在拉特莫斯山上，有一座安特美恩的廟宇。】

(四) Hyginus, Fab. 271.

(五) Mythographi Graeci, ed. Westermann, pp. 319 以下，又 324.

八 烏鴉與柯綠妮絲

本篇根據 Ovid: Metamorphoses, II, 534 行以下，又參考下列各書：

(一) Pindar, Pyth. iii. (14)K¹.

(二) Pausanias, ii. 26.6.

(三) Hyginus, Fab. 202.

(四) id. Astronom ii 40.

(五) Antoninus Liberalis, Transform, 20.

(六) Apollodorus, The Library, III, X. 3.

九 愛神的愛

本篇須有左列的說明：

邱比特與蒲賽克的故事，在希臘羅馬神話中可算是最後的一則，但又是最美麗的一則。這個故事第一次見于羅馬作家亞樸里斯 (Apuleius) 的金驢 (Golden Ass) 中。亞樸里斯在那裏說，魯賽斯 (Lucius) 變了驢，一次爲強盜劫了去。一位美婦人亦同時被掠，她悲感得幾不欲生，代強盜看管她的老嫗，便爲她敘述這段邱比特與蒲賽克的戀愛故事來娛悅她。魯賽斯站在附近，雖已變了驢子，聽見這美麗的故事却不能不有動于中，『可惜沒有筆墨把他記載下來。』

金驢的英譯本，出版于一五六六年，是 Adington 譯的；現有重印本，在 Loeb Library 中。本文完全根據金驢而略有刪節；但所刪節者皆無關緊要處。原文的美麗經了幾次翻譯，當然失去不少，然西子雖改了裝，其嬌豔似乎仍不稍減。蒲賽克照英文讀法，應譯賽契，茲係依原文讀法。

蒲賽克的故事不僅爲詩人，畫家所喜用的題材，即神話研究者，民間故事研究者，也皆取爲極重要的研究材料。Rohde 的有名著作蒲賽克即以此故事爲題材者，A. Lang 在他的習俗與神話裏，也引用到牠。

這故事雖第一次爲亞樸里斯所述，然可信其來源必甚古遠，或是當年民間流傳的一種傳說，其中印下了不少古還的初民時代的痕跡。最重要的有四點：(一)神祕的丈夫；(二)禁止的特權；(三)不可能的工作；(四)助人的禽獸。(一)神祕的丈夫，最普通的典型，見于美人與怪獸一則故事裏。那故事說，一個美人嫁給一個怪獸，最後却發現這怪獸乃係一位被巫術所幻變的王子。我們由蒲賽克姊姊們的暗示裏，可知這篇故事裏原來必含有這個元素，

至少這個元素是述說這個故事者所知道的。但就希臘的故事而論，邱比特的隱形是別有更自然的原因的，就是怕給他母親委納絲知道了。

(二) 在許多禁止的特權的典型故事裏，新娘大都是被禁止不許見她丈夫的面或問他的姓名；有時，當新娘屬于一個比新郎高貴的種族時，（譬如一個仙女）丈夫便有一個時期不能見到她，或不能見她在未披衣服時，或不能在她面前說出某一個特殊的字或名，或對她說責罵的話。本文燈油沾身的一節變故，在日之東與月之西幾乎完全覆述出，在那裏，丈夫在白日是一頭白熊，到晚間才復原形。這種「禁止」似乎是包括一部分道德的教訓與忠心的試驗。這種「禁止」在我們看來似乎頗可怪，其實他們乃表現當初流行的一種風俗的。古代斯巴達的新郎，有一個時期，除了偷偷的做着之外，是不許見他的妻的。這種風俗如今仍存在于野蠻民族中。在非洲的幾個地方，新郎常不許見他的新娘，或不許在白日見她；同樣的禁忌也仍存在于印度、美洲，以及別的地方。

(三) 不可能的工作也是民間故事中最常遇見的題材。提絲與約遜至湯的托 (Tom Tit Tot) 都有這種元素；而這種元素却是歷代以來永不失敗的動人的故事關節。在博賽克所做的工作裏，每一件都可成一個有趣的研究題目。她被警告不能飲食地獄中的酒肉，也是故事中常見的；最著名的例子，我們在西萊絲的故事裏便可遇到。

(四) 動物幫助蒲賽克完成她的不可能的工作的關節，也是童話中最常遇到的。在印度尤多，有些學者便以

爲這是佛教的影響。然此說却不能成立，因此種情節，不惟發生在佛教之前，且亦發生在「佛」力未及之區。這種典型的故事，乃屬于人類與動物世界還密切的關連着的時候，那時的世界是渾一的，聯合在一處，禽，獸，草，木都是人的朋友。

本文中還有好些小元素也可在他處見到的，如兩位妒忌的姊妹，便使我們想起了辛特里婭 (Cinderella)，磨折蒲賽克的委納絲，便使我們想起了許多故事中兇惡的繼母與主人。這一切都是民間故事所必要遇到的元素。

十 巨人的愛

本篇根據 Ovid, *Metamorphoses*, XIII, 735 以下。又參考下列各書：

(一) Lucian, *Confabulations of the Marine Deities*, I. 在那裏，作者敘說格媞蒂亞向她姊妹杜麗絲 (Doris) 誇耀賽克洛甫之愛她，杜麗絲則力詆他的醜形。據註釋者說，杜麗絲之嫉妒她的姊妹，不因賽克洛甫愛她，而因她有人愛着；格媞蒂亞也不是真愛賽克洛甫，乃是誇耀有人傾倒于她。

(二) 在抒情詩人 *Bacchylides* 的一篇殘詩裏，他說，格媞蒂亞並不常常對賽克洛甫那末冷淡，遷逃，她會同他生一子，名格拉托斯 (Galatus)。

(三) Theocritus, *Idyll*, XI 2). 他也和 Ovid 一樣，寫的是賽克洛甫被格媞蒂亞拒絕的事。

(四)關於賽克洛甫被優萊賽斯取去了他的獨眼事見 *Homer, Odyssey, IX.*

十一 史克婁與騷西

本篇根據 *Ovid, Metamorphoses, XIII. 898 以下; XIV. 1 以下。*

關於史克婁擷取優萊賽斯同伴事可參閱：(一) *Homer, Odyssey, XII 73 以下* (二) *Apollodorus, Epitome, VII. 20 (三) Hyginus, Fab-121, 199.*

十二 騷西與辟考斯

本篇根據 *Ovid, Metamorphoses, XIV. 320 以下。*

十三 象牙女郎

本篇根據 *Ovid 變形記 (Metamorphoses) 第十卷第二百三十八行至第二百九十七行。*

十四 美婁與其父

本篇根據 *Ovid 變形記第十卷第二百九十八行至第五百十八行*。又參考下列各書：

(1) Plutarch, Parallela, 22.

(11) Antoninus Liberis, Transform, 34

(12) Apollodorus, The Library, IV, XIV, 4 其原文如下:

『Panyasis 說他(Cingras) 是敘利亞王 Thias 之子，生有一女 Smyrae。因爲她不崇敬愛孚羅古蒂，她發了怒之故，這個 Smyrae 竟對於她父親生了戀愛，得了她乳母之助，她和她父親同床了十二夜，不爲他所知。但當他知道了這事時，他拔出刀來，追逐着她。她將被迫上時，向神祇禱告，要求不爲他所見；於是神祇們哀憐她，把她變爲一樹，這樹他們稱之爲 Smyrae。』

(13) Hyginus, Fab. 58 164

十五 亞杜尼斯之死

本篇根據 Ovid 的變形記第十卷第五百十九行至七百三十九行。又參考下列各書：

(1) Apollodorus, The Library, III, XIV, 4 其原文如下：

『亞杜尼斯還是一個孩子時，因觸犯了奧底美絲(Artemis) 在打獵時爲一隻野豬所傷而死……亞杜尼斯還是一個嬰孩時，便已異常美貌，愛孚羅古蒂把他藏在一箱中，不爲衆神所知，把他托給卜賽芳。但當卜賽芳見到他時

却不肯將他給還了。這件案子在修士面前審判，他將一年分爲三份，他命令說，亞杜尼斯在一年中，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有一部分是卜賽芳的，其餘的部分是愛孚羅古蒂的。然而亞杜尼斯將他的一份也給了愛孚羅古蒂。他後來在一次打獵中爲野豬所傷而死。』

(一) Hyginus, *Astronom.*, II. 6.

(二) Plutarch, *Parallela*, 22.

(三) Antoninus *Liberalis*, *Transform.* 34.

(四) Hyginus, *Fab.* 58, 164.

(五) Bion: *Idyl*, I.

十六 歌者奧菲斯

本文根據 Ovid, *Metamorphoses* X. 3 以下及 *Gluck* 的歌劇，又參考下列各書：

(一) Apollodorus, *The Library* I, iii. 2 以下，其原文如下：

『奧菲斯學習音樂，他的歌聲能夠感動岩石和樹木。當他的妻中蛇毒而死時，他走下地獄，要帶她復回人世，求柏魯托許她復生。柏魯托允許他將她帶去，不過奧菲斯在未到他自己家中之前，不可回頭望她。但他不聽這話，回頭

一望他的妻；於是她又回地府去了。』

(二) Pausanias, ix. 30 其原文如下。

『別的人說，他妻死在他之前，爲了她之故，他到 Aornum 那裏去……他想，優麗狄絲的靈魂跟着他，但他回頭一望時，她却失去了，於是他乃因悲哀而自盡。』

(三) Conon, Narrat, 45.

(四) Virgil, Georg, iv. 451 以下。

(五) Hyginus, Fab. 161.

十七 白比麗絲泉

本文根據 Ovid, 變形記第九卷第四百五十四行至六百六十五行。

十八 仙女波莫娜

本文根據 Ovid, Metamorphoses, XIV. 623 以下。

十九 那克西斯

本文根據 Ovid, *Metamorphoses*, III. 339 行以下。

二十 柏綠克麗絲的標槍

本文根據 Ovid 的變形記第七卷第六百八十五行至八百六十五行，並採取 Oen 的神與英雄的故事，而略有增損。又參考下列各書：

(一) Apollodorus, *The Library*, III, xv. I. 其原文如下：

「柏綠克麗絲嫁給了西發洛斯，Deion 的兒子。柏綠克麗絲爲一頂金冠所誘惑，引了 Pteleon 到她床上去，這事被西發洛斯所偵知，她便逃到 Minos 那裏去。但他和她發生了戀愛，要想與她好合…… Minos 有一隻快狗和一桿飛出必中的 dart，他把這些東西給了她。柏綠克麗絲乃肯和他同床……但以後，她懼怕 Minos 的妻，便到雅典去，與西發洛斯復和，她常和他同去打獵，因她本喜此戲。正當她在密林中追獵野獸時，西發洛斯不知她在那裏，飛的一標槍，正中在柏綠克麗絲身上而殺死了她。」

(11) Antoninus Liberalis, *Transform*, 41.

(11) J. Tzetzos, *Chiliades*, i. 542B-C.

(12) Hyginus, *Fab.* 189.

二十一 賽克斯與亞克安娜

本文根據 Ovid, *Metamorphosee*, XI. 270 以下，又參考下列各書：

(一) Apollodorus, *The Library*, I, VII, 4 其原文如左：

『亞克安娜嫁了路西弗的兒子賽克斯，他們倆爲了他們的虛榮心而滅亡；因爲他說他的妻是希妲，而她說她的夫是修士，修士便將他們變爲鳥類；他將她變爲摸魚鳥 (Aleyon) 將他變爲海鵝 (Ceyx) 』

(二) Hyginus, *Fab.* 65.

(三) Lucian, *Haleyen*, I.

(四) Aristophanes, *Birds* 250 的註釋。

二十二 潛水鳥

本文根據 Ovid, *Metamorphosee*, XI 749 以下，又參考下列各書：

(一) Apollodorus, *The Library*, III xii 5 其原文如下：

『柏里安卽了王位，先娶米洛甫斯 (Merops) 的女兒亞麗絲白 (Arisbe) 爲妻，生了一子愛薩考斯，他娶了克

白林的女兒愛絲特綠甫 (Asterope) 爲妻。當她死時，他悲感不已，遂變成一隻鳥。』

(二) Servius, on Virgil, Aen. iv. 255 v 128

二十三 依菲斯

本文根據 Ovid, Metamorphoses, IX, 665 以下。

二十四 奧儂妮與巴里斯

本文參考左列各書：(一) Apollodorus, The Library, III, XII 其原文如下：

『現在赫克托娶了安特綠麥克 (Andromache) 依欣 (Eetion) 的女兒，而亞歷山大則娶了奧儂妮，河神克白林 (Cebren) 的女兒。她從麗亞 (Rhea) 那裏學得了預言術；她警告亞歷山大不要航海去取海倫；但他不聽；她便又告訴他說，如果他受了傷時，可到她那裏去，因爲止有她才能醫好他。當他把海倫從斯巴達拐逃了去時，特洛哀便被圍了；他被菲洛克底特 (Philoctetes) 用赫克里斯 (Hercules) 的箭射傷了，便回到伊達山，奧儂妮那裏去。但她蘊着滿懷的怨苦，不肯下手醫治他。於是亞歷山大又被帶回特洛哀，死在那裏了。但奧儂妮又後悔了，帶了醫藥追去；見他已經死去，她便也自縊而亡。』

(二) Conon, Narrat., 23.

(三) Parthenius, Narrat. 4.

(四) Ovid, Heroides, V. 本文一部份依據于此。

(五) Quintus Smyrnaeus, X.

二十五 潘與西冷克絲

本文根據 Ovid, *Metamorphoses*, I. 690 以下。

二十六 林達與希綠

本文根據左列各書：

(一) Ovid, *The Heroines*, XVIII and XIX.

(二) Musaeus, *Hero and Leander*.

(三) Virgil, *Georgics*, iii 258.

索引

INDEX

- Abydos 亞比杜斯(地名) 234, 237.
- Acis 亞克斯, 81-87.
- Adonis 亞杜尼斯 117-127.
- Ægean Sea 愛琴海 179.
- Aeolidae 愛奧李台 145.
- Aeolus 愛奧洛斯 192, 203.
- Aglauros 亞格勞綠絲 41.
- Alban 亞爾奔 155.
- Alyone 亞克安娜 188-203, 204.
- Alexandros 亞歷山大(即巴里斯) 218.
- Alexiroë 愛里克西綠 205.
- Amathus 阿馬托斯 117.
- Amphitryon 安非特里安 186.
- Anaxarete 愛娜克賽里 157-159.
- Apollo 愛坡羅 18-24; 25-28; 29-32; 41-44, 48, 50, 79, 127, 189-190, 191, 218, 221, 226, 229.
- Aphrodite 愛孚洛台蒂(即委納絲 Venus) 221-225.
- Arcas 奧克斯 4-6.
- Arora 黎明女神 171-187.
- Arcadia 亞克狄亞山 232.
- Asia 亞洲 234.
- Asacus 愛薩考斯 185-209.
- Athena 雅西娜 41-42, 101, 221, 225.
- Athene 雅典.
- Atalanta 亞特冷泰 119-126.
- Attica 亞底加 170, 171, 179, 180.
- Anthedon 安特頓 88.
- Ausonias 奧沙尼亞 91, 95.
- Autolyceus 奧托里考斯.
- Bacchus 巴考士 79, 164.
- Byblis 白比麗絲 142-152.
- Cadmus 卡特莫斯 13, 14, 16-17.
- Calliope 卡里奧甫 128.
- Callisto 卡麗絲托 1-6.
- Canens 卡寧絲 96-99.
- Caucasus 高加索 129.

Caria 卡里亞 151.
Castor 卡斯托 11.
Caunus 卡納斯 124-152.
Cebren 克白林 206, 218.
Cepharus 西發洛斯 172-187.
Cephises 西非塞斯 161.
Ceres 西萊絲 67, 68, 111.
Ceyx 賽克斯 188-203, 204,
235.
Chimaera 齊米婁 151.
Chione 齊奧妮 189-190.
Chioon 齊龍 44, 75, 133,
137, 139, 140.
Circe 騷西 91-94, 95-99.
Cicely 西西里 91.
Cimmerians 克米利亞 198.
Cinyras 西尼拉斯 104, 105-
115.
Claro 克拉羅 191.
Clytie 克麗蒂 30-32.
Clytaemnestra 克麗姐尼絲特
拉 12.
Onidos 克尼杜斯 117.
Coronis 柯綠尼絲 41-44.
Cragus (地名) 151.
Crete 克里底 (地名) 179, 210,
211, 213.
Cupid 邱比特 18-19, 37, 47-
79, 100, 102, 117, 143.
Cybele 西壁爾 125, 126.
Cyclops 賽克洛甫 41, 81-89.
Cyprus 克甫洛斯 101, 104,
157.

Cypria 克卜里亞 123.
Cythera 西賽拉 117.
Daedalion 狄達里恩 188-
190.
Daedalus 狄達洛斯 213.
Dalphe 達爾菲 186.
Daphne 達芬 9-24.
Diana 狄愛娜 1, 2, 3, 33-39,
117, 179, 190, 232, 233.
Erechtheus 依里契托斯 170,
173, 175.
Echo 愛歌 162-163.
Endymion 安特美恩 35-39.
Eris 伊里斯 221.
Erichthonius 伊里契托尼斯
41.
Eros 伊洛絲(即奧洛拉) Arora
37.
Euboea 優波亞 88.
Europa 歐綠巴 13-16.
Europe 歐洲 234.
Eurydice 優麗狄絲 130-140.
Eurynome 優麗儂 39.
Faunus 法納斯 81, 226.
Galatea 格婁蒂亞 80-87.
Ganymede 格尼米特 74, 79.
Glancus 格拉考斯 88-94.
Graces 格麗絲 66, 79.
Granicus 格蘭尼考斯 205.

索 引

- Greece 希臘 221, 227, 228.
- Hector 赫克托 205, 229.
- Hecuba 希古巴 205, 217, 225.
- Hecules 赫克里斯 229.
- Hellen 海崙 11, 12, 226-229.
- Hellespont 希里斯奔海峽 234, 235.
- Hera 希婭 (即約諾 Juno) 221-225.
- Hermes 合爾米斯 189, 222.
- Hesperia 希絲柏麗亞 206-208.
- Hippomenes 希波曼尼斯 120-126.
- Hyacinthus 海奧辛斯 25-28.
- Hymen 希曼 214, 216.
- Hymethus 希米托斯 171, 172, 176, 185.
- Ianthe 伊安蒂 212-216.
- Ida 伊達山 205, 217, 218, 220, 226, 227, 229.
- Iliad 伊里亞特, 荷馬所作的兩大史詩之一 12.
- Io 伊奧 211.
- Iphis 伊菲斯 157-159.
- Iphis 伊菲斯, 女變爲男, 212-216.
- Iris 伊麗絲 197-199.
- Isis 伊西絲 215.
- Italy 意大利 91.
- Ixion 伊克西安 135.
- Jason 迦遜 140.
- Juno 約諾 (即希婭 Hera) 2, 4, 6, 67, 69, 78, 144, 162, 197, 199, 214.
- Jupiter 周必特 (即修士 Zeus) 1-6, 11, 14-16, 38, 69, 70, 77, 78, 79, 85, 86, 162.
- Latian 拉底安 153.
- Latmos 拉特莫斯山 34, 38, 39.
- Leander 林達 234-243.
- Leda 麗媿 1-12.
- Leleges (地名) 151.
- Lothe 里塞溪 198.
- Leucothoe 魯柯莎 30-32.
- Leucadean cape, the 魯卡地亞海角 186.
- Limyre (地名) 151.
- Liriope 李麗奧卜 161.
- Ligdas 李德斯 210-216.
- Lucifer 路西弗 188, 196.
- Lucina 魯西娜 115.
- Lycians 路西安 153.
- Maeander 美安特河 33.
- Manelaus 麥尼洛斯 12, 225-226.

- Mars 麥爾斯 29.
 Megarens 米格萊斯 121.
 Mercury 麥考萊 (即合爾米斯
 Hermes) 69-70, 78.
 Messene 米桑尼 92.
 Menom 米農 229.
 Morpheus 莫菲斯 199-200.
 Muse 繆絲 66, 79.
 Myrrha 米妲 105-115 116,

 Narcissus 娜克西斯 161-169.
 Nemesis 娜美西絲 164.
 Neptune 尼普頓 42, 101, 121.
 Nyx 妮克丁曼 42.

 Oceanus 奧西納斯 90, 144.
 Oenone 奧儂妮 207 218-
 231.
 Olympus 亞靈辟斯山 81, 144'
 221.
 Ops 奧甫絲 144.
 Orchamus 奧查莫斯 30.
 Orpheus 奧非斯 128-140.

 Palaemon 巴拉蒙 89.
 Paphos 帕孚絲 104.
 Paphos 巴孚斯 (地名) 117.
 Paris 巴里斯 12, 47, 218-
 231.
 Parnassus 巴那修斯山 19,
 190.
 Pan 盤 64, 79, 154, 223
 Pasiphaë 帕西妃 213.

 Peleus 辟洛斯 221.
 Peneus 辟尼斯 19, 20, 23.
 Persephone 卜賽芳, (即柏洛
 賽比娜) 134, 136.
 Philammon 菲拉蒙 189.
 Phoenicia 菲尼西亞 (地名)
 13.
 Picus 辟考斯 95-99.
 Pluto 柏魯托 75, 134, 136,
 137.
 Polyphemus 波里非莫斯 82-
 87.
 Pollux 波魯克斯 11.
 Poseidon 普賽頓 87(註),
 129.
 Pomona 波莫娜 153-160.
 Priam 柏里安 205, 217, 225.
 Procris 柏絲克麗絲 170-187.
 Prometheus 柏洛米西斯 129.
 Proserpina 柏洛賽比娜 (即
 卜賽芳) 74, 76.
 Proteus 柏洛托斯 89.
 Psyche 蒲賽克 47-79.
 Pygmalion 辟格麥利安 101-
 104.
 Python 辟松 18, 19.

 Sabaeen Land 薩平安 (地名)
 114.
 Salamis 薩拉米 (島名) 隣近
 雅典).
 Sarpedon 沙甫東 229.
 Saturn 莎吞 95, 144.

索 引

- Satyr 薩蒂爾 7, 29, 154, 226, 232.
- Schoenens 史各尼斯 121.
- Scylla 史克嫩 80, 81, 88-94.
- Sestos 西斯托(地名) 234, 237.
- Siloanus 西爾瓦納斯 154.
- Sleep 睡眠 197-199.
- Sobriety 蘇里白特 67.
- Sparta 斯巴達 225.
- Styx 史特克斯河 73, 125, 133, 137, 139, 194.
- Symaethian 西馬西安 81.
- Syrinx 西冷克絲 232-233.
- Tamias 泰麥修斯 123.
- Telemus 特里莫斯 82.
- Telephassa 特里孛莎 13.
- Telethusa 特麗西莎 211-216.
- Tethys 特西絲 99, 144, 208.
- Thessaly 底薩來 128, 132, 188.
- Thetis 時蒂絲 221.
- Thebes 底比斯(地名) 17, 186.
- Trachin 特拉度 188, 199.
- Troy 特洛哀 12, 205, 217, 221, 225, 226, 227, 228, 230.
- Triton 特力頓 89.
- Tyndareus 丁達洛斯 11, 12.
- Tyrrhone 特林尼 91.
- Ulysses 優萊賽斯 82.
- Venus 委納斯 19, 29, 37, 38, 46, 47-79 81, 100, 101, 102, 117-127 143, 154, 216, 235, 241. (即愛孛羅台蒂, 請參請 Aphrodite 一條).
- Vertumnus 委托納斯 154.
- Vulcan 29, 69, 79.
- Xanthus 桑托斯河 151, 228.
- Zancle 桑克爾 91.
- Zephyrus 西風 26-28, 51, 56, 57, 58, 69, 65.
- Zeus 修士 101, 221, 223. (即周必特, 請參看 Jupiter 一條).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7688B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MYTHS AND LEGENDS OF GREECE AND ROME
 Vol. III
 by C. T. CHE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初版

(文學研究會叢書)

希臘羅馬的神話與傳說之三 **戀愛的故事(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鄭振鐸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上海 漢口
 天津 保定 濟南 濰縣 濟南 濰縣 濟南 濰縣
 北京 保定 濟南 濰縣 濟南 濰縣 濟南 濰縣
 長沙 常德 衡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廈門
 福州 張家口 貴陽 新嘉坡

文學研究會叢書

新著短篇及中篇小說

- | | | | | | |
|-----------|-------|------|------------|------|------|
| 未厭集…………… | 葉紹鈞著 | 六角 | 春雨之夜…………… | 王統照著 | 七角五分 |
| 線下…………… | 葉紹鈞著 | 七角 | 綴網勞蛛…………… | 落華生著 | 六角五分 |
| 隔膜…………… | 葉紹鈞著 | 五角 | 空山歸雨…………… | 落華生著 | 三角五分 |
| 火災…………… | 葉紹鈞著 | 六角 | 以上爲短篇 | | |
| 小說彙刊…………… | 葉紹鈞等著 | 四角 | 一葉…………… | 王統照著 | 六角 |
| 超人…………… | 冰心女士著 | 五角五分 | 黃昏…………… | 王統照著 | 六角 |
| 瑪麗…………… | 敬隱漁著 | 三角 | 旅途…………… | 張聞天著 | 六角 |
| 海濱故人…………… | 應隱女士著 | 七角五分 | 老張的哲學…………… | 老舍著 | 一元 |
| 慘霧…………… | 許傑著 | 九角 | 趙子曰…………… | 老舍著 | 一元 |
| 醉裏…………… | 羅黑芷著 | 八角 | 芝蘭與茉莉…………… | 顧一樵著 | 四角 |
| 孤雁…………… | 王以仁著 | 五角五分 | 以上爲中篇 | | |

商務印書館

出版

